

西昆鐵路與西南國防之關係

童振藻

一 緒論

西昆鐵路，爲由越南西貢至雲南昆明之鐵路。此路由河內至昆明一段，連同河內海防間之一段，本稱滇越鐵路，今因西貢河內間之鐵路築竣，于本年十月通車，可由西貢直達昆明，故簡稱爲西昆鐵路。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島之東部，該半島北部與我國滇桂粵三省毗連，如該半島中重要動脈之擴張，與我國西南國防至有關係。以前縱貫該半島西部之鐵路，由英人籌築，自仰光向北，經蠻得勒阿瓦八莫孟琪達密支那，計長二千二百餘里，于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工竣。并築蠻得勒臘戌間之支路五百餘里。由是雲南西境，如片馬江心坡木王地等處，次第受其侵略。近復垂涎班洪而意存掠奪，滇西國防，已受其破壞而難于整理，此前車之明鑒也。現在縱貫該半島東部之鐵路，由法人籌築。自河內向西北，經安沛老街至河口入雲南，經蒙自阿迷（現改稱開遠）宜良達昆明，計長一千七百餘里，于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築竣；自河內向東南，經南定清化又安廣平

順化廣南廣義平定廣和平順邊和達西貢，計長二千三百餘里，亦于本年（一九三六）九月築竣。西貢昆明間四千里之鐵路，火車上下，絡繹不絕，最便客貨之往來，滇省商務之範圍，自可擴大而期其發展；無如以商品比較，此緹彼贏，無異血涸之竭吾膏血。若一論軍事方面，如越軍全部動員，可朝發夕至，更無異長蛇之鑽入腹心。平時交涉，既受其威脅而難謀勝利，不幸以兵戎相見，彼方散駐南北之陸空各軍瞬息集中，長驅直入；滇方散駐各部之陸軍，因無鐵路轉運，跋涉艱難，則緩不濟急。此西南國防方面，隱伏最危險之病根，而亦法方將來侵略西南唯一之導綫也。余前一再赴越南，調查政治教育經濟交通各項，對於此路之一切資料，廣爲蒐集。現因此路築竣，上月一日已全部通車，于我國西南國防方面，至有關係。特擇要草成此篇，以供吾國留心西南國防者之參稽焉。

二 河內昆明間鐵路之敷設

越南境內鐵路，在南部以西貢爲中心，由西貢向西

南達薩得克，將來向西北經東埔寨之南旺通至邊境，與暹羅之鐵路相接，向東北至廣和轉西北以達順化。在北部以河內爲中心，由河內向東南達順化，與由西貢至順化之鐵路相接，成爲縱貫全越之幹綫，并向東北築支路達諒山。此兩部分之鐵路，經始於前清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由前越南總督屠梅計劃，并募集公債，以期次第實施；嗣擬由河內向東達海防，向西北達老街，并擬由老街經河口築達昆明，爲滇越鐵路。惟由河口至昆明一段，係在雲南境內，必得我國許可，方能着手。當清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法方與我國締中法新約時，因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中法開釐後議和，法有建築內地鐵路權之提議，遂于第七款訂明，我國造鐵路時，向法人商辦。迨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法又與俄德索還遼東半島，與清訂商務專條，于第五款載明，越南鐵路，彼此議定，可由兩國商訂辦法，接至中國界內。二十三年，法使要求四條，其三條爲由越南往雲南修造鐵路，再三商定，自越南邊界至雲南省城修造鐵路，另訂章程。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訂立滇越鐵路章程，第三十四條載明，自東京至雲南省城之鐵道權利，由中國讓諸法國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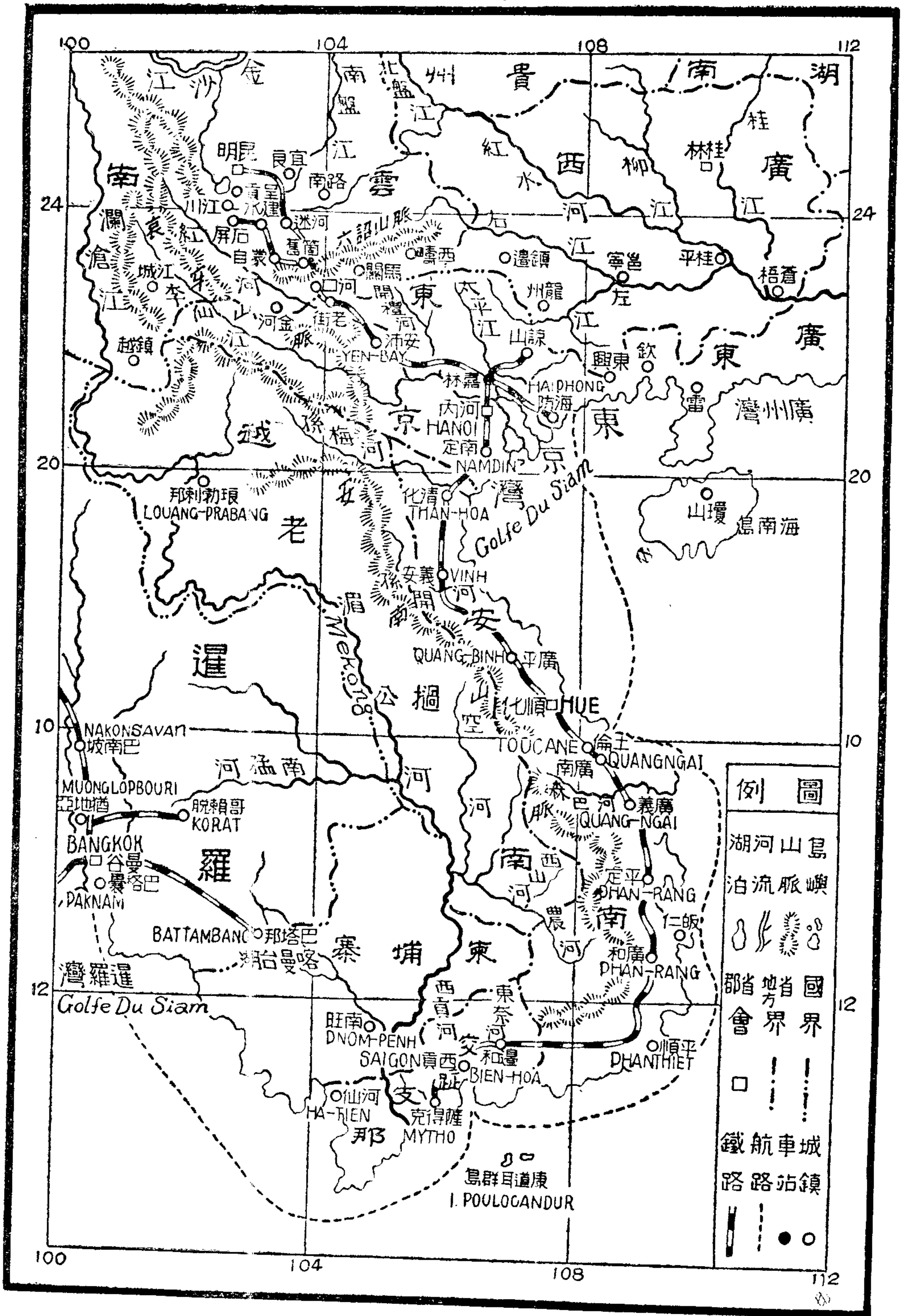
府或公司，中國惟供用地及附屬物之義務，十八年後，中國得給價贖回，八十年後，以無償歸還中國。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外部將該章程奏准，法即測勘路綫，并組織公司，我國除鐵路用地作股二百萬兩外，餘皆法國資本。其初勘路綫時，曾擬經蒙自建水通海寧縣江川晉寧等處達昆明，係循舊日迤南之通道；嗣經各該縣紳民反對，始改由蒙自東境通過，經阿迷宜良等處達昆明。三十年（一九〇四），由雲南河口對岸之老街開工，三十四年（一九〇八），余由越南入滇時，始築至蒙自東南之螞蝗田，尙距蒙自約一百餘里，因全路山洞共一百五十八處，螞蝗田南至河口之一段，山崇嶺峻，山洞達一百二十八處，合全路四分之三以上，其最長者達八百餘公尺，至跨各江河之橋梁，全部亦有四百二十五座，工程最爲困難故也，迨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始達昆明。此係法方與越南鐵路公司訂立合同，由該公司承築，建築費初定爲七千萬佛郎，嗣增至九千五百萬佛郎，每公里之建築費，約三十五萬三千佛郎。

三 西貢河內間鐵路之敷設

西貢河內間之鐵路，係清光緒二十二年屠梅計劃案

西昆鐵路與西南國防之關係

西昆鐵路與西南國防之關係



200 0 200 400 600 800

內所規定，于上節業已叙明。當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余第一次赴越南考察時，河內順化間之路，由安榮市至廣治東河間，方築成一段，計長三百公里，西貢至甘化間四百零四公里，尙未築通。十三年（一九二四），余第二次赴越南考察時，北段由河內築達順化，計長五百零四公里，南段由西貢築達亞掌，計長三百餘公里，由亞掌至順化約三百餘公里，尙未築通。因當歐戰期間，法方財政困難，一時未能積極進行。聞是年續募公債六百萬佛郎，以作此段建築費，仍不敷用。十八年（一九二九），越南政府獲得殖民借款，總額爲一十七萬五千二百萬佛郎，大部分投資于鐵路，計占一十一萬零四百萬佛郎，俾促此路之完成。然自光緒二十二年開工起，截至本年工竣止，已歷三十九年，爲時不爲不久，無非因此段之路。中間經廣和平、定廣、義廣、南順、化廣、平等處，山重水複，鑿洞架橋，工程艱鉅，與滇越鐵路在雲南河口至阿迷之一帶相同。故歷年頗永久，始竟全工。

四 西貢薩得克間河內諒山海防間鐵路之敷設

西貢至薩得克間之鐵路，光緒二十四年已工竣通

車。河內諒山海防間之鐵路，開工在光緒二十四年前，此兩路一由河內向東達海防。因河內爲全國首府，又爲北圻工商業之中心，海防爲河內門戶，港口築有要塞，苟無鐵路聯絡，于軍事之運用上，必難靈捷。又河內工業商業，均甚繁盛，工業需要之機器原料，商業方面之進出貨物，多由海防運輸，亦必有鐵路以聯絡，方能利便，故此段鐵路竣工較早，此築河內海防間鐵路之原因也。一由河內向東北達諒山，因諒山距我國廣西鎮南關甚近，鎮南關爲廣西越南交通之第一要道。我國于此築壘屯兵，防守嚴密，法方亦于諒山建有兵營，以資防守，不得不築鐵路與河內相通，藉便策應。且法欲侵略廣西，擬將此路延長，通至龍州，曾于光緒二十二年定立合同，故將此路由諒山北達文淵，距鎮南關僅八里耳。嗣因全力經營由老街通雲南昆明之路，遂未着手，此築河內諒山間鐵路之原因也。至兩路工程，因河內海防間均係平原，施工較易，河內諒山間，在近諒山處有雙仙等山聳峙，邱陵起伏，施工爲稍難耳。

五 西貢昆明間鐵路各段之里數

西貢昆明間鐵路之里數，可分爲兩大段以計之，一

爲由河內達昆明鐵路之里數，一爲由河內達西貢鐵路之里數。

(一) 由河內達昆明之里數：

河內至安沛	一八六公里
安沛至老街	一三〇
老街至碧色寨	一九六
碧色寨至阿迷	四〇
阿迷至宜良	一八八
宜良至昆明	七〇
共計	四六四公里

(二) 由河內達西貢之里數：

河內至南定	五二公里
南定至清化	七二
清化至乂安	一二〇
乂安至廣平	一八〇
廣平至順化	八〇
順化至廣南	一四〇
廣南至廣義	八〇
廣義至平定	九〇

平定至廣和	一一〇
廣和至平順	一二〇
平順至西貢	二一〇
共計	一二五四公里

兩共 一七一八公里

若由西貢達薩得克鐵路，計長七十公里。河內至海防之鐵路，計長六十公里。河內至諒山之鐵路，計長一百三十七公里。

又雲南境內，由碧色寨車站向西，經蒙自以達箇舊，約七十餘公里。自法人滇越鐵路築成後，意欲築此支路，以運箇舊錫礦，箇舊廠商遂呈准籌款，建築輕便鐵路，曾于民國元年（一九一三），成立箇碧鐵路公司，二年（一九一三），開工。迨箇碧鐵路築成後，又由箇舊經建水以達石屏，亦于本年十月竣工通車。因此路線經歷山脈河流頗多，工程困難，用款達七百餘萬元，故歷二十四年，始行造成，較由河內達西貢之路，歷三十九年始築成者，僅少三分之一。茲將該路里數，附列于下：

碧色寨至蒙自	一九公里
--------	------

蒙自至箇舊

五三

箇舊至建水

六二

建水至石屏

四二

共計

一七六公里

六 西昆鐵路所經之山脈河流

山脈、越南全國，係一大連山，二大平原，兩三角洲，與各島嶼組織而成。西昆鐵路南部中間一大段，則繞此大連山之東坡，惟南北兩端，皆係平原，而南北兩三角洲，亦藉以聯絡，爲全國惟一之大動脈。大連山係雲嶺劈脈之哀牢山脈，自雲南穿入，由西北走向東南，斜貫國之全部，稱爲安南山脈。此山脈在東京西北部，最高峰海拔九千尺，至安南境最高峰海拔七千餘尺，至東埔寨一帶，最高峰海拔二千餘尺。茲第就西昆鐵路所經之山言之，該路全綫，僅在安南境內，穿過安南山脈中之各山，其中如又安境內有崇山，廣平境內有大橫山，順化境內有隘雲山，廣義境內有平山，平順西南有赤坎山，皆安南山脈中著名之山。而廣平東北大橫山脈中之廣平關，夙稱險要，猶不及順化東北之隘雲山脈中之隘雲關更爲嚴峻。蓋廣平關位于山巔，扼南北之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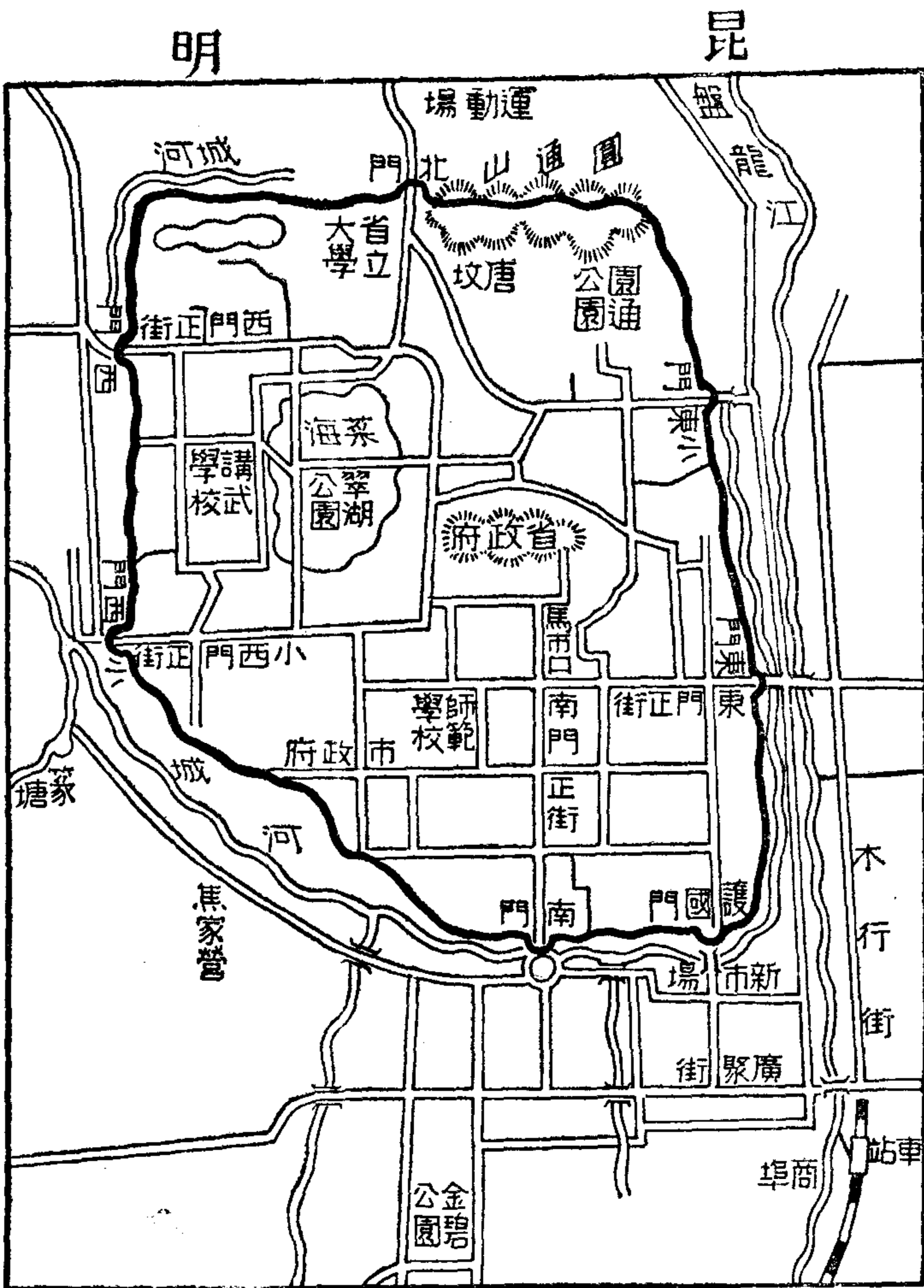
衢，關南北上下山坡，均歷七百餘級，其高峻固可想見。隘雲關上出重霄，下臨大壑，巍峙于廣平順化交界之間。此兩關向爲安南王道所經之地，現在鐵路即沿王道敷設，經此兩關，鑿洞通過，均不易施工。至廣義近海處羣山重疊，有一百三十餘嶺，鑿洞通過，亦屬施工不易之處。故此段之路，遲之又久，始能築通。此在越南境內經過各山脈之概況也。若雲南境內，當鐵路通過之處爲雲嶺幹脈中之六詔山脈，最高峰海拔三千餘尺，在馬關一帶，最高峰海拔二千餘尺，其餘亦多在千尺以上。此脈在馬關西境爲東山雞冠山，在文山西南境爲老陰夫山，在阿迷中部亦爲東山，皆在鐵路兩旁。故自河口至阿迷一帶，羣山糾紛，而蒙自以下，山尤蠻惡，林菁密蔽，瘴癘甚盛，向無通道，洪荒未闢；較越南廣平關隘雲關等處，素少瘴氣，并有舊日之王道可循者，迥不相侔。故開鑿時犧牲工人不少，花費資本甚多。而車行其間，出洞復入洞，蜿蜒如蛇行，旅人雖穩坐車中，猶時有臨深履薄之懼。一遇雨際，石崩路塌，軌道常斷，皆坐此耳。此在雲南境內經過各山脈之概況也。

河流則鐵路經過之較大者，在越南北部，一爲富良

江，越人稱爲珥河，遠源爲出雲南大理境之紅河。東南流，會李仙江開禮河，再東南，分二派：一自河內南流，由白路呂三口入東京灣；一自山西向東南，由藤申二口入東京灣，故河口成爲三角洲。此江長一千二百餘里，自老街以下，通小汽船，自河內以下，通較大之汽船。開禮河亦稱盤龍江，源出雲南文山境，南流，經宣光東，再南入富良江，河自宣光以下，通小汽船。一爲太平洋，源出越南東北衆山中，南流，經太原東至河內，有運河與富良江通，東南流，亦分二派入東京灣；北派江口稱禁江口，有海防大港，自海防以下，暢通大汽船。在南部一爲東奈河，亦稱同泥江，源出安南山脈中，西南流，經邊和西入海。此江自邊和以下，通小汽船。一爲西貢河，源出安南山脈中，西南流，轉東南，經西貢東，與東奈河合流入海。此河自西貢以下，暢通大汽船。在中部一爲孫梅河，亦稱馬江，源發于老撾境內之安南山脈中，東南流，至清化北入海。此河中下流，有帆船行駛。一爲孫開河，一稱藍江，源出安南山脈中，東南流，經乂安入海，長九百餘里，下游通小汽船。一爲茶曲江，亦稱些勾江，源出安南山脈中，東

流，經廣義北境入海。此江富灌溉之利，惟下游深淺不一，僅駛帆船，汽船難以進口。以上各江河，凡屬鐵路穿過之處，均建有巨大之橋梁，其餘小溪，亦必架橋通過。至橋梁之最大者，以河內西部跨富良江之渡美橋爲第一，蓋此處江寬在二千尺以上，故橋長亦二千餘尺，在全路之橋梁中，推爲巨擘，有世界第三大橋之稱。此在越南境內經過各河流之概況也。若在雲南境內，一爲南溪河，源出六詔山脈中，南流，經靖邊東境，馬關西境，至河口東入紅河，長二百餘里，水淺不能通航，當兩河會口之北，在南溪河上，亦跨有鐵橋。鐵路入雲南境，即循溪岸而行。一爲瀘江，源出寶山，東流，穿寶秀異龍二湖，及萬象岩岩洞，又東流爲樂蒙河，經燕子洞至阿迷南，轉東北，入南盤江，長二百餘里。自阿迷以下，通小舟。一爲舊甸河，即曲江，源出獸頭山，東南流，轉東北，會婆兮河入南盤江。長二百餘里，江面甚寬，惟水淺不能通航。一爲南盤江，源出霑益花山，南流至曲靖，轉西經陸涼至宜良，轉南至阿迷北，折東北經彌勒瀘西邱北師宗羅平入廣西，至貴州境會北盤江，東南流，再經廣西境入西江。長一千八百餘里，江

在霑益陸良間通小船，其餘因灘多航路斷續，舟楫難以暢通。鐵路自阿迷以北，即循江之左右建築。以上各江河，均架橋通過，而波渡等車站之北，有鐵橋，跨南溪河支流之四分河上。河面雖不甚寬，而河槽甚深，且為兩山所夾。其鐵橋懸崖而設，雖有鐵柱支于河底，然甚危險，在滇境各橋梁中之危險者，當推此為第一。此在雲南經過各河流之概況也。



七 西昆沿綫之城鎮

西昆鐵路所經城鎮甚夥，茲將重要之城鎮，分雲南越南兩部分于下：

(一) 雲南重要之城鎮，有下之五處：

昆明 昆明為雲南省會，近設市區，直隸雲南省府。人口約十四萬，外僑約二百餘人，中以法越人為最多，多居南門外廣聚街一帶。法領事館及法醫院均在城內，滇越鐵路車站設于得勝橋南之商埠內。城西南有滇池，池西西山，池東北大觀樓及城東北金殿黑龍潭，風景均佳，法人恆來此遊覽。入夏氣候平和，法越法人，亦恆來此避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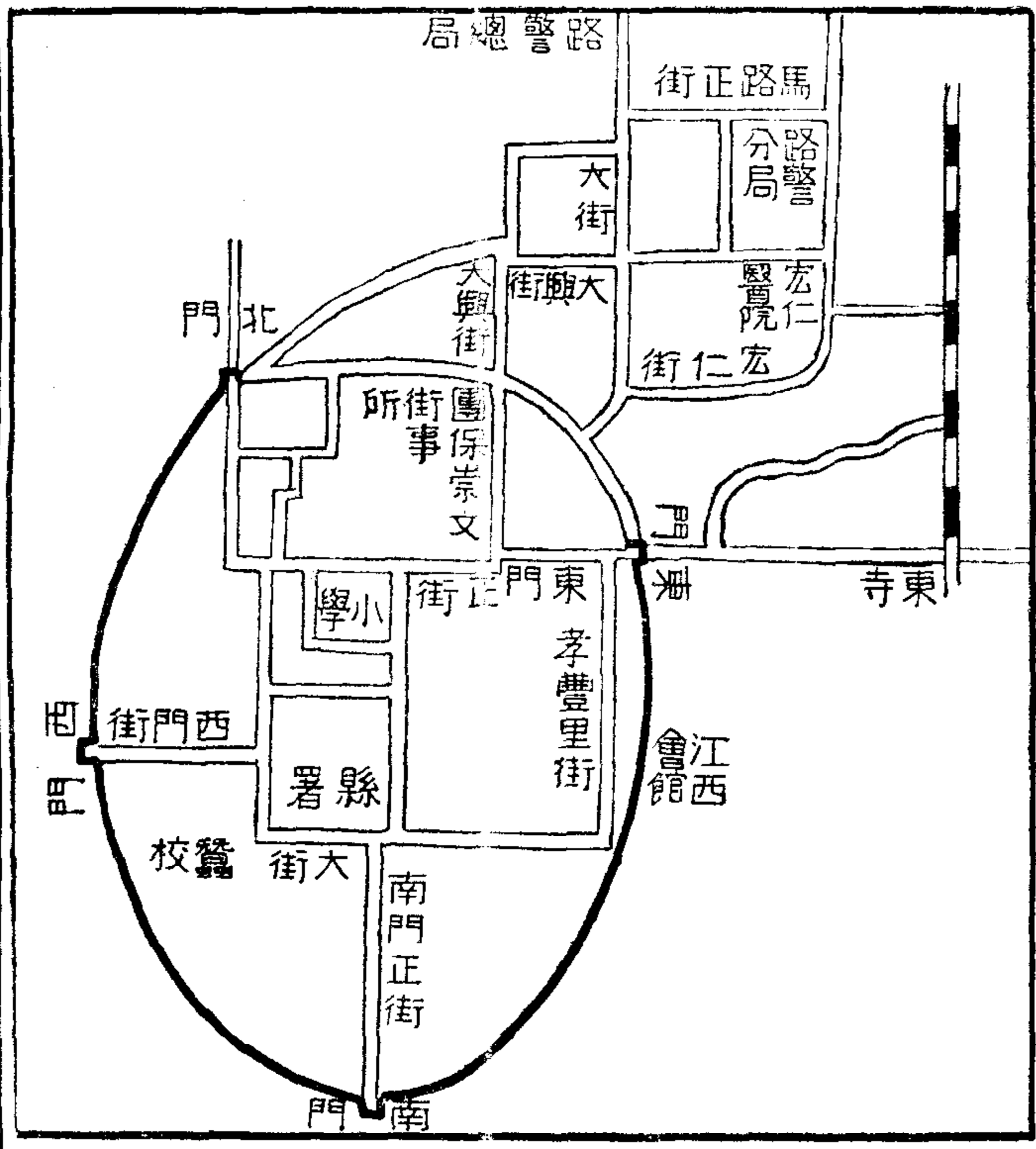
宜良 宜良縣城，距宜良車站二里餘，人口八千。縣境溫泉共五處，中以湯池西浦兩溫泉為最著。湯池在城西三十里火車站旁，富硫氣，西浦在城西北五里，無硫氣，均設有男女浴塘。阿迷 阿迷現易名開遠。人口約一萬。滇越鐵路警察總局在焉，車站設于城東北，距城約一里。近車站處客棧甚多，并設有法國酒店，因由昆明乘車往老

街，由老街乘車往昆明，以此為宿站，旅客多在此歇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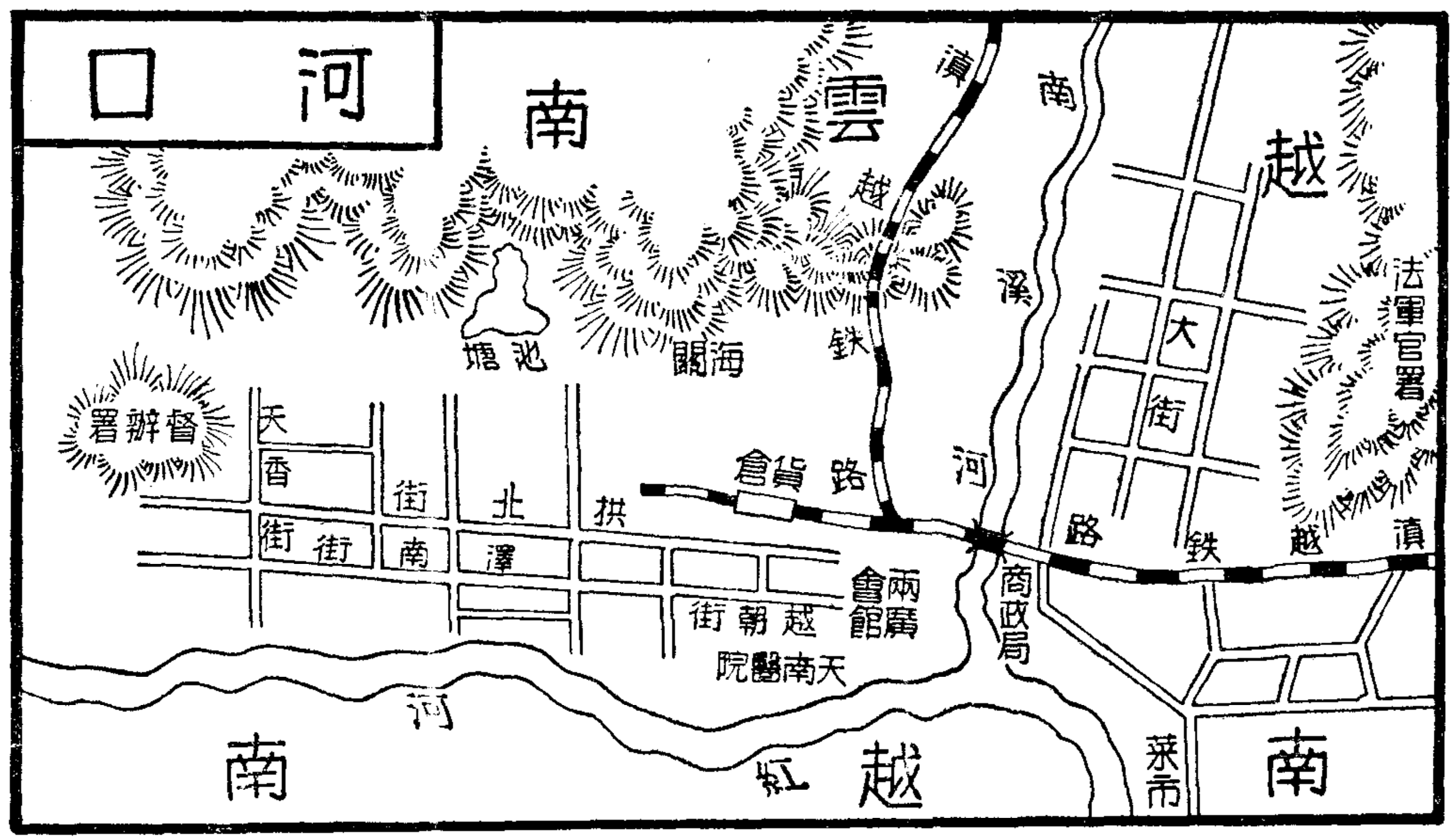
碧色寨 碧色寨一名壁虱寨，西距蒙自縣城約三十餘里。人口二千餘。地設轉運貨倉頗多，為堆輸入蒙自及由蒙自輸出之貨物。

河口 河口屬馬關縣，駐有督辦，管理交涉及邊防事務。人口二千餘。隔南溪河與越南之老街相對，通以滇越鐵路之長橋。滇越鐵路車站在東部，為該路入我國之首站，與黑龍江滿洲里相似。我國蒙自分關及法之通運分司，均設于此地。惟地雖開闢，仍富瘴氣，駐宿旅客，咸有戒心，凡飲食起居，必格外慎重，方免致疾。

迷阿



河口南



(二) 越南重要之城鎮，有下之十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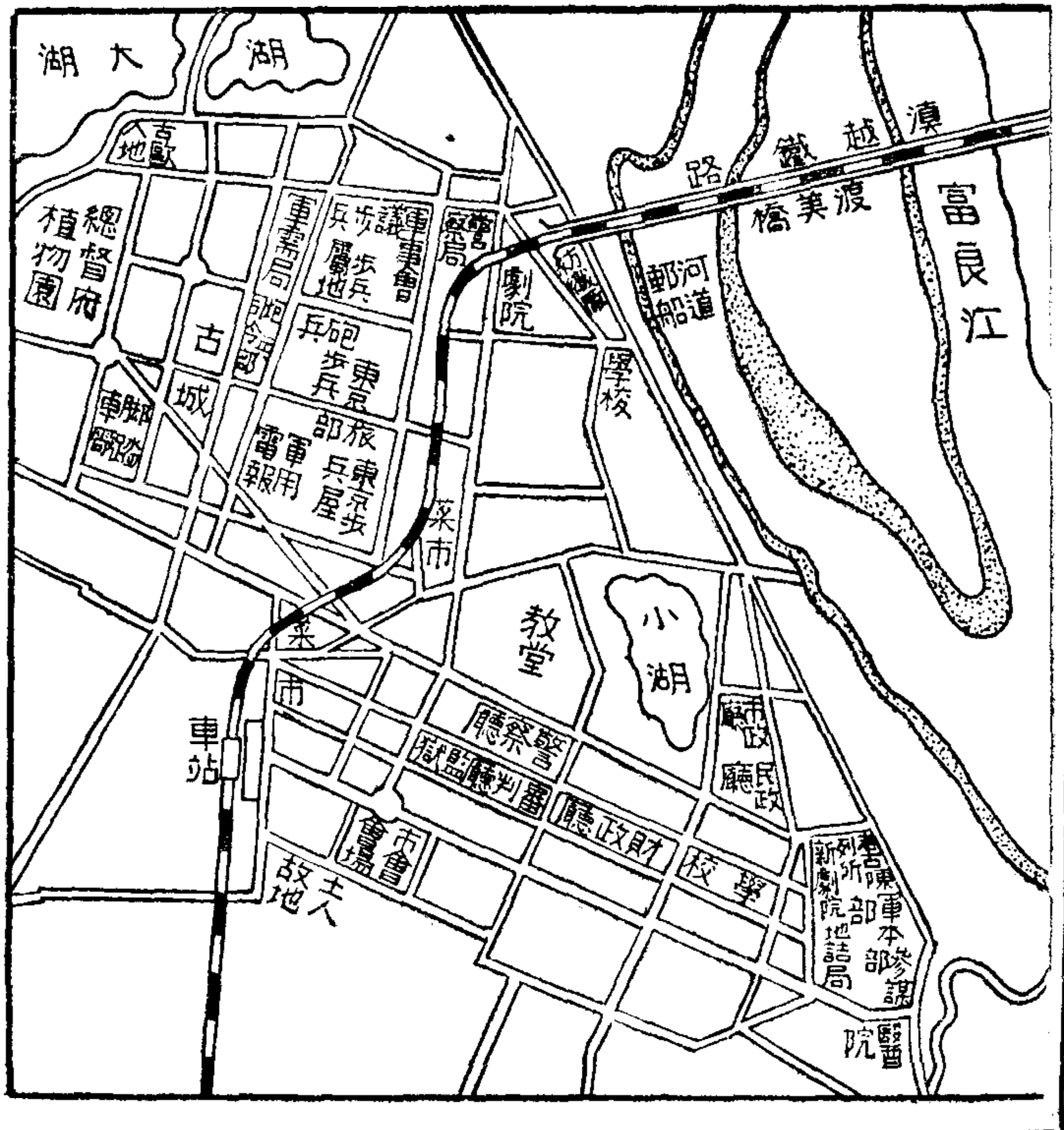
老街 老街在河口之東，人口七千，粵人在此設商店客棧者頗多。法方于鐵橋南置商政局，稽查往來客貨。車站在街之東南，而東部山間，建有砲台。西部谷柳，建有兵營。

安沛 安沛為老街河內間之要站，上下旅客，均在此打尖，車站南北，均有住民及商店酒店飯店。人口二千餘，華僑僅百餘人。

河內 河內為越南首府，越南總督駐焉。位富良江左岸，人口十五萬，較昆明略多，華僑二千餘人，分廣東福建雲南三幫，多居于行帆浦大街一帶。近設有我國總領事館，處理交涉事宜。市中劃軍街士街新街三區，新街商務最為繁盛。又市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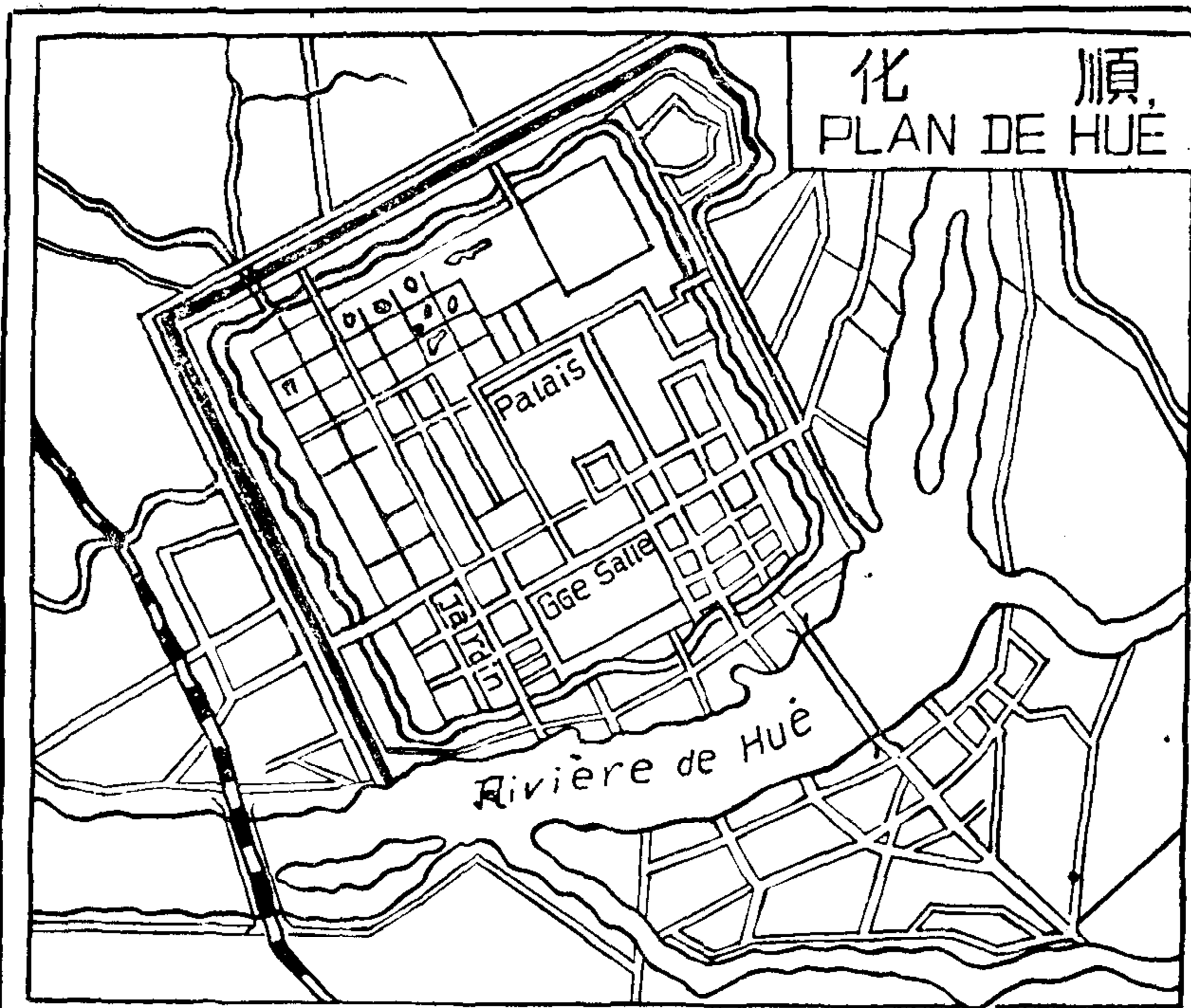
東洋大學，學生五百餘人。有遠東學院，專研究東方史事，編印學報，院中圖書館，收藏我國圖書甚夥，中有永樂大典三冊，凡越人著述，亦均收集于此，以供衆覽。又有遠東博物館，陳列越南及東洋各國古物。又有商品博物館，陳列越南商品，并有苗人繡織之花布。市西有湖，即古之浪泊，湖西有動物園，西北有植物園。

河 內



南定 南定人口五萬，華僑一千餘人。北為舊市，南為新市，新市中工廠工人住宅商店，皆分區建築，車站在新市之西部，地有南定總督署及規模宏大之絲廠。又安 又安為古驩州，一稱文黑，地位孫開河北岸。城為五角形，人口四萬餘。附近有崇山，相傳為放驢兜處。東境河口，築有堅固之砲台。順化 順化為安南都會，安南王居焉。人口六萬

餘，華僑九千餘人。地跨順化河，左岸爲王城，及越南民居商店，右岸爲法官商住所，聯以鐵橋。王城內有王宮，宮外築有法國砲台，并設兵營以環制之。市外有列朝安南王陵，其謙陵爲嗣德王之墓，附近山水清秀。市



東南百餘里，有港，名士倫，暢通海輪，爲越南中部貿易之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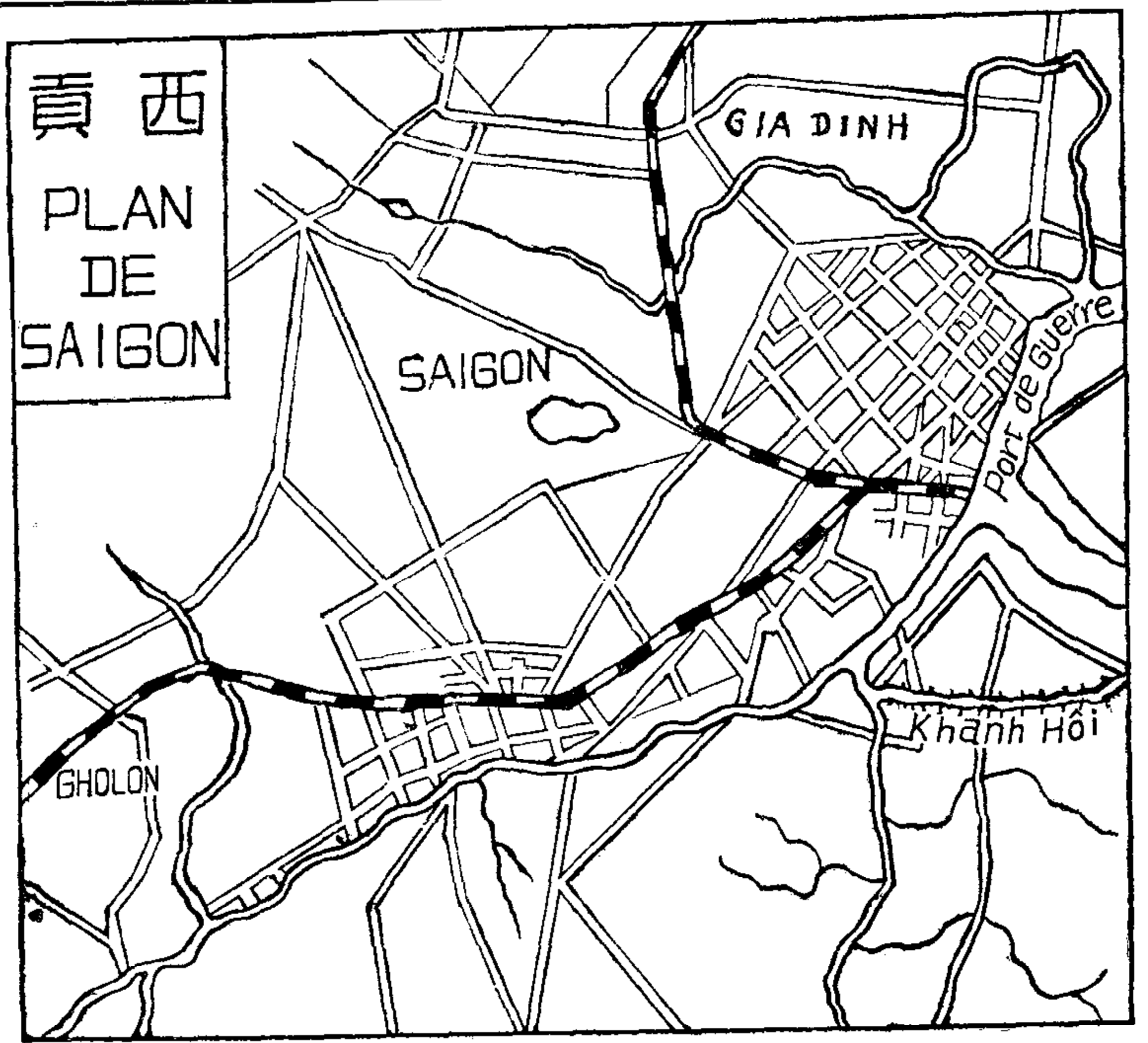
廣義 廣義距順化三百八十三越里，在昔鐵路未通時，往來順化廣和間，接以汽車，爲順化以南之宿站，故有法越人所設之客棧酒店。

平定 平定爲安南中部農產薈萃之地，故農產之貿易甚盛，鐵路通後，出口亦屬利便。

平順 平順位芳黎灣北，現車站設于市西，距平順約數里。其地古名祿奈，爲占城故都。

邊和 邊和位東奈河左岸。人口一萬餘，附近所產木材甘蔗等物，多集散于此，商業尙屬繁盛。

西貢 西貢位于西貢河西岸，爲交趾支那之首府，越南副總督駐焉。距海二百餘里，人口十萬，華僑一萬餘人。市間樹木交蔭，公園紛闢，爲最幽雅之熱帶都市。市中嘉齊那街最爲繁盛，中多華僑經營之商店。海口距我國上海一千七百餘海里，距香港九百餘海里，距新加坡六百餘海里，均有海舶往來。而西與馬賽，東與橫濱，亦通海舶。至西南隄岸，距西貢約四公里，有運河與西貢通。人口二十三萬，華僑九萬餘人，多以碾米爲業，計有碾米廠九所，其中源豐一廠，日可出米七百噸。



此外雲南境內，由滇越鐵路碧色寨車站通石屏之輕便鐵路，路旁亦有重要城鎮，附列于下：

蒙自 蒙自人口二萬餘，東門外有高埠，法商與法領署法醫院滇越鐵路公司均在該埠之內。每年進出貨值約一千餘萬元。

箇舊 箇舊在蒙自之西，人口一萬餘。縣境錫礦最

富，開採之鑛工，多則十餘萬，少亦四五萬人。東南寶華山，古木參天，泉石清秀，稱為勝境。

建水 建水在箇舊西北，人口二萬餘。市西北十里有火燄山，富硫氣，人臥其上，可祛濕疾。

石屏 石屏在建水之西，距建水九十里。城北乾陽洞有銅鑄老君像，其製甚古。東境有異龍湖，風景亦頗清嘉。

又越南境內，滇越鐵路由河內通至海防，并分一支綫，北達諒山。茲再將海防諒山兩處，附列于下：

海防 海防位太平洋江口，距海約二十三公里。由該地經我國北海達香港，約七百海里，經士倫達西貢，約四百九十海里。進出口貨物甚多，凡雲南及香港上海間往來客貨，必取道于此。人口三萬餘，華僑約五千人，粵籍居多，故建有廣東會館，館內附華僑商業會議所。市南有公園，相距約里許，東境海口有砲台，亦軍事上扼要之地。

諒山 諒山位松溪江西岸，江中有木筏，往來我國平南關一帶。而鐵路由文淵起，又復穿鎮而過，南達河內，為東北部衝要之地。中法之役，我軍守此，曾大挫法軍。文淵北距我國鎮南關八里，係諒山外蔽，人口日增，現亦成小市鎮。

八 西昆沿綫之物產及工商業

(一) 物產 物產以農產林產礦產爲大宗，分述于下：

農產以米爲最多，豆類次之，麥及玉蜀黍棉糖等又次之。

米 米則雲南如昆明宜良阿迷多平原，且地濱湖河，富于水利，產量頗豐，昆明年產稻十萬石，宜良年產稻十五萬石，阿迷年產稻二十四萬石，三地共三十九萬石，可製米約二十萬石。越南則河內西貢一帶，有大平原，且有大河支幹各流浸灌其間，出產更多，故東京（河內在東京境內）年產米一百八十一萬噸，交趾支那（西貢在交趾支那境內）年產米一百九十九萬噸，安南（順化又安南等處在安南境內）平原較少，故年產米僅九十五萬噸。近法方擬推廣灌溉排水工作，可增開稻田二百萬英畝，業已進行。如雲南有旱潦之災，可恃河內一帶之米以接濟。

豆 豆則越南僅東京安南兩部產之，然因近年需要頗多，河內海防等處，供不給求，每年法方常向雲南政府要求出口。雲南則昆明年產一千餘石，宜良年產二萬

餘石，阿迷年產三萬石，蒙自年產九萬餘石，馬關（河口在馬關境內）年產一萬石，共計七萬餘石。除食用外，尚有贏餘，可以出口。

麥 麥則雲南昆明年產一千餘石，宜良年產三千餘石，阿迷年產五萬餘石，蒙自年產四萬餘石，馬關年產三萬餘石，共計十三萬餘石。越南河內西貢一帶多係水田，產麥甚少，不足供河內西貢麵粉廠酒廠之用，法方恒向雲南政府要求出口以接濟。

玉蜀黍 玉蜀黍爲越南人重要糧食之一，雲南人亦間食之。現雲南如昆明年產二萬餘石，宜良年產一萬餘石，阿迷年產十二萬石，蒙自年產八萬餘石，馬關年產三萬石，共計二十六萬餘石。越南以前僅河內一帶產之，後漸次推及于西貢一帶，近年全境出產約十萬噸。其中約七八萬噸，爲河內一帶所產。

棉 棉則雲南如阿迷蒙自各年產二萬餘斤，馬關年產一萬斤，共計五萬餘斤，不敷各該境內之用。故每年由蒙自關輸入，約值銀二十餘萬元，多係越南產品。越南如河內西貢附近各處，均有棉花產地，產額無多，惟清化順化年共產一百萬斤，而順化產額占大多數，在越

南全境中堪首屈一指。然因歲有輸出，不足供紗廠之用，每年尚由印度輸入，約值三百萬佛郎。

糖 糖則雲南如阿迷年產二百一十萬斤，蒙自年產三萬斤，馬關年產一百三十萬斤，三地共三百四十三萬餘斤。越南如邊和一帶，產額最多，廣義亦著名之產地，河內一帶，產額較少。近年越南全境輸出，約值九百餘萬佛郎，安南一部，達一萬餘噸。惟白糖尙未能精製，每年進口之數頗多。

林產 林產之重要者，分木料果品兩項于下：

木料 木料則雲南昆明森林，除西鄉羅畝堡爲天然林外，他處頗爲稀少，以致材木薪炭，不敷省會之用。

材木多仰給于祿豐村，薪炭則恃西北各縣接濟。祿豐村在路南黎縣彌勒交界之間，天然林甚爲豐蔚。由省府設局伐放，搬至祿豐村車站，裝滇越火車，運至省城應用。宜良全縣僅有飛松十餘萬株，祇能供本地薪炭之用。阿迷昔多森林，因接近箇舊錫廠，濫伐以供其用，遂致凋零，全縣各樹，僅有一百五十萬株。蒙自則全縣樹木，僅十餘萬株，故一望均童山濯濯。河口西境紅河兩旁，紅木林廣爲分佈；而接靖邊縣處，有面積一萬餘

方里之天然老林，近方組設林墾公司，從事採伐以利其用。其餘則沿滇越鐵路兩旁，構樹野桑，頗爲不少。越南則東京森林，面積有三萬餘方公里，老撾安沛河內皆利用之。安南森林，有六萬方里，清化順化廣南等處皆利用之。而順化之鷓鴣木，清化之桂樹，素稱佳產。交趾支那森林一萬方里，邊和西貢等處皆利用之。竹則雲南昆明宜良阿迷蒙自甚爲稀少。越南則富良江西貢河兩岸，最爲繁密，而安沛一帶，尤有著名之廣大竹林。至森林副產之橡皮，產于安南及交趾支那。肉桂之佳者，則產于廣南等處之深山，河內亦間用人工栽植。此兩種每年由海防西貢等處出口，共有二千餘噸。

果品 果品則雲南呈貢（呈貢在昆明東南，宜良西北，滇越鐵道亦經過境內。）最多，呈貢如蘋果花紅寶珠梨烏梨之樹，到處成林，而梨樹尤多，全縣共有十八萬株。其中以寶珠梨爲特產，蘋果年產六千斤，花紅年產五千斤，寶珠梨年產一萬斤，烏梨年產八千斤，多由滇越火車運銷昆明箇舊蒙自等處。宜良產棗甚佳，棗樹共有三萬株。石榴雖遜于黑鹽井所產，然亦年產三千石。越南則交趾支那之河仙，爲胡椒之重要產地。而東京及安南

北部，種植咖啡，共有一萬五千畝之面積，年產一千三百餘噸，近河內復在沿鐵路一帶，廣闢咖啡園以種植之。若老街安沛間鐵路兩旁蕉林甚夥，所產香蕉，多運至蒙自昆明等處銷售。

鑛產 鑛產如沿路綫一帶，種類雖多，中以錫鎊煤鹽四項為大宗。試分述于下：

錫 錫則雲南箇舊最為豐富，全縣鑛區，約百餘處。開採之區，在縣治東西南三面，其中最著者有四十廠及新辦之廠。至開採之公司，有錫務寶華等數家，錫務公司係雲南官商所組織，備有新式煉爐等件。合計各廠所產之錫，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為六千餘噸，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為七千餘噸，二十三年（一九三四）為八千餘噸，二十四年（一九三五），錫務公司所產，約占全數三分之一，較二十三年，更增加三餘噸。每千斤之價，最近達一萬六千元。此等錫鑛，由輕便鐵路運至碧色寨，交由法人或粵人裝滇越火車，轉運出口，至香港銷售。若越南僅交趾支那及老撾產錫，每年共三十噸，不足供境內工業之需要，間購雲南之錫，以攙用之。

鎊 鎊則雲南阿迷之果花都比均有，在昔年產八十

餘萬斤，嗣因歐戰後滯銷停辦。馬關下麻底獨木橋等處，河口附近之新寨，亦有鎊鑛，新寨前曾開採，後因瘴氣太盛，亦停辦焉。越南則東京太原發見鎊鑛，尙未開採。

煤 煤則昆明蒙自馬關雖有，均不及宜良阿迷出產之富，宜良如二龍戲珠小村小馬山等處皆產煤，惟二龍戲珠年產一千六百餘萬斤，小村年產二百餘萬斤，其質均佳，由可保村車站，運供滇越鐵路之用。阿迷布沼煤鑛，年產三百餘萬斤，銷本地及附近各縣。越南煤鑛，以海防西北紅岩為第一，開採者共有七處，近年年產七十萬至八十萬噸，最多時為百萬噸。又有哈同東北煤鑛，年產二十餘萬噸。

鹽 鹽則雲南如昆明宜良阿迷等處，均無產額，惟近河口之南溪河旁，有鹽鑛發見，尙未開採。民間食鹽，皆恃西南兩部井鹽之接濟，其價頗昂。越南則東京寬養等處，雖有鹽塲，因風雨較多，難以發達，然其值頗低，故時有越人偷運入滇，在滇越鐵路一帶銷售，滇民恆購用之。安南湯合等處，亦有鹽田，產額無多，近已封閉。惟交趾支那產鹽較富，年約有十七萬噸。

工業之重要者，如雲南昆明有硝皮業，硝製銀狐草狐火狐九尾狐水獺香貓及虎豹等皮，法人每喜購之，故暢銷出口。次爲製革，有工廠數家，製靴鞋各件，惟所製熱皮，尙不敷用，時運越南產品以補助。紙烟草帽毛布洋燭工廠，前曾設立，近已閉歇。鐵工廠雖有數家，僅製小件鐵器，其大件仍在海防定購。製銅工廠，亦有數家，僅製佛像及家用各件。惟模範工廠，精製地毯，時銷出口。磚瓦工廠，製平瓦火磚，尙可抵制越南產品。造紙廠係私人設立，僅造土紙。玻璃廠亦私人設立，僅能製燈罩等件。越南則南定有紡紗廠，紗機二萬錠，海防有紡紗廠，紗機三萬餘錠，每年產紗頗多，分銷雲南。河內附近之塔球，有造紙廠，月產紙十五噸。海防又有士敏土廠玻璃廠肥皂廠，士敏土廠年出十萬噸。玻璃廠製器甚佳，酒瓶一項，日可出六七千隻。肥皂廠日出三百噸，分銷雲南。西貢亦有肥皂廠，與海防之製品相同。南定有繅絲廠，年出絲十萬基羅（一基羅約合中國二十五兩）。又有織綢廠，年可出六十萬元之貨，其原料一半取給于南定絲廠，一半取給于我國廣東。西貢隄岸均有製米廠，共計十八家，日出三千七百餘噸，河內有

法公司米廠，年出八萬噸，釀酒公司米廠，年出三十萬噸。海防製米廠頗多，其中大製米廠，日可出米十噸。釀酒工廠（兼製酒精），河內南定海陽隄岸均有，河內南定海陽各廠，年共產四萬餘海克脫（一海克脫等于二十二加倫）。又河內海防西貢有製革廠，河內一廠，年出三萬公石，多數銷于雲南。橡皮工廠，惟西貢有之，年出五千餘噸。化學工廠，惟海防有之，製苛性曹達肥料及酸素炭酸液等品。機器工廠，則海防戴阿爾鐵工廠，可定製各項農工用具，及各項機器。刺繡工廠，順化較河內爲多，其繡貨有花衣掛屏桌罩椅墊等物。銅器木器工廠，則河內海防順化邊和西貢均有，所製物品，以嵌銀絲螺鈿爲最精。

商業則雲南昆明蒙自河口均爲商埠，昆明商埠，係清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所奏開，蒙自係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所開，河口係光緒二十一年所開，故均住有法人越人。此三埠進出貨值，據蒙自關貿易冊所列，在民國元年，進口爲七百七十一萬兩，出口爲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兩，十年，（一九二二）進口爲一千零八十七萬兩，出口爲七百一十五萬兩，二十三年，進口爲八百五十一

萬元，出口爲一千七百七十二萬元。若論大宗商品，則昆明每年進口之棉紗，約值四百餘萬元，紙烟約值一百餘萬元，綢緞約值七十餘萬元，出口之布疋，約值四十餘萬元，帽類約值二十餘萬元，餅果約值二十餘萬元（此三種多係省內貿易）。蒙自每年進口之棉紗，約值五百餘萬元（連分銷昆明計算，約共九百餘萬元。），布疋約值三十餘萬元，棉花約值二十餘萬元，出口之錫，約值一千餘萬元，豆類多時，約值二十餘萬元。河口每年進口之商品，棉紗約值三十餘萬元，出口僅薯薯一種，約值七千餘元。越南則老街河內海防南定順化土倫隄岸西貢等均係商埠，皆有華僑雜居。至各埠進出口貨物，連柬埔寨計算，民國七年（一九一八），進口爲三萬六千三百萬佛郎，出口爲四萬五千四百萬佛郎，十五年（一九二六），進口爲一十七萬三千七百萬佛郎，出口爲四十四萬四千五百萬佛郎，二十一年，進口爲九萬六千八百萬佛郎，出口爲十萬零二千一百萬佛郎。進口以棉織物金屬物爲大宗，棉織物約值一萬餘萬佛郎，金屬物機器各值四千餘萬佛郎。出口以米棉絲爲大宗，米當民國元年，爲五十萬噸，十年爲一百五十一萬噸，二十年爲九十萬噸。中以

西貢出口之數爲第一，海防次之。蓋西貢每年約占十分之八，海防約占十分之二，分銷我國廣東福建及日本等處。棉約三千餘噸，多由順化出口。絲約一萬餘基羅，多由海防順化西貢出口，海防爲八千餘基羅，順化西貢共三千餘基羅。若紅岩之煤，由海防出口，當民國十年，爲一千二百萬噸，至二十年（一九三二），爲一千八百萬噸，分銷我國上海及香港日本。

九 敷設西昆鐵路之用意

西昆鐵路，全綫約十之六經過平原，十之四經過山嶽地，拔山通道，艱苦備嘗，然竟能以人力破天荒，全功克奏，不能不欽佩法方作事之果毅。蓋此路共長一千七百一十八公里，合中里三千零八十八里，在亞洲東南部與縱貫台灣七百一十六里之鐵路較，約長四倍有餘，即與縱貫緬甸二千二百七十一里之鐵路較，亦長逾一倍。加以廣平順化廣南廣義平定廣和一帶，萬山重疊，無殊河口蒙自阿迷一帶之艱于施工。河口至昆明間，每公里平均建築費爲三十五萬三千佛郎，西貢至河內間，每公里平均建築費如亦合此數，則一二五四公里之路，須用四萬四千二百六十六萬二千佛郎。余前在越南調查

庶政時，詢悉由河內經南定清化又安廣義和邊至西貢，通有公路，約寬三丈。自河內乘汽車往西貢，一日歇南定，二日歇清化，三日歇順化，四日歇廣義，五日歇廣和，六日歇西貢，是河內西貢間本有縱貫之公路，行程六日。至海道由海防乘輪至土倫，約一百九十海里，計行二日，由土倫至飯仁，一百海里，計行一日，飯仁至西貢二百海里，計行二日。有馬立斯五星等公司之海輪二百餘艘，行駛其間，其中最大者約一萬餘噸，是海防西貢間又有海道之航路相通，行程五日。而河內海防間既有鐵路，又有公路，太平江中復有行駛汽船之航路，鐵路公路，行程半日，航路行程一日，亦甚便利。如為運輸各項貨物聯貫各部土宇計，則陸有公路海有航路相通，即稍費周折，亦能呵成一氣。乃不惜糜巨資，冒萬難，鑽石穴，跨長虹，以御颶輪，揆其用意，必係因笨重器械，運以火車，較汽車海輪為便捷。且火車加快，較汽車海輪，尤能縮短行程。蓋鐵路快車一日夜可行一千餘里，由西貢至河內，平時需四十小時，加快則三十小時可以到達。即至遲亦不足二日，較公路縮短四日，較航路縮短三日，運兵運械，甚為易易。如越南境內各

部，遇有變故，瞬息可以撲滅。如他國實行南進政策，利用海軍威脅其沿海一帶，則調兵運械，亦可瞬息分布以防禦，此就法方常態以推測也。若對於我國滇桂粵方面，由半攻勢而全取攻勢，思逞侵略之野心，則由西貢以快車裝運兵械，三日可達昆明，二日可達諒山。滇桂均無國防鐵路以抵禦，兵械轉運，均緩不濟急，試問帷幄運何籌策而能決勝之？此就法方變態以推測也。

十 結論

就上各節所叙者觀之，西昆鐵路告成，于我國滇桂兩省，均有不利之趨勢，而滇方尤當其衝。滇省自河內昆明間通車後，法貨越貨，滔滔灌入，現河內西貢間又復通車，則法貨越貨，更如潮湧而至。滇省近年以大錫暢銷，尚能維持出超之貿易，若法方藉商運為養路之費，必推廣貨物之運銷，以資補助。余前後赴越調查庶政時，向該路總局調查滇越全路之收入，當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共計三百零六萬餘元，其東京收入為一百七十六萬餘元，雲南收入，為一百二十九萬餘元；十年，全路收入為二千四百餘萬佛郎；至十六年（一九二七），全路收入為五千六百餘萬佛郎；十九年（一九三〇），全路

收入爲四千八百餘萬佛郎，均入不敷出，年賴越南政府以補助。河內西貢之綫通後，入出恐亦不能相抵，將來推廣運銷貨物以補償，此爲必然之傾向。而因利乘使，以滇省爲最大尾閘之洩，亦必然之傾向。蓋滇省農工事業，未易改進，衣食日用之資，固恆虞不足，而新工業及國防上之一切機械，尤不能不仰賴外方之供給。雖滇省關於墾荒植棉紡紗育蠶繅絲織綢造紙煉鐵諸大端，歷任實業司長廳長及余任省署實業科長時，未嘗不兼籌併顧，銳意董理；無如基金薄弱，技師缺乏，以致大效難收，漏卮未塞。且自滇越路一通，法方奢風扇入，省會及沿途各縣，起居服御，棄舊從新者不乏其人。若西貢河內間之路再通，則奇技淫巧之物品，由法國巴黎連經馬賽西貢轉入雲南昆明，則昆明必受其影響，將來或竟變爲小巴黎，亦未可知。昆明所恃以抵補者，僅能就銅器錫器皮貨地毯等項，加以精製，或可邀巴黎人士之一顧，略可抵補其萬一而已。是則滇省脂膏，受法方上緊之吮吸，而枯竭堪虞，此滇省商務上伏有危機之病根也。若軍事方面，就平時論之，法在越南置有法兵歐兵及越兵，約分三步旅，一駐河內，一駐順化，一駐西

貢。又有二砲兵團，一駐河內，一駐西貢。至軍區分四部，其司令部駐河內北寧順化西貢。軍用飛機共二十四架，分二小隊，一駐河內，一駐西貢。又有水面海上飛機共二十架，分駐河內西貢。而西貢軍港，駐有東洋艦隊，計有巡洋艦小軍艦砲艦六十餘艘。水雷艇分駐西貢紅岩兩港。其兵工廠亦設于西貢。一旦有機可乘，假面揭穿，侵略之心暴露，對我國爲軍事上之行動，則散在西貢順化等處之軍隊軍械，由西昆鐵路飛運以入滇省，即將鐵路自河口截斷，一時不能攔入，而越南北部已成之軍用公路，一由河內達河陽（距雲南麻栗坡不遠），一由河內達高平（距廣西鎮安不遠），一由河內達文湘（老撾大城）。若聯絡諒山河陽高平老街等處，又有沿我國邊外之軍用公路，蓋此路自猛街起，向西，經諒山高平河陽老街萊州達老撾之猛徽（與普思邊界接近），亦早築成。如山河內或老街分兵侵入雲南麻栗坡普思沿邊及廣西龍州鎮安等處，以分我兵力，然後再擇要攻堅，陸空併進，試問防禦工事，有何不能摧毀。即法方在越兵力不甚雄厚，而馬賽至西貢間航路，雖長八千餘海里，經二十八日始能到達，然可源源運軍隊軍械以接濟。况馬

賽西貢間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九公里，平時已有裝運客貨之飛機，每週往返一次。近來巴黎西貢間復提倡競賽，獎勵飛行，如飛行之航綫再通，數日可以到達，輸送一切，或加入戰爭，更爲便易。此滇省軍事上伏有危險之病根也。思患預防，爲未雨綢繆計，惟有滇省一面消極以倡用國貨，積極以製運滇產，爲商業之競爭。一面由昆明分築達車里、麻栗坡之軍用公路，并將由車里經鎮越、江城、平河、金河、屏邊、河口、馬關、麻栗坡至西畴之沿邊軍用公路趕築，以資聯絡而使防衛。一面擴充飛機隊及兵工廠，并擇築邊境要塞，精練邊地士兵，以整武裝而備緩急。而兩廣邊境，亦應築要塞公路，爲固封守便策應之備豫。總之，西土鐵路（俄築西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間之鐵路，稱西土鐵路，在我國新疆西北邊外。）于民國二十年造成，我國西北部國防，爲之吃緊。西昆鐵路于本年告成，我國西南部國防，尤爲吃緊。蓋西土鐵路，僅環我新疆邊外，西昆鐵路，直入雲南腹部，故謂西南國防尤爲吃緊也。尤有說者，法于前清光緒二十二年，與我國訂立合同，承築同登（即文淵）龍州間之鐵路，嗣又要求築北海至南寧等處之鐵路，仿照同登至龍州鐵路之合同辦理，足徵法

人欲將河內至諒山之鐵路，延入廣西，不僅將河內至老街之鐵路，延入雲南，爲雙管齊下之北進政策。不過因趕築河內西貢間之鐵路，未遐顧及，今此路已成，恐同登龍州間之路，不日必實行敷設。而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法與我國又訂欽渝鐵路借款合同，其第四款叙明，建築欽州經南寧與義羅平昆明至叙州過江，達重慶之鐵路，是欲將昆明之路，再進一步，延長至重慶，爲擴張勢力于揚子江流域之計劃。所幸雲南各公團極端反對，通電前北京政府及各省政府公團，堅請取消，廣西公團，亦曾響應，法方有所顧忌而未實行。近日四川敷設成渝鐵路（成都、重慶間），或謂由中法聯合投資（見本年十月十八日中央日報），或謂法僅售與材料，并未投資（見本年十月二十七日上海大公報）。然因有欽渝之線索可尋，故各方頗爲注意。余以爲抵制之法，莫如俟湘黔鐵路（此段鐵路由粵漢路之株州車站，經新化、洪江、劍河、施秉等處達貴陽，已設工程處，積極進行。）築成後，循已成之黔滇公路，延至昆明。并按照中法前定章程，將滇越鐵路自河口至昆明一段贖回，歸我管理，由滇經黔、湘、鄂、豫、冀以達遼寧。南端與法方西貢至老街之鐵路，在河口銜接，北端與南滿洲鐵

路，在營口銜接，為縱貫東亞之大鐵路。俟此大鐵路完全竣工，并完全歸我國管理後，再與法日協定，凡西貢老街間及中東南滿各鐵路運入我國之客貨，由我國運入，以上各鐵路之客貨，均准彼此接連。惟于南北兩方特設嚴密稽查之機關，與歐洲國際間接連之鐵道辦法相同，則法路日路之運費收入均豐，無不樂于贊同。而我國以此為鞏固西南東北國防之幹綫，于轉振全國國力方面，亦至有裨益，匪特滇有切腹，冀有利背之痛，均可藉之以永紓焉。若復由湘黔鐵路中之貴陽，參照前黔擬築渝柳鐵路之計劃，向北沿已成之川黔公路，築達重慶，向東南沿山貴陽通榕江及山三江經賓陽通邕寧之已成公路，築經邕寧以達欽州，則法方欲築之欽渝鐵路，必不再築，所定合同，不廢而廢，而法方侵略滇桂之野心，亦可以稍戢云。

本文重要參考書目錄

- (一) 鐵道部鐵道年報第十九章，第三節，滇桂鐵路。
- (二) 南洋研究第二卷，第二號，李長傳南洋地理誌第三章，地方誌，第二，法屬印度支那。
- (三) 南洋研究第二卷，第三號，宗山法屬印度支那之經濟地

位。

- (四) 南洋研究第六卷，第二號，志鐘譚印度支那之貿易。
- (五) 蕭仁源鐵道世界第三十二編，安南。
- (六) 張相時華僑中心之南洋下卷，第二十四章，越南。
- (七) 丘守愚二十世紀之南洋第四章，法屬越南。
- (八) 童振藻昆明市誌交通門，鐵道。
- (九) 童振藻外國地理教程第二章，亞細亞州第五節，越南。
- (一〇) 童振藻越南政彙第四章，實業，第五章，交通。
- (一一) 童振藻參觀越南河內第六次市會記。
- (一二) Atlas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atlas de Chab et L. Gallois
- (一三)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e essai D'Atsa Statistique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 (一四) 日本前田實治郎南方研究第二書，佛領印度支那。
- (一五) 日本會務事務局佛領印度支那拓殖誌。
- (一六) 日本台灣總督府調查課法領印度支那事情。

月 華 旬 刊

第八卷 第三十一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研究教義與傳播教是今日急不可緩的要務……玉景荷
馬松亭二次到埃行踪特輯

第八卷 第三十二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齋戒研究……馬宏毅
北京回民義教協會成立
薛文波復任西北四小主任宣言
教聞三則

編主 平緯傅 五雲王



整理我國史料 揭示文化全貌

全輯發售預約

第一輯二十種二十四冊 六開本 道林紙印 布面精裝
 已出第一期書四種六冊 餘書於每月續出六冊
 每部定價三十元(零冊合計四十元) 國內郵費二元
全部預約價二十一元 (另訂分期) 二十六年
 (交款辦法) 二月底截止

第一輯書目

中國經濟史	馬宗霍著	中國文字學史	胡樸安著
中國理學史	賈豐臻著	中國算學史	李儼著
中國田賦史	陳登原著	中國度量衡史	吳承洛著
中國鹽政史	曾仰豐著	中國醫學史	陳邦賢著
中國法律思想史	楊鴻烈著	中國商業史	王季通著
中國政黨史	楊幼炯著	中國陶瓷史	吳仁敬著
中國交通史	白雲彝著	中國繪畫史	俞劍華著
中國南洋交通史	馮承鈞著	中國駢文史	劉麟生著
中國殖民史	李長傅著	中國考古學史	衛聚賢著
中國婚姻史	陳顧遠著	中國民族史	林惠祥著

樣張備索

零冊發售特價 四種出左列

特價期自本年十二月一日起至廿六年三月底止

中國經濟學史 一冊 定價一元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

馬宗霍著 是書取材範圍，不自孔子始，而起於孔子以前，凡所論列，亦間涉六藝以外。全書都十二篇，按時分述，考證周瞻，持論允當，於歷代經學盛衰異同之故，尤能抉微發隱。冀於經學研究轉變之今日，將已往史實作一總結。

中國法律思想史 二冊 定價三元 國內郵費一元一角五分

楊鴻烈著 起自殷周，迄於今日，將我國數千年來所有法律思想之派別條分縷析，並考訂其影響於當時及後世法制之情形，使讀者深知法律思想實為一切法制之淵源義蘊宏深，問題繁複，幾涉及中國思想之全部。

中國婚姻史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

陳顧遠著 婚姻為社會現象之一，而又法律現象之一。本書以社會學與法學之立場，搜集史料，兼備兩義。內容分婚姻範圍、婚姻人數、婚姻方法、婚姻成立、婚姻效力、婚姻消滅等六章，蓋取縱斷為史之法，以明各主要問題之因果變遷。

中國民族史 二冊 定價三元六角 國內郵費一元二角五分

林惠祥著 全書分十八章：首二章論中國民族之分類，及中國民族事迹在歷史上之分期，自第三章以下，每章述一民族，詳考其種族起源、名稱、變遷、支派區別、勢力漲落、文化變遷，及各族相互間之接觸混合等問題。理論方面博考中外學者新說，而以己意決定之。

商務印書館印行

開國前周人文化與西域關係

丁山

前作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因地理上證明周人起自西北，嘗疑其本爲西域民族，未遑詳證其文化源流。

今考穆天子傳云：

「赤烏氏之先，出自周宗。太王亶父之作西土，封其嬖臣季綽于春山之貳，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以爲周室主」。

春山，據日人小川琢治君研究謂在今新疆哈密西北，則赤烏氏或漢烏孫之舊名，必西域民族也。周人若非西域民族，太王以前，何以不與殷商通婚媾，而妻元女子于烏氏？此克殷前周與西域民族關係之消極證明也。積極的可以證明周人文化直接承受西域者則更有下列二事：

(甲) 七日週制

「巴比倫人仰觀天體之維佈與其周日運動，認知具體的天球之存在。更見諸星之周年運動及黃道運動有種種樣式，遂認天球不獨一個，而有多數存在。不特以單獨運動之恒星全數配列于同一之天球上；日，月，水，火，木，金，土，七個天體，各有不同之速度，故認爲皆載于另一天球上，遂置火，水，木，金，土，五星與

日月爲同序位置，全部稱之曰七行星。」（詳陳遵媯譯宇宙

壯觀第四篇西洋古昔之宇宙論。）七行星之見我國古籍者，謂

之「七政」。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玉海天

文書引伏生大傳，「七政布位，日月星之主，五星時之

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

故謂之政。」馬融尚書注亦以「視璿璣玉衡以驗齊日月

五星行度知其政」（尚書正義引）釋七政。堯典所見各中

星，竺可楨先生嘗以天文學專門知識證明其爲周初天

象，則七政學當亦周初人新說。是「七政」學可以假定

周初人傳自西域也。

以七行星紀日，是爲七日週，此其說創自希伯來

人。如創世記所傳「上帝造物，七日而齊畢」是也。然

在我國，殷商之世，似無七日週制，其時習慣，「旬」以

爲期，見于卜辭者，固不鮮矣。即周易亦見卜旬之辭。

如豐之初九云，「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卜旬者，殷人遺法也。然又有辭云，

「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震六二爻辭）

婦喪其弗，勿逐，七日得。(既濟六二爻辭)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

攸往。(復卦辭)

所謂「七日得」，固可謂偶然巧合希伯來人七日週也。

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則非七日週說無以通其義。故鄭玄易注云，「建戌之月，以陽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建子之月，陽氣復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以卦氣釋七日，說雖出于孟喜，要必爲周人遺說。何謂六日七分？易緯是類謀，「冬至日在坎，春秋日在震，夏至日在離，秋分日在兌，四正之卦，卦之六爻，爻主一氣；餘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日之七。歲有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十而一周」。(詳惠棟易漢學卷一)，是兩漢師說猶知周易「七日來復」即希伯來人所謂七日週也。

不寧惟是。周書常見「哉生魄」，「旁死魄」，「朏」，「既望」種種紀日名詞，兩漢師說，說頗不齊，逮王國維氏始「覽古器物銘而悟古者蓋分一月爲四分，一曰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謂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

日；四曰既死霸，謂自二十三以後至于晦也」。(詳觀堂集林一生霸死霸考)，日人新城新藏君嘗據此以爲「月之四分法者，乃以月分七日爲一分，用以紀日，即今日西洋週法之原始形。」又謂「古來月之三分法行于東方，月之四分法則行于西方，致其文化各具特色。」(詳中國上古天文第二節旬與週)周人通行月之四分法，每分約得七八日不等，此正周易「七日來復」之的解。殷人以十日爲旬，周人以七日爲週，此殷周民族文化之顯然不同處。假定七日週制爲周人本有之紀日法，則周人文化，顯與西域人同一系統也。

(乙) 以事紀年

文武周公之世，周人如何紀年，此經學一大謎。王國維嘗據周書及伏生大傳作周開國年表，謂開國之初，周人以文王受命年數紀年，至成周告成，始改稱成王元祀，中間凡歷十九年。文王受命七祀而崩；自八祀十三祀爲武王在位年代，十四祀以後爲成王在位年代。且舉洪範「唯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爲證。(觀堂別集補遺)郭沫若先生兩周金文辭考釋更舉受命銘「作十又九年，王

在「斥」，證成其說。余案，洪範成書時代，頗多疑讞，不足以證周初紀年法。論周初紀年法材料，莫信于洛誥。洛誥之說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又曰：「今王即命曰，祀宗功，以功作元祀」。又曰：「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此皆記成王改元事也。而篇末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此「七年」也，明係周公攝政之七年，非文王受命之七年也。則王氏所考文王受命十四祀以後之紀年至于十九祀，絕非周初事實。竊由銘之「佳十又九年」，自不得指爲成王六年，文王受命十九祀器。余考宗周鼎彝刻辭，嘗疑周初紀年之法有三變，如：

《鬲卣銘》，「佳明保殷成周年」。

《中甗銘》，「佳王令南宮伐反虜方之年」。

《旅卣銘》，「佳公太保來伐反夷年」。

《厚趯鬲銘》，「佳王來格成周年」。

《臣辰盃銘》，「佳王大命于宗周出養荝京年」。

此郭沫若氏所考，確爲成王時器，皆以事紀年也。康昭以降，始漸變以時王在位年數紀年。如，康王時所作，

《大盂鼎銘》，「佳王廿又三祀」。

《小孟鼎銘》，「佳王廿又五祀」。

紀時王在位年數于銘文之末，與卜辭所見殷人紀年之法相同，當爲周人廢周禮，用殷制之始；殷人紀年于辭末，周人紀年于銘首，此亦殷周文法習慣之不同也。昭穆以後，所見金文，如：

《段毀銘》，「佳王十又四祀，十又一月，丁卯」。

《趙曹鼎銘一》，「佳七年十月，既生霸」。

《趙曹鼎銘二》，「佳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

《史頌鼎銘》，「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

《師虎毀銘》，「佳元年六月既望，甲戌」。

其箸時王在位年數于銘首，則變殷制，從周禮，則紀年法之三變也。而以事紀年箸于銘文之首，既皆成王時器，當可確定本周人舊制。此種紀年法，春秋後復盛行于齊；如，國差罇銘之稱「國差立事歲」，陳純釜銘之稱「陳獨立事歲」，以執政者受命之年紀年，頗似洛誥之紀周公年。其來源，若非模仿周初文獻，當因海上交通發達，西南海外民族輻湊琅邪，（詳徐中舒先生古代狩獵圖）直受海外民族紀年之影響。若周初之以事紀年，謂其來自西域，則毫無問題。西域文化，巴比倫較早。近來出土巴比倫古代文書，當紀元前2474—2358年間，

有 Bur-sin 王者，在位九年，其第一年平 Urillum 城，因稱元年爲「平 Urillum 城年」；第五六年平 Sharu 與 Hahhuri 兩城，因稱第五年爲「平 Sharu 年」，六年爲「平 Hahhuri 年」；其餘或以軍事紀年，或以宗教紀年；

（詳德拉坡著，米索不達米亞巴比倫與亞述之文化）絕未有紀以時王在位年數者，風氣所播，至于希臘時代猶存。則以時王在位年數紀年者，東方海濱民族殷人所特有；以軍事宗教紀年者，乃亞洲西南海濱民族雅利安人之舊法。回顧上舉成王時代諸銅器如朝由中憲旅鼎等皆以軍事紀年，臣辰盃以祭事紀年，即以宗教紀年，吾人不能不信成王以前，周人以事紀年法，來自西域。（文武以前，無實物可徵，故渾言之。）此周人本有文化與西域人同一系統之又一證也。

根據上述紀日法與紀年法，殷周民族間習慣之顯然不同，至少可說開國以前，周人文化以西域文化爲主體。康昭以後，始逐漸接受殷人文化，變其舊俗。故今日研究古代史者信孔子所謂「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言周人本身文化，易失其真。當今日王季文王

以前有文字記載之文物尙無地下發現之時，作者不敢斷定姬周民族是否爲西域之一支？抑周人僻處西北，受西域文化影響深于東土？然太王公劉以前除大雅外，又無其他文字記載直接傳于今茲；而後稷文王間歷史系統，又在可疑，終不能不疑周之民族來歷也。

尤有進者，周易之中，頗多周開國前之史料，其離之爻辭曰，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此等記載，可作兩種解釋。一謂有人爲火焚死，棄之于野，故其家人涕沱戚嗟；另一解釋，可謂卜葬之辭。火葬習慣，創始巴比倫人，演而爲波斯拜火教，盛行于印度。梨俱吠陀言「火葬者以野羊與死者遺體共燒之」。至阿闍婆吠陀時代，火葬之外，又有投棄曝棄二種。周易之「焚如，死如」，疑爲「死如，焚如」之倒誤，謂其人死矣，焚之，棄之，實兼火葬及投棄二法。假定離卦稿爲卜火葬之辭，則周人本身禮教，與古代波斯印度尤近，周之民族，作者終不能不疑其來自西域也。

廿五年八月，一日寫于南京。

「戰國疆域變遷考」序例

鍾鳳年

序

戰國所歷時期，據六國表起自周元王元年，止於秦二世三年，凡二百六十九年（原作二百七十年，實則差一年）。

今按其實，當周元王時韓趙魏三家猶未分晉，未可認為七國俱已形成；至秦始皇統一天下，六國被滅，已無所謂七國，自亦弗應涉及。故其所定時期，殊覺不盡確切。不過六國表乃上繼十二諸侯年表，下啟秦楚之際月表而作。且表中首尾非純屬六國之二時期，前者二十三年，後者僅十四年，為期俱甚暫，實無從各自為一階段，有不得不附見於表中之趨勢。今吾人既單獨作戰國之研究，則不妨以六國興亡之時期為標準，開始於周定王十六年三家之建國，終止於始皇二十六年之統一天下（公元前四五三——二二一），而叙其二百三十二年之事實。

但古人記此期事之著作已甚繁；其分國別或個人而言之者，有史記在（古史亦此類）；其彙集同年諸事排比而言之者，有竹書紀年，通鑑，大事記，戰國紀年之類在；其專就一事之終始而言之者，有通鑑紀事本末在；

其參伍錯綜或零星散見可供參考者，有戰國策（此非純粹歷史性之著作），韓非子，呂氏春秋，說苑，新序諸書在。

吾人設不能脫前人之窠臼，而獨闢蹊徑，則實無須乎過費此無謂之精力。然則，究應作何種體裁以自創一格耶？考戰國二百餘年間，七雄互相攻伐，幾於無歲不有；故軍事乃為構成此時期歷史之主要成分。至其用兵之目的，則同於古今中外之通例，惟在擴充一己之土地而已。是以一戰告終，勝負既分，雙方當事國之疆域亦本自來之通例而立呈變化，此原無足為異；不過此期間戰爭，較任何時代為獨多，因而其變化亦較任何時代為獨劇。是則全時期中諸國疆域生若干次變化，與變化至何等程度，豈非習戰國史者所應有之常識？然而至今尚無專著以說明之者，不可謂非一大缺憾也。開管攷其原因蓋由於古人著史重在記事，體類有殊；且或以為因文見義，讀者自可想像得之。不料年淹代遠，地名屢易，疆界多殊，致令後之讀者索解無從。即有考之者亦止期證明事實，便為盡責。亦緣舊時學者地理觀念原較

薄弱，又或以爲既往之陳迹無詳討之必要，儘可知其然而不必求其所以然；兼之輿圖難得，得之亦復技術不精，即今考古，調查方面實亦不易著手，故俱未能悉以究之也。

今則情形大非昔比，實不容更存此「讀書不求甚解」之心理，應作進一步之研究，隨時隨地期得其實況。不過戰國年代相去已遠，其地域或以無關於當時之事，古史因遺而未及，今固無從旁考；或雖見於史而因名稱之屢易，今莫知所在者亦甚多，然就尙可曉者綴而集之，仍不難各得一粗具面目之輪廓。此確與一時史事上有重大之關係，今所宜別開生面亟待補充者也。

正文內容，係將此期大小諸國，凡世次可攷，立國較久，而曾累對外作戰者，各爲一篇；首推得最初之疆域以爲標準，然後依歷世之君，純粹遞叙其戰事之勝負，及偶互易地之事迹，因以著見一時土地盈縮之狀況，悉如統計方式，夾叙夾議，各作一清晰之結束，以迄於終點。至若小國中僅所有地約略可知，而事則毫無流傳，或爲期極短者，則止各叙其疆域及結果，而雜置一篇。又如諸戎國并所有地亦多難知，茲就其可知者，

各爲求一輪廓，附見於與有關係之大國中。要在力求完善，藉備潛心戰國地理者之參酌，斯則余作此書之本旨也。

不過此時代之期間甚長，幅員之範圍極廣，諸國間戰事叢生，疆域之變態亦頗繁；故於是累次改觀之天下大勢，似以分別相當時際，擇定數期，而各作一總結，以並見其全體之狀態爲宜。但彼此每一國君之告終，不能恰悉其值某一時期，而正文之體裁乃一線直下，復難強爲截斷，因無從分期將全局同時表見；第若缺之則又嫌歸宿太遠，而無居間淳澹之勢。茲爰於此分期時期，先將所有大小及戎狄諸國疆域之沿革變遷，各略叙其梗槩，以便閱者易於了解正文之複雜頭緒，兼預識演變至某種時際之遞易情形焉。

按此時代天下終一於秦，是以獨彼得與相首尾，而關係最深；今即因其諸發生重大變化之迹，分四階段以叙之，作爲主體，而餘國附見之焉。

(一)自厲公二十四年三家分晉起，至出子之二年止（公元前四五三——三八五）六十九年，爲秦之衰微時期，餘國（由此專指中夏諸大國而言）則大致爲方興時期。

(二)自獻公元年至武王四年(前三八四——三〇七)七十七年，爲秦之漸盛時期，餘國則多由全盛而入於淒弱時期。

(三)自昭王元年至莊襄王三年(前三〇六——二四七)六十年，爲秦之昌大時期，餘國則舍趙燕曾暫興而旋亦同其他悉歸於削殘時期。

(四)自始皇元年至二十六年(前二四六——二二一)爲秦統一時期，餘國則爲消亡時期。

第一時期

此時期天下之大國八，秦，魏，韓，趙，燕，齊，楚，越是也。小國約有周，鄭，蔡，衛，宋，魯，鄒，倪(同鄒，即小邾)，任，滕，薛，莒，杞，邾及殘餘之晉(他如咸陽，安陵，市丘所從始似已甚晚，地亦難詳，且等於齊之戚侯，齊公輩，不過爲某一大國所私置之附庸，實不宜叙及)。戎國約有東胡，樓煩，林胡，中山，義渠，烏氏，陶衍，緜諸，獯，西羌，蜀，巴，羣蠻，百越之類(自義渠至獯，乃依匈奴傳所舉而列叙，其間原尚有大荔；大荔於秦厲公十六年已亡，不在本文期間之內，故未之及。又若楚之九夷，齊之狄等類，殆似今之士司，并無獨立能力；更如年表，厲公六年向秦乞援之繇諸，所在已無迹

可尋；以及不與中夏接觸之夷，戎，既無相互之關係，且亦不識戰國初期各已否建國同其狀態，是以亦俱不討論及之。

諸大國最初之疆域，楚最大，越趙次之，齊，燕，魏次之，韓又次之，秦最小。

(一)楚約自今四川東端之奉節起，東而全有湖北及湖南之東北部，江西安徽之北部，陝西之東南部，河南之南部，江蘇淮北之中部，或微涉及山東之東南邊(陸之行政區域如何分劃及名稱，今多不詳。大致在今四川者爲後來之郪郡；湖北西南部及湖南地爲黔中；湖北西北部漢中之一部，亦即上庸，餘及江西地不可攷；在安徽者或爲淮上；在陝西者爲漢中；在河南側於西部者約爲南陽，新城；在江蘇山東者爲淮北，又曰下東國)。

(二)越約自今江蘇之淮南起，南而全有浙江，及安徽之南部，江西東境居間之一部(越內部如何區分，今無攷。又在今福建之閩越等恐係此後所開拓者。至班固所舉之疆域，似難信，說詳正文)。

(三)趙約自今陝西之東北部(在今宜川者曰定陽，在綏德者曰膚施，不知是否爲其郡號)，逾河有山西之中部(太原。偏東方者或已是上黨)，而伸及其東北(代郡，但微涉有燕地)東南(上黨)及河北之南部(東陽，鉅鹿，但尙涉有魏，衛

之地，更沿有其西邊（常山之一部）。又微有察哈爾西南部（代郡）。并涉山東西境居間之一部，與河南之北端（似亦屬東陽，但在河南者韓亦有地於其間）。

（四）齊約有今山東偏北之大部（區域亦不可攷，疑若後來威王時即墨大夫阿大夫之所守，及王對魏惠王所謂檀子守南城，盼子守高唐，黔夫守徐州之類，悉是郡號），及河北中部之東境（齊在今河北之地，位於故黃河以東者，如鹽山，無棣之類，後一曰『河北』；位於河西者，即後來趙之『河間』，屬齊時或已有此名稱）。

（五）燕約有今河北之北部，又西涉山西東北之廣靈，及察哈爾東南部，遼寧之錦縣以西（為後來之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四郡之地）。

（六）魏約有今陝西北境偏西南部分（據史為上郡及河西地；據策為上洛及西河之外；上郡乃秦昭王所置，疑策是），及渭南之華陰左右（陰晉武成）。又有山西之西南部（河東），與其南部之高平晉城間地（上黨，魏北部地殆甚小）。復斷續於河南北部沿河西自閿鄉斜向東北迄於內黃，臨漳（在黃河以南者，閿鄉，靈寶，陝三縣為『河外』；在河以北，西從濟源，孟，溫，武陟，修武，獲嘉，新鄉，

輝，汲，淇，濬，內黃，臨漳為『河內』）。并涉有河北之大名，廣平，山東之冠縣（此或同屬河內）。

（七）韓約自今山西南部居間迤北，而橫伸及東西兩端（大部為上黨，偏於西北者為太原）。又有河南中部，於河以南西自盧氏斜向東北有嵩縣，洛寧，澠池，新安，宜陽，伊陽，洛陽，臨汝，登封，偃師，鞏縣（自伊陽至此均各有其一部），郊，廣武，成皋，密縣，鄭縣，滎陽（自密亦只各有一部）；於河以北西有沁陽，濟源，溫縣（自濟源只各有一部），東有原武，陽武，或已兼有延津，滑縣，封邱，開封，蘭封（此因春秋戰國之間晉所取鄭地盡為某，不可攷，疑應在此一帶，自滑縣下亦只各有一部），更涉有涉縣及武安，林縣之一部。復及於陝西之雒南，或河北之長垣。（以上因後來偶涉變遷之關係，故獨詳叙之，至各古地名詳正文。）

（八）秦約自今甘肅東南部洮水，渭水上游之岷縣，西和，甘谷，天水間起，更沿渭水兩岸而東有陝西之腹部，微側於南，而東則迄於渭水入河以北至韓城（此只有北部，南部自晉已為其少梁）之地（為後來之內史，及漢中，隴西之各一部）。

以上不過約略舉之，微見諸國最初分據之形勢而已，其詳別見正文。

至諸小國區域之較大者，僅能因春秋時所可知之地，各爲依稀推得其輪廓。若戰國期間諸地名是否如故，則緣所見甚少，不能斷定，遂亦無從詳舉之矣。

更如諸戎國地之名稱，自來即無所見，愈莫由列叙之矣。

諸小國：

(一) 周約有今河南之孟津，及洛陽之大部，偃師之北部，鞏縣之西北部。於河以北溫縣南境亦有一小部分地。

(二) 鄭約有今河南中心，東至杞，陳留，通許，扶溝，南至鄆陵，臨潁，許昌，西至登封，密，北至滎陽，鄭，中在諸縣間之地。

(三) 蔡在今安徽壽縣。

(四) 衛約有今河北南端之清豐以南諸縣，及山東西邊自莘，朝城，陽穀，范，觀城，濮，南迄荷澤，鄆城間地，并西涉河南之滑縣。

(五) 宋約自今河南東境封丘之南部起，以及蘭

封，睢，柘城以東諸縣；更東入江蘇有銅山以西諸縣，南有安徽之宿縣，北於山東有嶧，魚臺，曹，武城，定陶，荷澤，鉅野，鄆城間亦涉有之；或尚有河北之東明。

(六) 魯國於今山東南部居間，其地約北至寧陽，泰安，新泰，東至安丘，諸城，沂水，莒，臨沂，南至嶧，滕，魚臺，單縣，西至金鄉，鉅野，嘉祥，汶上。但其間含有鄒，滕，倪，任諸更小之國。又魯自春秋季世，政出三桓，逮及戰國，已各隱然分立；故季氏之費，後且自建一國，只何時與魯脫離，今無可攷，疑至遲在第二時期，說詳下文。

(七) 鄒約自今山東費，鄒，滕而西至濟寧，金鄉，武城間，俱涉有其地。

(八) 倪在今滕縣東部。

(九) 任在今濟寧北部。

(十) 滕在今滕縣西南。

(十一) 薛原在今滕縣南部微西，至是則久已遷至江蘇之邳縣。

(十二) 莒約自今安丘，諸城，沂水，莒，而東南

及江蘇之贛榆，又或有東海附近。

(十三) 杞在今安丘東北，或尙涉昌樂東南。

(十四) 郟在今郟城。

(十五) 晉於茲所尙遺留者，約爲今山西翼城，曲沃，絳，聞喜四縣之地。

諸戎國：

(一) 東胡東約自今遼寧之寬甸安東，而西北入熱河，以及察哈爾之赤城，張北以北。

(二) 樓煩約自今山西西北部，而及綏遠之東南部，并涉及察哈爾之商都間。

(三) 林胡約有今綏遠沿黃河前後套內外之地。

(四) 中山南約自今河北之寧晉，柏鄉，臨城，北抵徐水，滿城，完，唐諸縣，而爲一狹長之地勢。

(五) 義渠約自今陝西之北邊，而及甘肅東北部涇渭以北部分，又涉有寧夏之豫旺。

(六) 烏氏在今甘肅平涼。

(七) 駒衍在今寧夏鹽池。

(八) 緜諸在今甘肅清水西南（秦最初封地，在今天水，

緜諸地尙徵在其東，此期或久已爲秦所併，亦未可定，只史無所見

耳）。

(九) 緄依顏師古漢書匈奴傳注即『犬戎』。然其地已闕，據史記云在隴以西，約當居今甘肅東部，結局不詳。

(十) 獯在今甘肅隴西（自烏氏至此，所佔未必即僅各今一縣，只昔人攷證不詳，今遂莫能周知矣）。

(十一) 西羌依後漢書西羌傳於秦厲公時已亡入今甘肅之洮水以西，約居甘肅、青海交界之黃河，大通河，湟水流域。秦地於是似已西至洮水上游之今岷縣矣。

(十二) 蜀約自今四川西部沿長江上游以北之地，而江東爲廣。又或涉及今甘肅文縣間。

(十三) 巴約有今四川東部沿江南北之地，而在南者爲狹，東則不逾雲陽。

(十四) 羣蠻於今湖南，舍東北部約自安化，益陽，湘鄉，湘潭，攸，茶陵以北者，餘悉是。

(十五) 百越約在今江西之南部。

諸戎國環於中夏者，約略如此。

至諸雄之國勢，其始三晉初建，蓋俱亟於經營其內

政；田氏則方謀篡齊；越則自勾踐而後，便寂然無聞，殆其威已殺，故均未嘗外及。秦亦力非昔比，或自知不敵新造之三晉，是以不聞東窺。唯楚席其地大物博之勢，尙累有所開拓，如先後滅蔡，杞，莒之類是；然亦盡係輕而易舉之小國，而無大規模之戰爭。當此之時，謂天下暫作休息狀態，實無所不可。

但全局複雜若彼，焉能反春秋之恒例而長久相安？因而小憩之後，人主之懷英略者，自覺實力已充而版圖不能盈其慾，乃各尋有隙可乘之隣國以爲己壑；此且二百餘年之酷禍，遂爾逐漸開始於當時之世矣。

唯此已是第一期中之後半期，據史記諸大國於其間最初次戰爭，爲秦靈公七年秦魏少梁之役（亦當魏文侯七年，公元前四一八，實亦爲三家分晉後諸大國間之第一戰）。今即斷爲從是年起，至出子二年止，得三十四年，而各略叙其疆域之變遷；至細微處概詳正文。

（一）秦於此期間，自靈公歷簡公惠公而至出子，因多非其人，故土地頗有喪失；唯秦史殆諱言之，是以今尋之本紀一無所見，只孝公元年令國中稱：『……會往者厲，蹀，簡公，出子之不寧，……』

『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可知秦於戰國初期確大有喪師失地之事。又厲公十六年尙稱『灃河旁』，及簡公六年則稱『灃洛』，即今之北洛水，秦始設防於河，而後忽退至洛，則必係如孝公所述將河西洛東之地失去，秦史雖未直書，然亦不可不言而喻矣。不過依史公所書，秦於靈公之十年（此據年表，本紀作十三年，誤）尙築城於今韓城北部，爲籍姑，是於彼頃地猶至河，逮次君簡公則撤至洛，然則秦河西地盡失於簡公之世；且嗣後亦未更有所損失，俱與孝公之令微有弗合，不知是否史公所叙有誤。簡公歿後，惠公繼立，此世似較有振作，如蹀公二年入蜀之南鄭（即今陝西縣），惠於季年又行奪還；但茲際沿渭入河南北之地，悉在魏人掌握，秦無從東出，史言其取韓宜陽而縣魏陝，事殊可疑。次及出子，於二年被弑，而第一幕亦畢。攷秦自春秋以來，其失利實未有若此期之甚者，故茲稱之爲衰微時期。

（二）魏於此期，起自文侯七年，盡於武侯之二年；時緣君明臣良，故國勢最強。又或因其政治中心偏於西方，而附近只秦迫在肘腋，復值其不振，是以

唯以秦作已侵略之目標。然秦之失地，上文已言無所表見，而魏之取地，依世家亦毫無明文。僅據文侯十六年所築之臨晉，元里，十七年之維陰，郃陽，約爲今陝西之平民，朝邑，大荔（爲臨晉，維陰在大荔西），澄城（元里），郃陽諸縣，地居洛東河西，原爲秦有，而於茲魏大築城其間，則爲悉已取得必矣。又如秦在今韓城北部之籍姑，最近於河，自愈不能保有。從此魏在渭水以南之地，遂得北與其上洛互相聯貫矣。按秦人至是河山之險已盡失，而魏自文侯十七年至第一期之末，首尾尙二十三年，反未更得寸土，豈緣別有所圖而無暇更謀秦乎？秦事暫止，乃於同年折而北滅中山，於今河北亦多所開拓。迨及晚年，則改而經營東方，如於三十二年城在今河南延津縣之酸棗（今滑縣西北部亦是，地於戰國最初原屬韓，疑乃韓人因不敵楚，乞魏助之，故以此予之也。不徒只此，又如魏在今陽武，原武間地，疑並是茲際韓所予者。酸棗特以魏築城其間，故事獨著也）。三十五年失在今隄縣之襄陵於齊（此依徐廣即今山西之襄陵，誤，因彼乃趙地。此原屬宋，魏蓋得之自彼；其時際或在楚世家悼王十一年——文侯三十四年——三晉敗楚於大梁之頃，魏於時似先將楚所奪韓在今開封，

陳留，杞縣間地取得，故迨及隄縣而兼取之。又襄陵於後尙時見魏有之，此際齊或僅一度攻克而已）者是，則魏地至此於今河南東部亦有所發展矣。文侯卒後二年，第一期便告終，魏於茲可謂勃發時代。

（三）韓應起自武子七年，歷景侯，列侯而至文侯二年。其初因分晉得地較少，且盡係重山墘瘠之區，地勢又復狹隘歧出，難圖富強，實不容不別求自立之道。但四境西阻魏，北接趙，南隣楚；趙魏爲與國，楚則勢強大而弗易圖。因乃覷定鄭，宋諸小國而東南出；如景侯元年取鄭雍丘（今河南杞縣。但依地勢自開封須經鄭在今陳留之地方得及杞縣，故隄於茲宜并得陳留），文侯二年取其陽城（今登封東南部），同年伐宋到彭城（今江蘇銅山縣。此役韓已及宋之東邊，卻未言曾否取地，茲疑宋在今封丘西南之黃池，及開封東北之戶淵，俱係此際入韓者）者是。唯斯時楚不利鄭亡；鄭初似有楚援，故頗能與韓抗衡，而於韓景侯二年尙取其負黍（在今登封西南），九年圍陽翟（今河南禹縣）。陽翟本爲春秋時自鄭入楚之櫟，是或即因楚祖鄭與韓戰而失去者；二國以權利衝突，殆時相攻伐，故韓列侯六年自鄭收還之負黍，次年更失諸楚

(此地似楚只一度攻克而未之能有，說詳正文)；又或其大梁，陳留，雍丘等地，於茲亦竝爲楚有。是以韓始而未能大得志於諸小國；繼自知勢孤，終非楚敵，故列侯於其九年遂聯趙魏而有敗楚於大梁之役。韓似緣得二國之助，勢乃復振，因而於後文侯且能侵及宋之極邊。但亦由於酬魏以酸棗等而授以東張之隙，故雖至哀侯時終收滅鄭之功，而彼地則半入於魏；兼未能更向東方之宋衛再事侵略，其失計亦實在乞援於隣也。不過從此楚似因與爲敵者多，漸難應付，韓嗣後得安然滅鄭者，亦或未始非得魏助之力。茲時尙可謂韓之開闢時期。

(四) 楚應起自簡王十四年，歷聲王迄於悼王之十七年。此期間或於聲王時失陽翟於韓。又悼王九年曾一度取得韓之負黍，更或其大梁，陳留，雍丘，而俱未能久有。第合前半期滅蔡，杞，莒言之，仍可爲楚之方張時期。

(五) 齊應起自呂氏之宣公三十八年，盡於康公之二十年。此期田氏攫得政權已久，基業鞏固，是以於宣四十五及四十八與康十一年，三侵魯地；其可知

者，爲在今山東寧陽東北之邨。又於宣四十九年伐衛取毋丘(此依括地志應在今山東曹縣西南，但疑衛地難及彼，恐有誤)。田齊於茲已臻漸盛時期。

(六) 趙應起自獻侯六年，歷烈侯，武公，盡於敬侯之二年。

(七) 燕應自湣公十六年，盡於釐公之八年。

上二國於此期間俱未開土地有何得失，或尙各在保守時期。

(八) 越依史當此際無甚事，且不詳其紀年。據竹書宜自朱句(史記：王曆)之三十二年，盡於翳之二十七年；又云朱句之三十四五兩年滅滕及郟。按是書於越滅二國前亦載及楚滅杞，莒事。攷杞，莒地俱在郟之北，滕之東北，而楚又在滕，郟之外，設非彼當時之勢力範圍業及滕，郟，則不能更北而滅杞，莒。又楚世家於惠王四十四年滅杞下稱：『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如滕，郟即建國泗上，楚境既先抵彼，則越便不能逾楚淮北而略及彼等。至滕於後尙見諸孟子與國策，郟見楚，越二世家，且不必談；只就地勢推之，亦足見竹書記

事矛盾，而知其有誤也。

越至是盡被楚遮斷於外，已暫爲與中夏隔絕時期。

諸小國於此期間，舍蔡，杞，莒已亡，餘雖尙在，然亦多微生變化（蔡入第一期首尾僅七年即亡，爲自元侯四年至侯齊四年。杞較蔡多延一年，自出公六年至簡公春元年。莒亡又較杞遲十四年，其世次不詳）。

（一）魯至戰國，自哀公以下，世家，年表於歷世之紀年多有誤者；茲依世家於此二百餘年中所叙諸事斷之，似哀宜在位二十八年，而悼公則徐廣「一本三十年」之文是，說詳正文。此期則應起自元公十九年（公元前四一八），盡於穆公之三十二年。穆五及八與二十二年三失上文所舉齊來取諸地。魯人疆域至此已微促矣。

（二）宋入戰國於景公之世，但史於公之紀年較左傳多十六年，研究此問題者以無的據可尋，故言人人殊，而俱難依信，茲仍傳疑從史，說詳正文。不過六國表比宋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書爲「六十四年」者又溢出二年，此殆後人傳寫之譌，茲從世家等文，後世

依次向上遞移二年。則宋於第一時期之後半期，應起自昭公三十五年，歷悼公盡於休公之十三年。當茲時宋無失地之明文，而疑失今封丘西南及蘭封東北於韓，係在休公十三年被執於彭城之際，爲其黃池戶牖。宋之西北端遂滅郟一部矣。

（三）衛應起自悼公（世家作懷公）八年，盡於慎公之三十年。在今河北長垣東北之首垣，似此期入諸韓者，因逾是便未見韓更東出矣。

（四）鄭應起自繻公五年，盡於君乙之十一年。繻十五年失今杞縣之雍丘於韓，或兼及今昔相同之陳留。君乙十一年韓又將今登封東南之陽城取去。鄭境至是，東僅及今尉氏，洧川；西已抵密，迫近首都所在之新鄭矣。

（五）其他尙有周，鄒，倪，任，滕，薛，邾，費，晉，其事之著於史者，如周晉之類，此期猶俱無所見；餘者雖愈地方褊小，而至第二期均存在，似仍各無恙也。

諸戎國當此期，只秦與義渠曾相衝突，然無關於地

之得失；餘國則未之見，或尙與中夏無甚轆轤也。

諸大國之地勢，至第一期之末，所有因發生戰事之結果，而與最初疆域改異者宜若下：

(一) 秦失在今陝西東邊渭北及沿北洛下游之地於魏，東境較原始遂減削一部，而被魏人封鎖，與山東相隔絕；故一時形格勢禁，有如幽縶之苦。幸而殆因魏文侯以別經營中山之類，乃於後弗聞西顧，不然則秦危矣。

(二) 魏西益得秦地，於今陝西境內，約南自華陰左右，逾渭沿北洛而抵於鄜縣以北。於東約益得今河南之陽武，原武東南部，延津，滑縣之西北部，開封，陳留，及杞，睢二縣。中山則於第一期告終八年即與趙戰（趙世家敬侯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殆於魏文侯之季年業經復國；但魏或尙保有一部，如趙敬侯六年所取魏在今河北趙縣之棘蒲。釋之者多疑非魏原所能及，實則殆即係中山所未盡復者也。魏地西自今陝西，歷山西，河南，而東極河北，山東，悉近於故黃河兩岸，在河以南者無幾；東西長而南狹，蓋爲一便

於水利四通八達之國也。

(三) 韓全境亦被黃河隔成兩部，而北多於南，此際北部無所發展（此部當韓未失上黨以前，始終無重大之損益）。南部所保有者，約益得今河南禹縣，登封，封丘，蘭封，及河北之長垣（乃得自衛之首垣）諸縣間地，亦殊無多。且如在開封以次之地，俱被魏地在延津開封間者所隔斷，故傳至第二期，屆昭侯時，終分入魏宋矣。又韓地雖亦近於黃河，但以大部俱被魏地所掩蔽，是以於河之北，僅自今河南溫縣東部之邢丘，及山西垣曲縣東部之武遂（此地或不只僅佔今垣曲境），各於魏境突出一隙地（魏於河以北濱河諸地，自今山西至河南，亦因韓地通過其間，故被隔成三部。如在垣曲西部之垣，不能東與在今河南濟源西部之王屋相接觸；在今溫縣西部之溫，又不能東與在今武陟西南之懷邢丘相接觸），以通於河之南。南部西於魏周之間，當今河南澠池，新安（前者於韓爲澠池，後者似爲宜陽之一部）以通於垣曲；東於周，魏之間，當今鞏縣，成皋（二縣名今昔相同），廣武（滎陽），原武（垣雍，此原在河以南），以通在溫縣之地。南北之出路既各甚狹；因易失而難守，一處喪卻，則全部運用不靈，故韓至後終失

敗於此點也。

(四) 楚於此期所滅之三國，蔡本包於其境內，蓋只將屬國夷爲郡縣而已。杞，莒則約爲今山東之安邱，昌樂，諸城，沂水，莒，日照及江蘇之贛榆，東海諸縣間地。楚之淮北，於滅莒後，殆即東至於海矣。唯杞地尙位於莒國之北，故楚滅杞時，不知是否先略得莒地之一部，抑效法晉獻假途於虞以滅虢之故技而借道於莒也。又杞境極小，楚似非貪其地，或緣其逼近齊之臨淄，滅杞實意在壓迫齊人也。至楚所失在今河南之陽翟，於龐然大國，喪之直等豪末；即所益與全境相比較，亦不足爲多也。

(五) 齊此期僅於南境拓得魯地，所益亦無幾也。
 (六) 趙，燕，越，依史記此期似其地各無變化，趙不知是否因晉陽之難，創劇痛深，尙在休養生息。燕或以處地僻遠，越或以事不預於中夏，而各不傳歟？諸小國及戎狄之狀態，已見上文，無可更論述者。至諸國首都所在，因於正文無從羅列一處，茲附叙於此。

(一) 秦於第一期，承春秋都於今陝西鳳翔縣之

雍。第二期獻公徙治今臨潼縣北五十里之櫟陽(秦本紀「二年城櫟陽」蓋即徙於茲際，亦即孝公所謂「獻公即位，……徙治櫟陽」者也)，孝公十二年又徙於今咸陽縣東三十里之咸陽，嗣後至秦亡未再徙。

(二) 魏初都於今山西夏縣之安邑，至第二期惠王三十一年徙於今河南開封之大梁(世多因秦本紀孝公十年「圍魏，安邑降之」之文，又竹書通稱：「惠成王九年，……徙都大梁」而疑之。按商君傳當孝公二十二年虜魏公子卬之前，鞅論伐魏，尙有「魏……都安邑」之語，此係道諸當事人之口，自較其他史文爲可信，因而魏於秦孝公十年所失之安邑，設非字有誤，亦斷非其都城)，即未更徙。

(三) 韓最初都於今山西臨汾縣之平陽。漢書地理志，潁川郡陽翟，班注：「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此」，又呂覽開春論高誘注：「韓氏本都弘農宜陽，其後都潁川陽翟」。按景侯時鄭尙未滅，韓何能已有新鄭？此似高注是，或韓因經營河以南，都平陽不便指揮，故遷居宜陽，其時期大致當在武子或景侯初年；陽翟則至遲應於景侯時入韓，殆得其地後便徙都之。及哀侯滅鄭更遷新鄭，終則如國策地名攷卷十三或者之

說，懿侯復還陽翟，而未再移易矣。班注之『景侯』，疑係『懿侯』之誤，否則『新鄭』乃『宜陽』之譌也。

(四) 趙初都今山西太原縣治之晉陽，獻侯初立，改治今河南湯陰縣西之中牟。策地攷卷八云：『後復居晉陽，趙肅侯徙都邯鄲』，狄箋采胡三省趙失邯鄲於魏時，若係其國都，安有趙不亡者？蓋肅侯三年趙始都邯鄲之說，似贊同之。按昔人每視一國之首都失，便意謂其國即亡，最爲治地理者之通病。殊弗知趙之邯鄲乃位於其國東南端，而全境亦爲當時之大國，一部失安能使牽動通體？且如楚昭王失其郢於吳，頃襄王又失之於秦，燕王噲失薊於齊，齊湣王失臨淄於燕，同時兼各喪他地甚多，而俱未即亡。則趙僅失一邯鄲，何所見而獨應傾覆？況魏甫拔邯鄲即被齊大敗於桂陵，更何暇經營趙之餘地？又攷魏世家稱：『魏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爲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此必因其地爲趙敬侯新都之所在，故魏欲出其不意襲而獲之以立朔；不然，雖克一城而不能獲趙君，朔終弗得即據有趙國，則魏此舉於朔於己又奚益哉？更攷竹書當此

時期多用『邯鄲』二字代表趙國，地設非趙都，則焉有泛舉一邑以代一國之理？是以趙世家云：『敬侯元年，……趙始都邯鄲』，漢地志，趙國邯鄲，班注：『趙敬侯自中牟徙此』，必非妄。胡氏之論，殆緣未周思其實際而誤發，狄則爲附和其居停而謬采也。又趙從此未再徙都。

(五) 齊都承呂氏在今山東臨淄縣之『臨淄』，迄王建亡國未改。

(六) 燕至戰國雖似始終都於今北平之『薊』，但燕世家『桓侯七年卒』，集解：『駟案系本日：『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又水經注卷十一『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分注曰：『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此爲春秋時之文公）』。地在今河北雄縣西北十五里（或謂即今易縣者誤，因宋忠等所指俱漢縣也。在今易縣者乃燕昭所城下都之『武陽』，據易水注便可知。後人殆緣古今適俱有易縣，而今縣又適別有燕都，遂牽混以古易即在今縣也）。按春秋時齊桓公定燕山戎之難，即在燕桓侯子莊公時代。而此役若依左傳，國語及齊太公世家，似只戰於令支，孤竹等所在之今河北遷安左近，

倘燕已都今雄縣，則與戎相去尙遠，禍不宜甚疾，而至乞援於異國；故世本所載未必確，或水經注語是。

文公徙都之故，攷燕薊都之北邊，與秦漢漁陽郡之北界殆無甚懸殊，只能至今昌平，密雲而止，較距遷安爲尤近；茲疑文公時東胡之患已起，其勢比山戎爲盛，因乃避之而徙易。至於何時移還舊所，或已在戰國初期燕釐公二十三年（公元前三八〇），齊取桑丘，三晉來救之後。桑丘在今徐水縣境，近於雄縣西南。此役燕呼援於許國，可見禍必嚴重，當即緣首都已危之故。然三晉雖並提兵而來，唯桑丘卻似未能奪還；援軍去而燕都既逼近齊地，且較諸薊尤無險可守，愈難安枕，依勢確弗容不避而之他；其重還故都，蓋在茲頃，嗣後只屆亡時方棄之而竄遼東。

（七）春秋時楚昭王十二年（魯定公六年），自今湖北江陵之郢徙都今宜城西南九十里之鄒，謂之『鄒』，後未知何時復還故都。漢地志南郡若縣注稱：『楚昭王畏吳，自鄒徙此，後復還鄒』，揆此文義，似昭王之身即經遷還。攷哀四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傳稱：『楚……葉公諸梁……曰：吳將沂江入鄒，將奔命

焉』，臨江之鄒，當是指在今江陵者；殆其際即因鄒復爲首都，而重兵在外，故葉公慮及之；不然楚沿江較鄒近吳之地尙多，胡爲獨言此鄒？是則其地之必關重要可知矣。茲疑自鄒還鄒實在昭王時。至楚曾侯鐘文：『惟王五十有六祀，徙自西陽』云云，是否指徙都而言，尙待攷；緣楚都所徙處，類仍名之曰『鄒』，此不宜獨異也。

楚徙還今江陵之鄒後，當戰國傳至頃襄王二十一年其地失於秦，乃走保今河南淮陽縣之陳城。據年表考烈王十年又遷於今安徽阜陽縣西北四十里細陽城之鉅陽；二十二年據世家更徙至今壽縣治之壽春，命曰『鄒』（遷至陳城與鉅陽時，未聞命名者，或史疏漏；譬如居陳時，楚決無襲用已亡國故號之理）。迄亡悉都此。

（八）越本都今浙江紹興縣之『會稽』。竹書云彼當周貞定王元年徙於琅邪，越絕書外傳記地傳，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漢書地理志，水經濰水注俱有相一之說；春秋大事表四有專論附合諸書，并云：『春秋時琅邪爲今山東沂州府（今日臨沂縣），其所屬日照縣向係海曲，爲沿海要地，疑所謂觀臺望東海，即於

此』。按越世家及吳越春秋於句踐滅吳後與魯泗東方百里事，越絕書德序外傳記作：『臨期，開陽復之於魯』。水經注卷二十五：『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漢故臨沂在今治北五十里，開陽在今臨沂治北十五里，二地相接，則吳越春秋之『臨期』當即後來漢臨沂縣地；更依世家等『方百里』之說，似今縣境無處更著琅邪，大事表蓋誤。攷漢琅邪在今山東諸城東南一百四十里，地理志於縣稱：『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亦可證顧說誤。不過田完世家則稱：『平公即位，田常爲相，……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爲封邑』。常割地自封，雖未必密繼於平公五年，然要應相去不遠；若周貞定元年，依年表業爲齊平之十三年，距田常攘得政權已久，似業在彼據琅邪之後；其時稽諸史固未聞越侵田氏之地，即如句踐歸吳所侵楚，宋，魯之地事。越絕書且稱：『中邦侵伐，因斯衰止』，是則同時越不應反有所攻取明矣，緣而不宜有徙都今山東境事亦必矣。又因地勢言，今諸城舍有齊之琅邪，尙宜有魯之牟

茲等地（或尙涉有莒地），而縣境則猶位於莒國所在之今莒縣東北。按莒於句踐身後方滅於楚，魯之亡尤晚。則越都焉有遠隔已地而孤處異國環境中之理？且恐亦無地容納之也。

越之習俗，斷髮文身，而山東地已高寒，決非越人所能耐。如吳越春秋外傳第十記句踐伐秦，軍士苦之，及還乃悅而爲詩曰：『……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即其證。此依天時可知越不應徙都北方。

淮水注云：『……句踐滅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則所居亦應擇一交通便利接近中夏腹部之要地，而乃僻處海濱，尙何從威服諸夏哉？更攷竹書紀越遷琅邪，僅在滅吳後四年。而吳亦一大國，其地東自黃海，南起渤海，北抵山東東南，西踰安徽沿江之地，以迄江西濱江南部分。越殺夫差時，不過只克其首都姑蘇左近，所未勘定者尙多，此豈短促期間所能蕺事？故楚世家於斯後二十九年楚惠王四十四年頃，猶稱『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若句踐已徙居今山東境，則勁齊睨其前，大楚伺其西，故吳

之隱患伏於後，實存在堪虞，縱令越極強，然一旦禍發，恐亦力難兼顧。句踐乃一機謀深遠之英主，且艱苦備嘗，諒不致躬蹈夫差之覆轍而竟昧大勢至於若斯其極。此依地利可知越不宜遠離故土。

安土重遷，乃人之恒情，況越人之飲食起居亦必難強同於華夏，暫爾伐秦，士已弗悅，更何能長離其溫飽易圖之故鄉，而久居荒寒礪礪之異地？想深悉世變之句踐，斷不應有此大失人和之舉。

依上諸證論，凡若漢地志，濰水注，大事表顯言越會都今山東境，必誤。餘若越絕書，吳越春秋所舉之琅邪，二書既未明言其所在，故是否與漢地志等所指相同，尙難確斷。吳越春秋稱：『自句踐至于親，二百二十四年。親衆皆失，而去琅邪，徙于吳矣』（此所叙人事及書年俱弗合，不過茲引之乃藉以證地望，餘可不論），度此語氣，似係自北而南遷，因越於茲避楚絕無由吳以南而來之理，或趙睡意謂琅邪亦即在今山東者。越絕書則稱：『句踐徙治山北，引屬東海，伐吳……從琅邪起觀臺，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所謂伐吳前後之『東海』，當俱指同一區域，是則琅邪

應去會稽弗遠，而與他說有異。其或緣此琅邪地望不著；在今山東者則衆所昭晰，又適有始皇所築之臺，班固等遂盡張冠李戴，誤以句踐所徙亦在其間也。

句踐時越都雖未去今紹興左近，但越世家叙楚滅越事則稱：『楚威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是楚師未至今紹興境而越已君死國亡，則其際越都業不在浙水以南可知矣；此似竹書周安王二十三年『於越遷於吳』之說不虛，時爲越王翳之三十三年也。吳越春秋殆未確悉越之史事，故言無疆後更傳三世至親方從琅邪徙吳而被楚所滅，固誤。越絕書雖云無疆滅自楚威，而不知時都於吳，亦弗當。

越絕書又稱：『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親以上至句踐，凡八君，都琅邪』。是或楚滅無疆後尙有伐浙水以南越人之事（越世家稱：『楚……盡取故吳……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楚威時兵既未踰浙江，則存餘之越尙無須臣服；此必於後楚更來侵畧，越乃歸順耳）。『南山』與當句踐未滅吳時所居之『山北』似同爲一山，疑即係會稽山。著者約爲後漢時人，雖不知越會都吳，然既云無疆爲楚所滅，則越世家於茲地已

至浙江之說諒不容弗知。而猶謂親自琅邪走南山者，此必二地同在浙水以南，越於分立後，其君仍有都琅邪者，及楚又來襲，遂走避南山，因亦可證此琅邪與在今山東者有別（錢賓四先生諸子繫年第三章云：『考安徽滁縣亦有琅邪山，或句踐琅邪在滁不在浙，於當時形勢差合也』。按大事表六中云：『潞州屬吳』，吳滅地宜屬越，其間既有琅邪，位置似覺相當；但此山是否春秋戰國已著其名，且滁縣距海已遠，築臺以望之恐不可能。又越絕書等於起臺望東海俱稱：『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則觀臺始為督練海軍而起，其去海必不遠，方易於指擢；如是尤與滁縣地勢不合。似以根據越失故吳後尚有琅邪，而求之於浙水以南為宜也）。

諸小國之所都：

(一) 周至戰國，依策地攷卷一始都今河南洛陽縣東北二十里之洛陽（即成周，春秋大事表七之一云：『在今縣城東二十里』），赧王初立，遷於西周所居今洛陽西北二十里之河南（即王城，為周公所營之洛邑，大事表云：『在今縣城內西偏』），而故都為東周所據。

- (二) 鄭都今河南新鄭縣西北之新鄭。
- (三) 蔡都今安徽壽縣北三十里下蔡城之『州來』。
- (四) 衛都今河北濮陽縣西南三十里之『濮陽』。

- (五) 宋都今河南商丘縣西南之商丘。
- (六) 魯都山東曲阜縣治之曲阜。
- (七) 鄒都山東鄒縣東南二十六里古邾城稍北數里之釋。
- (八) 倪都山東滕縣東六里之鄆城。
- (九) 任都山東濟寧縣治。
- (十) 滕都山東滕縣西南十四里之古滕城（今縣志及元和郡縣志俱云在西南十五里）。

(十一) 薛都疑在今江蘇邳縣境；滕縣南四十里之薛城似即春秋經莊三十一年所築臺之薛。

- (十二) 莒都山東莒縣之莒。
- (十三) 杞都山東安丘縣東北三十里之瀆于故城。
- (十四) 郟都據大事表四云：在山東郟城縣西南百里之古郟城。而縣志稱：『即城北舊墟也，……城蹟尚存』。不識表何所據而異。
- (十五) 費都，日知錄卷七云：『在費縣（屬山東）西北二十里』，大事表七之一云：『在今……費縣治西南七十里』，縣志稱：『遺址在今縣治西北二十五里，……城內……有村曰古城，城外附近村曰東

鄴城，西鄴城』，似錄語略相近。

(十六)晉自被分後，所都無可攷。但於時彼在今山西曲沃縣西南二里所謂新田之絳既尚保有，或仍都其地，未嘗移徙。

諸戎國類居無定所，故多難言其君之所居；唯中山，義渠，巴，蜀尙可攷見。

(一)中山，策地攷卷十五稱：『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地理志常山郡靈壽縣「中山桓公居此」。蓋中山初封本在今定州，及爲魏拔乃徙居正定府之靈壽縣東。按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一年所攻中山之地，如丹丘，華陽俱在今河北曲陽縣境，鴨之塞在唐縣，及所取之石邑即今石家莊，封龍在獲鹿東南，東垣在正定縣南八里，大致皆分布於靈壽左近；趙殆即因上諸地俱環衛中山之國都，故攻取之也。又惠文王三年稱：『滅中山，……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亦可證靈壽必係中山所都，故主父於初滅以後自其間還歸也。程氏謂中山都靈壽之說蓋不誤，至曾否都今定縣之盧奴，尙待考（策地攷又引『路史』

杜佑曰：「常山靈壽中山國有故城，城中有山，故號中山，漢中山王

靖始移居盧奴』，是杜氏不主戰國之中山都今定縣矣。

(二)義渠，史記匈奴傳稱：『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是義渠獨有定居。按此國之疆域本甚大，如漢代之北地上郡，西河俱跨有其地，而北地郡獨有義渠道之設置，地在今甘肅寧縣西北，或漢代即緣此係義渠曩日建都之所，而特以其國號爲名以存古歟？

(三)巴，華陽國志巴志稱：『巴子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閬中』。江州在今四川巴縣西，墊江爲今合川縣治，平都爲今酆都縣治，閬中故城在今縣治西。左傳桓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杜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水經江水注亦因杜說而云：『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七國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執其王，……而置巴郡焉，治江州』。又於『江水……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下云：『舊巴子別都也（酆氏於巴稱王以下，均係依據華陽國志而爲之辭也）』。常璩所言或確。

(四)蜀，常氏蜀志云：『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開明王；

徙治成都。郫邑即今四川郫縣，瞿上在雙流縣東，成都即今縣治，三縣接界。按志未言蜀始都於某地，或已無攷。又杜宇若當七國稱王時稱帝，則其事於秦業在惠文改元以後，至開明王所見尤晚，且更後似尙有繼立者。倘參以史記秦滅蜀事，依余說在惠文前元

九年固不相合；即在惠後九年，似歷世蜀主若許事，亦難於一短促期間閱盡。且常志所叙，多有近於神話處，其語恐未必足信。只所舉地，秦於滅蜀後即以成都爲郡治，而如瞿上當其南，郫接其北，依地勢度之，蜀曾各以爲首都，或尙是。

教育研究

第十六期目錄

現代教育思想家（挿圖）	蔣徑三
現代教育思潮	雷通群
現象學的教育思潮之研究與批判	馬鴻述
中國現行教育法令研究特輯	鄒鴻操
中國國民軍訓之回顧與展望	高時良
廣州市小學教師生活之研究	陳振名
廣州市小學衛生教學之研究	廖奉真
心理衛生之應用	陳孝禪
國外教育研究摘要	方惇頤

二十五年九月號

第十七期目錄

第十一屆世界運體會（挿圖）	林礪儒
中國師範教育問題	陳榮捷
中國高等教育的幾個衝突問題	曾昭森
初等教育的幾個衝突問題	馬鴻述
督學與課程研究	陳孝禪
讀物與課程大小對閱讀效率的影響之研究	林錦成
蘇俄兒童犯罪問題之計算方法	譚允恩
廣州市七大同書館考察報告	方惇頤
青年生活問題與興趣之研究	朱哲能
兒童的推理能力之研究	方惇頤
學生的成績與出席情形之關係的研究	方惇頤
美國大學指導一年級學生的辦法	方惇頤
大班教學與小班教學的效率之比較	方惇頤

二十五年十月號

發行處：國立中央書局

每冊一元二角五分，全年一元五角

地理教育

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一日

目錄

二卷弁言	胡煥庸
綏遠省之軍事地理	張其昀
綏遠省形勢概論	李海晨
河內西貢通車與我國西南邊疆之關係	袁著
山西省縱貫旅行	嚴德一
廣東的民生	張憲慈
日常的氣象智識	嚴欽尚
地圖——中國人口密度	胡煥庸

參考資料	嚴德一
試題彙要	吳永成
書報介紹——地形學	王維屏
黃河志	王維屏
黃河概況及治本探討	王維屏
日本國勢圖會	王維屏
論文摘要及索引	嚴欽尚
時事輯要	胡煥庸

定價

每冊一元二角五分，全年一元五角

發行

中國地理教育研究會 地址：南京中央大學地理系

四川月報 第九卷 第五期 (二十五年十一月份)

編輯與發行者 重慶中國銀行 定價 每冊三角 全年十二冊三元 郵費在內

【專載】

四川菸葉產銷概況 柯羽操遊藏記(續九卷二期)

【財政】

【一般概況】財政廳嚴令各財政區依限攤解十一、十二兩月款項，財廳限期登記息金欠條及臨時收據，財廳對渝金融界各種借款償還辦法，丹稜定期收回分半息借券，簡陽二十五年年度預算

【田賦】省府電各縣分四月攤解欠賦，各縣征糧情形，省府規定災區糧稅減免辦法

【捐稅】財廳派員視察稅務，省府改定省稅解繳辦法，川區稅務局照新稅法征收火柴稅，川印花稅近況，川所得稅近訊(四則)，川營業稅近訊(二則)，川地方稅局近訊(四則)，稅款被劫應由專署及縣局負責賠償，省府製定匪犯各縣遺失契紙補印新契辦法，省府令裁撤開桐油稅

【金融】

【一般概況】各市縣金融近況，省府嚴禁高利貸，重慶市十一月份金融統計表(三張)

【銀錢業】善債繳存儲蓄準備財部准照七折辦理，瀘縣農民銀行農貸所開幕，四川省銀行近訊，重慶平民銀行即將改組，自流井錢莊調查，省合作金庫開幕，信託局渝分局改訂同業押放款辦法

【貨幣】財部籌備在渝設造幣分廠，三台現有舊幣沽計，西康貨幣近況，川省銀行續發幣券

【商業】

【一般概況】渝市商會調查工業狀況，松潘商業近況，瀘縣商業近況，重慶市十一月份重要商品價格及成交統計表(十二張)

【進出口業】財部修正稽查進口貨物運銷章程，走私及防私情形

【出口業】實部提倡川貨直接輸出，川蠶絲業近

訊 桐油業近況 川鹽業近況

【進出口統計】重慶市十月份食米進出口調查，重慶市本年七八九三月紙烟口統計，重慶十月份藥材山貨等出口統計，重慶十月份出口桐油牛皮豬鬃統計，萬縣十月份桐油出口統計，川西九十兩月商貨輸出統計

【其他各業】渝馥亞等公司違法播曹被查封

【產業】

【土產調查】岳池之三大特產，涪陵榨菜產量減少，綦江流成廣柑歉收，松潘野狗皮產量減少

【農業】省府核定稻麥改進所組織規程，四川棉業概況，各縣旱荒近訊，渝民食調劑會購米救荒，通江森林調查，水利近訊，倉儲近訊，農村合作近訊

【鑛業】石燕橋煤礦概況，成州發現銅礦

【製造業】四川水泥公司近訊，曾子唯等籌辦國紙製造廠，全川現存火柴廠統計，璧山織布業概況，三峽染織工廠停工，成都兆豐麵粉廠成立

【水電業】全川電廠調查，重慶電力廠籌備費本，度政重慶市定期實行新衡器，萬縣新衡器，物價折合表，省府公佈度量衡營業條例施行規則

【交通】

【一般概況】十六區交通狀況，重慶市交通工具統計

【公路】川公路交通委會定期成章，川滇公路定期開工，川黔川陝沿線招商承辦旅館，川湘路修整完竣，川鄂路近訊，川陝路近訊，公路局特開重慶山洞班車

【鐵路】成渝鐵路近訊

【航空】渝昆航線停駛，民裕輪船碼頭

【郵電】郵局停發「限四川用」郵票，郵局投遞

包裹改用電停通知 省府飭各縣登記電話職工

【社會一瞥】

【一般概況】成都市近訊，重慶市近訊，巴縣一督擬為新劃區署調查，行政院批准崇寧屯設靖化縣，川新生活運動近訊，行政院新頒各省市縣設置公墓暫行辦法，全川新聞雜誌業統計

【保甲】行營調查川保甲進展狀況，省府令各市縣厲行連坐

【人口統計】成都市十月份戶口統計，成都八月份戶口及生死人數統計，成都市八月份外僑統計，重慶市十月份戶口調查，簡陽保甲及戶口統計，重慶市十月份戶口調查

【無育】興文縣教育支抽，川教廳擬定邊教計劃，省府規定學校教育注意事項，川同等學力生請縣限制參加會考，教育廳規定小學音樂教材，巴縣立初級小學教育調查，義務教育近訊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禁煙】省府禁煙總指示肅毒宣傳辦法，禁煙近訊(二則)

西漢地理考辨（二則）

高祖末年十五郡

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曰：「高祖末年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十五郡者，河東一，河內二，河南三，所謂三河也；南陽四；自江陵以西至蜀，則南郡五，巴郡六，蜀郡七；北自雲中至隴西，則雲中八，上郡九，北地十，隴西十一；而自山以西尚有上黨，巴蜀之北尚有漢中廣漢，共十四郡，加內史爲十五；此高祖十二年之疆理也。東郡，潁川其上年已罷屬梁，淮陽（見高祖紀）史公誤紀。

全祖望稽疑曰：「案史公此言似尚有誤，漢初天子自屬之地雖少，然不止十五郡也。」全所舉凡十八郡，無上黨，有東郡，潁川，魏郡，武陵。又曰：

譚其驥

「高帝十一年曾罷東郡以益梁，罷潁川郡以益淮陽，然不久二國皆罷。」按高帝十一年梁，淮陽建國後，淮陽至孝惠元年王友徙趙始國除，梁至呂后七年王恢徙趙始更封呂產，此謂不久二國皆罷，殊非事實，則東郡潁川不當數。魏郡據濁漳水注高帝十二年始置，其時或已在孝惠嗣位之後；武陵雖即秦之黔中，經楚漢紛亂，蓋已廢棄於蠻，故二郡亦不在十五郡數內。

齊召南考證曰：「此以秦地計之，於三十六郡得十五縣也。若計高帝所自立之郡，則不止於十五矣。」齊所舉無廣漢，有東郡，潁川，而以河南，河內爲一，以即秦之三川郡也。按史公此言所紀係高祖末年事，距秦之亡亦已久矣，決無以秦郡計當時疆理之理。且史公不曰河東三川而曰三河，是從漢制之明證也，安得強合之以爲二郡乎？錢大昕攷異從史公原文，列十五郡名，有東郡，潁川，無上黨，廣漢。不知上文明言「太行左轉爲齊趙國」，

「距山以東盡諸侯地」，上黨既在太行之右，（換言之即山西），非趙地，亦非代境，則必當爲漢郡之一也。

王國維漢郡考從史公原文十五郡，益以上黨爲十六，以爲「此高帝五年初定天下時之郡數也。六年，以雲中屬代，則并內史得十五郡。至十一年，復置雲中，而罷東郡以益梁，罷潁川郡以益淮陽，則并內史爲十四郡。史公習聞東郡潁川之爲漢郡，故既稱與內史爲十五，又并數東郡，潁川。」按王說新穎動人，細核之則與當時事實全不相符。高帝五年時，齊代無王，齊地八郡，代地四郡，並當屬漢，是漢郡豈祇十餘而已哉？若以爲此諸郡越諸侯地遠屬於漢，與山西近郡異，似不宜計及，則姑置之不論亦可。然其時故秦內史尚別爲渭南，河上，中地三郡，是即就山西而言，亦不止十六郡也。而潁川爲韓王信封地，轉以爲漢郡之一，何耶？六年，齊，代受封，韓徙太原，至是天子自屬之地與高祖末年大同；所異者，東郡，潁川屬漢，雲中屬代。計凡渭南，河上，中地，河東，河內，河南，

南郡，巴郡，蜀郡，漢中，上黨，上郡，北地，隴西，東郡，潁川，并新置之廣漢（華縣國志水經江水注），共十八郡，亦不止十五郡也。是年秋，韓王信叛降匈奴，國除，漢又得太原一郡，則爲十九郡。九年，渭南等三郡并爲內史，則爲十七郡。十一年，以太原易雲中於代，以東郡，潁川益梁，淮陽，於是爲十五郡，亦非十四郡也。王非不知韓代國境之遷革者，奈何竟棄而不問，作此新奇之說，豈立異以爲高耶？

枚乘傳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枚乘傳，吳楚七國反，枚乘復說吳王曰：「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

「二十四郡，十七諸侯」者，文帝十六年以後，後元七年以前之封略也。乘此言雖發於景帝三年，而所指郡國數則係文帝末年時事，猶吾輩今日之言「十八行省」「二十二行省」也。高祖末年時舊郡十五，其中

內史分爲左右；（錢大昭辨疑曰：公卿表，景帝元年，中大夫錯爲左內史，二年，左內史翳錯爲御史大夫，則分置左右又在景帝之前，地理志以爲武帝建元六年分置者固非，而此表以爲景二年分置者亦未的也）。益以魏郡（高帝十二年置），潁川，東郡（淮陽與梁自高后時或文帝初改封，已不復得東郡，潁川，賈誼傳極言淮陽之小，又請割東郡以益梁，可證），淮陽，汝南（二郡故淮陽國，文帝十二年王武徙於梁，屬漢爲郡），河間（文帝十五年河間哀王子彭祖爲廣川王，建國實因於舊郡。惟文帝時此郡之果名廣川與否，不可得而知），琅邪（文帝十六年分齊爲六，齊，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分王悼惠王六子，而琅邪不以封，屬漢爲郡）是爲二十四郡。楚，吳，長沙，燕，趙，城陽，代，梁，齊，濟北，濟南，菑川，膠西，膠東，淮南，衡山，廬江，爲是十七諸侯。

全祖望曰：「是言景帝時之封略也，而攷之亦不盡合。時景帝已分內史爲二，而取南郡建爲臨江國，則仍十八郡也（指高祖末年郡數，見上條）。楚削東海及薛郡，趙削常山，而長沙王國不復得分置之桂陽（所謂「長沙無南邊」），則祇二十二郡也。時方削吳

之會稽及鄣郡，故乘以二十四言之；而實則吳不奉削地之詔，二郡未入漢也。其曰十七諸侯，以是時所建國數之亦不合。文帝以前舊國十六，景帝封者六，凡二十二。」按全以乘所言郡國數即係景帝三年時規制，故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無一可合。且楚削薛郡不見於史傳，全謂見於翳錯傳，然遍查史漢錯傳，實無此語；武陵至武帝時經營西南夷始開復，則所舉二十四郡中，其真爲吳楚時天子所自有者不過二十郡，而脫去琅邪，上黨二郡。

王國維曰：「十七諸侯爲文景簡之事（史記諸侯年表唯文帝後七年及景帝元年共十七國）。夫十七諸侯既數文景間之諸侯，知二十四郡亦數文景間之郡也。此二十四郡者，除高帝時十四郡外（見上條）；則左內史一，右內史二，東郡三，潁川四，淮陽五，琅邪六，河間七，益上十四郡爲二十一郡；其餘三郡則當爲汝南，魏郡，廣漢，此文帝末年郡數也。」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非必景帝三年時事，此義王氏首發之，卓見可欽；然以爲文帝後七年景帝元年之事，則誤矣。文帝後七年長沙王吳產薨，無嗣，國

除，安得仍有十七諸侯乎？其數二十四郡，內史既已分左右，而所謂高帝時舊郡中，又數及內史，尤為疏謬。（景帝紀，中六年詔曰：「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或

以此為景帝時內史分三郡之證，於左右內史外，復以「主爵中尉」充數。按主爵中尉不治民，武帝太初元年省其員，改設有扶風，始同郡守，則景帝時不得有三輔也。「三輔」之稱，當係史家追改。

成師校刊

●次一版出日五每●

第三卷 第三十六七期

古蘭譯解…… 范好古

回教的法律(三)…… 丁少雲

北平成達師範學校福德國書館徵書啓

福德國書館籌備委員簡章

校聞(七則)

第三卷 第三十八九期

古蘭譯解…… 金德寶

回教的法律(四)…… 丁少雲

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公函

校聞(五則)

第三卷 第四十，四十一期

古蘭譯解…… 范好古

西北概況與回漢問題…… 梅貽寶先生講

校聞(四則)…… 馬湘記

插圖(二幅)

第三卷 第四十二，四十三期

古蘭譯解…… 金德寶

聖訓中對修身養性的教訓…… 馬保乾

福德國書館徵書啓

校聞(六則)

插圖(二幅)

第三卷 第四十四，四十五期

古蘭譯解…… 馬天慈

人生的意義…… 閻錫章

校聞(六則)

插圖(三幅)

定價：
每期大洋壹分預
定全年六十二期
大洋叁角(郵費
在內)

編輯者：
北平成達師範學
校成師校刊社

發行者：
東四南成達師範
出版部

邊事研究

第五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廿日

目錄

對西安事變之痛言	中國人民陣線之錯誤	日德協定與我國	由綏事說到虛聲恫嚇以華制華	海南島探檢記	內蒙交通之一瞥	新張北部的塔城	海南島之鑛業	熱河(續)	蘇聯赤化極東之根據點——新疆	日本對東北移民計劃之驚人	東北畜產近况之一瞥	蒙旗開闢郵路二千六百里	蒙民
寶震寰	楊仲華	一	邱懷瑾	陳昭天	警	宮	林	林	陶	金	前	蒙	民

西北水利亟待開發	西康盧定赤禍之追述	滇民力爭滾龍為界	世界三大陣線之展望	列強角逐下之西班牙內戰	歐洲民主主義集團	之組成與世界和平	為章州民衆奮勇勦赤	告國內各民族同胞書	一月來邊事輯要	綏戰紀詳	其他一月邊事要聞	編後談話	記者
寶震寰	楊仲華	一	邱懷瑾	陳昭天	警	宮	林	林	陶	金	前	蒙	民

定價：
每冊大洋二角
全年大洋二元
郵費在內

發行所：
南京邊事研究會

論利瑪竇地圖答鮎澤信太郎學士書

洪煨蓮

讀剛先生史席：茲寄上「答鮎澤信太郎學士書」副稿一通，如得便披露於禹貢中，或亦凡留意於利瑪竇世界地圖者所樂聞者也。鮎澤先生所撰二文：「利瑪竇の世界地に就いて」在地球第二十六卷第四號（昭和十一年1936十月），「月令廣義所載の山海輿地全圖と其の系統」在地理學第十二卷第十號（昭和十一年十月）中。此外尚有「利瑪竇の兩儀玄覽圖に就いて」在歷史教育第十一卷中，業尙未見其文；想其中當有更詳細之報告也。專此順頌撰祺。弟洪業啓。廿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昨得來教，並「利瑪竇之世界地圖」，「月令廣義所載之山海輿地全圖及其系統」大箸二本，又兩儀玄覽圖分合影片，共五紙。鴻文新發，嘉惠遠來，拜誦之餘，欣感奚似！

萬曆間之八幅地圖，拙撰「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文中僅依零殘史料，疑其刻者爲李應試，刻時在三十年與三十四年之間，而其圖之名稱尙未可得而考。今因公發見原圖，乃知刻者果爲李應試，刻時在萬曆三十一年，而圖名兩儀玄覽圖也。積疑頓解，快何如之！

顧大文中謂此圖由馮應京李應試二人合作而成；馮氏並未嘗別刻一圖於前；拙作繪圖年表遂荷訂正，合二條

而爲一。竊疑此端尙有討論餘地。圖中雖有馮氏序文，然序中無一語及李氏，李氏序中亦無一語及馮氏。李氏別有跋文一段，列舉鍾伯相，黃芳濟，倪一誠，丘良稟，徐必登諸人，識其參預之功；亦無一語及馮氏。然則馮氏序文殆猶如吳中明氏序文，皆轉載而來耳，初與此圖無關也。馮氏所刻之圖，據利氏人華記錄當爲二小圖，殆即方輿勝略中二小圖之祖本；其圖疑與今李應試所刻之兩儀玄覽圖亦迥不相同也。馮氏原圖不知尙在霄壤間否？將來倘復發見，其足快人意，當又如今之再見八幅圖也。絕徼同文記所引之序言，業昔疑其出於馮氏原作；然僅據中山教授所轉引之數語爲斷耳。業訪求

同文記，數月未能得，然東京內閣文庫有之。公如就近得便檢閱，其中或尚有直接抑間接史料可作吾人對馮氏刻圖之時地年月為更切實之認識。又方輿勝略所附之各國度分表頗有記注文字，不見於坤輿萬國全圖中；業昔謂其或出於李應試之八幅圖，姑記其疑，以待後考。今玄覽圖既出，而其中並無此類文字；然則竟出於何處？不知同文記有以解此謎否？

英國翟博士以倫敦本及瓦第剛本之坤輿萬國全圖二者相校，而斷倫敦本為滿清入關後，就板挖改之本。拙文雖亦轉述此端，然不以列諸繪圖年表中者，表中各條，皆先以利氏敘述為據，而後加以考訂者也。公增此條於表，似與拙例未符。大著據翟氏所記倫敦本中減分減秒表有數目之誤刻者四（翟氏以算法訂正之），而京都藏本不誤，遂謂倫敦本殆出於重刻，而非僅挖改之板。業於此端，亦微覺未安。蓋坤輿萬國全圖，當時原有二板，雖同一刻工所為，難保其二本之中盡無離異。試問：京都藏本出於昔之毀於北京之本歟？抑移存杭州本歟？今吾人倘未能定京都本之必出於杭板，則倫敦本必出於重刻之結論似尚嫌太早也。

月令廣義，業曾檢閱一過。拙文注中謂其書頗雜迷信，疑不出於馮應京。今得讀大著，乃覺業所見之本，全闕首卷。其中既有萬曆辛丑仲春戴任序，及壬寅中春顧起元序，則馮氏原稿之成，實在其親見利氏之先，故其書不似信天主教者所為也。拙文舊注，宜訂正矣。首卷中之山海輿地全圖及圖說等，亦業所未見；故拙文中以三才圖會所載之圖及圖說為出於吳中明所刻之圖；不知其直接出於月令廣義而間接出於吳氏圖耳。公所發見，此亦可補拙文之闕也。謹拜受教益。

國際風雲，輿圖改色；揚波助瀾者，貌同而心異。史地之學，典籍散闕；商考舊實者，貌異而心同。此覆鮎澤信太郎學士。 洪業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氣象雜誌

第二十卷 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要目

- 杭州的氣候……竺可楨著 程純樞譯
- 中國之寒潮……盧 鋈
- 湖北省雨量之分佈……殷來朝
-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全國天氣概況……
- 氣象消息與通訊……
-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各地氣象紀錄摘要……

中國氣象學會

馬哥孛羅故居巡禮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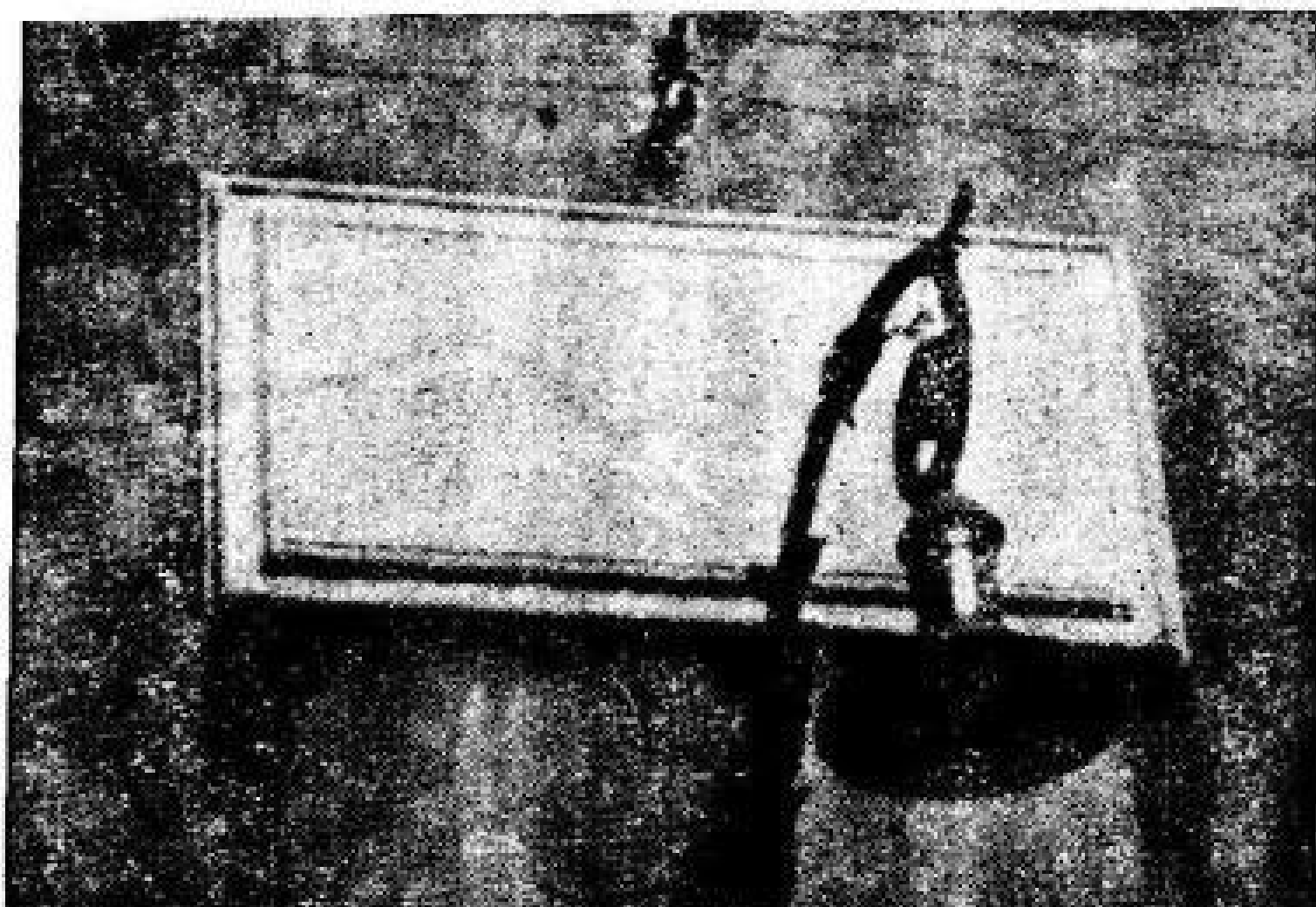
王重民

顏剛先生史席：別後條已二載，無日不想作書，無日得能作成，至今天，真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矣！弟在巴黎曾得有關地理之舊書少許，此次赴羅馬，又見到畢方濟坤輿全圖，艾儒畧萬國全圖單刻本，似在吾國爲佚籍。又得樊守義身見錄一書——樊氏於康熙四十六年隨艾若瑟神父來歐洲，將所見者著爲此書，國人來歐者不自樊氏始，而作有遊記，則似以樊氏爲第一人。將來擬稍稍整理，爲萬寶補白，不知先生以爲如何也。茲隨函奉上馬哥孛羅故居巡禮記一短篇，請教正！內有插圖四幅，萬寶能印最好，不能印請轉寄簡又文先生（上海淳信路四十五號）。前日見伯希和先生，交下先生所欲攝影之敦煌本尚書清單，弟當清查，爲先生妥照。巴黎所藏，必能如所開示辦到，倫敦有者，可即通信向覺明先生，其柏林所藏吐魯番出土者，弟有照片，如此則歐洲所有，可湊一全份也。弟新從羅馬歸來未久，又值學期開始，稍覺忙，數日後俟一清查，再爲奉陳也。匆匆，即請著安！弟王重民。
十一月二十日。



今年九月，余將赴威尼斯，戴密微先生（Prof. Paul Demiéville）謂：「威尼斯有馬哥孛羅故居，不可不往觀也」，余聞之甚樂。既抵威尼斯，問居停主人，居停主人知其地。蓋孛羅之返歸故里也，人謂其得巨富，擁資逾百萬，因以「百萬」名其所居街巷（Campo del Milione），至今猶煊赫在人耳目。然孛羅之享盛名，固不在此而在其遊記也。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請居停少主人爲導引，往謁孛羅故居。過馬哥孛羅橋（Ponte Marco Polo 插圖一），至「百萬」小方場，右轉對面，



孛羅住宅在焉。原屋已圯，今重修，開為電影院矣（插圖二）。大門頂楣，嵌一長方白石（插圖三），鐫有紀念文字如下：

Qui furono le case
di
Marco Polo
Che Viaggiò le più lontane
Regioni dell'Asia
e le descrisse
.....
Per decreti del Comune
MDCCLXXXI.

譯文

斯屋舊址，為馬哥孛羅故居。伊曾遠遊亞洲，並著有遊記。茲奉公府命，建碑以為紀念。時

一千八百八十一年。

按威尼斯共和國，合併於意大利在一八六六年，此所稱公府（Comune）蓋指威尼斯市政府也。重建新屋之後，



市政府猶令刊石為記，其對於孛羅之尊敬不忘也如是！

右面隔河，為孛羅故宮，建築較宏敞，猶為十二三世紀時原物。蓋其祖世舊居，而曾用為客廳，以陳列貴重器物者。門牆上彫刻，知者謂為十二三世紀時作品，頗精緻（插圖四。攝影時適有一舟子駕舟過門前，以河為街，以舟代

車，此為威尼斯所特有。）。徘徊久之，居停少主人為攝影六，以為紀念。緬想此一代偉人，久宦吾國，播我歷史於西方，留大著作於後世；余今亦備書海外，碌碌無

海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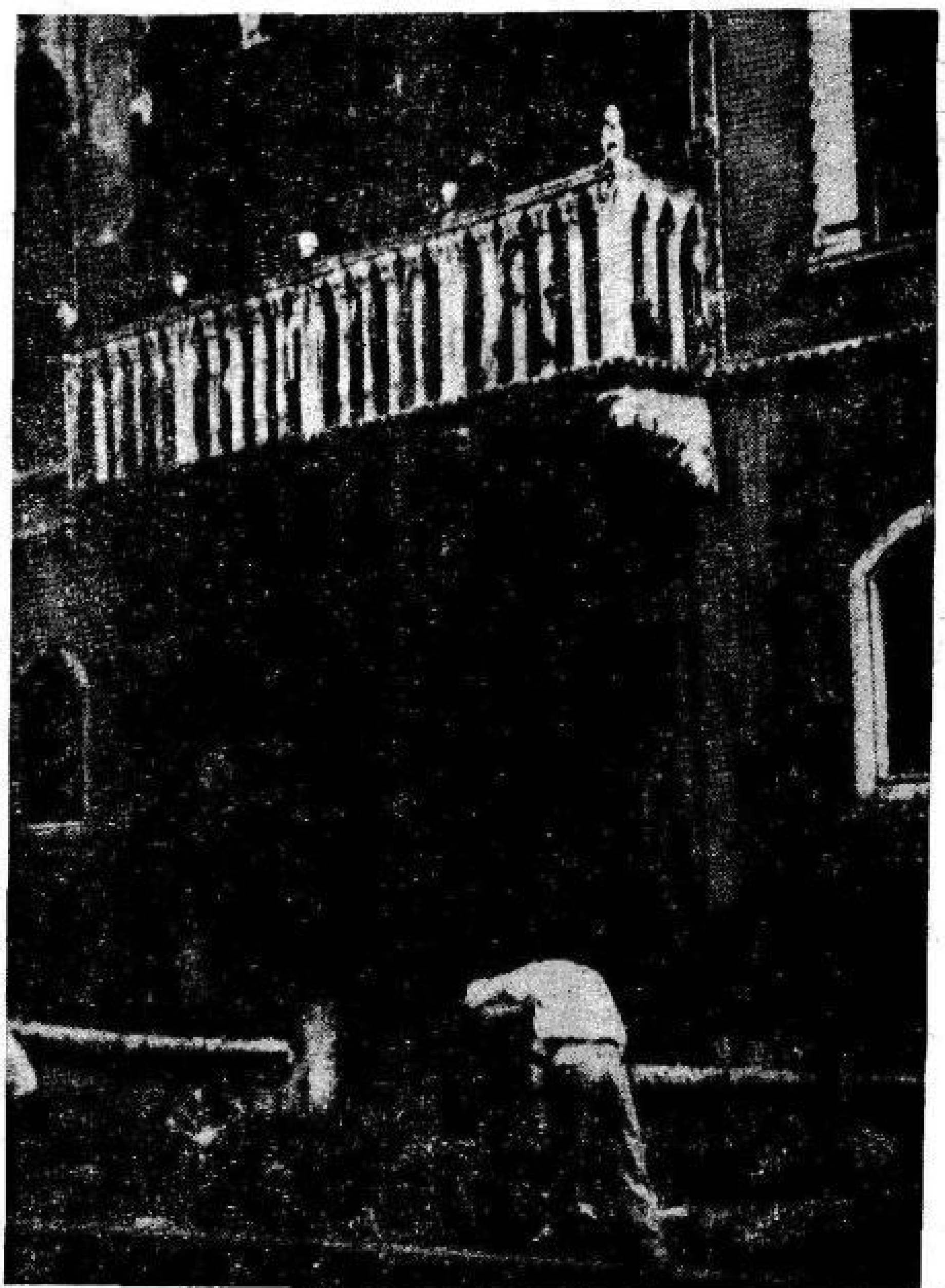
創刊號要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創刊辭	編者
歐洲侵略陣線與和平陣線	石凡
中國當前政治形勢的特點	民鋒
西北開發與林牧國營	趙長年
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及其演變	彌民
發展青海牧畜事業之方策	趙惠民
農村婚姻問題之研究	羅鋒
復興農村與農村工業化	西英
談談人類的消化過程	仲康
由農村復興談到農家副業	高映明
農村調查嘗試記	羅溥鑒
貯穀害蟲及其防除法	馬世駿
蘇俄農業共同經營組織論	韓璋譯

外蒙古的經濟情況	慧敏譯
國際通商關係的雙互主義	子雲譯
中國的租佃制度及租佃問題	雲卿譯
蘇俄新憲法與農林行政機構	王自和譯
不信上帝的人	蘇西
月亮升起	陶涇譯
青天和碧水	芳君
永別	馬遇乾
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	王殿祥
魯迅死了	李增華
給露西的信	王廷蓮
思鄉	楊生沼
荆棘	張德元

發行總處：青島海平學會
 代售處：青島海平學會
 定價：本期刊實每冊一角



成，不禁感慨係之矣！

在羅馬見華嘉教授(Prof. Giovanni Vacca)，稱威尼斯有一東亞地圖，為李羅以後利瑪竇未至中國以前所繪，約當我元明之間。意者或有參考李羅携來我國地圖之處，頗以未見為憾。

又Palais des Doges有李羅造像，余曾攝影，惜未洗出。國人再有過威尼斯者，往攝一份，亦旅途中韻事也。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追記於巴黎。

萬寶半月刊 第六卷 第十期 馬哥李羅故居巡禮記

五五

申報六十周年紀念

三版中國分省新圖出書

翁文灝 丁文江 曾世英 編製

立體模型

集專之家心力——樹輿圖之權威

彩色印刷

本館前以六十周年紀念特請翁文灝丁文江曾世英三先生編纂本圖發行以來業已再板綜合銷數超過廿萬部以本圖撰繪詳明印刷精美不僅公私機關學校共同採用且并家喻戶曉幾於人手一編現在三板發行更由編者加意改良益求美備茲特列舉各點如下

每部實價國幣三元
外加郵費一角六分

總發行所 上海申報館售書科

分發行所
南京 建康路三二五號申報辦事處
北平 西南園廿三號楊仲華君
天津 法租界廿四號路好樂里七號
張師義君
▲特約經售：生活書店 開明書店

●地名增多 前以本圖力求地形明晰起見所列地名猶嫌不足茲已自六千餘處增至一萬餘處

●校閱精詳 三板於付印前曾將底稿分寄各省官署大學以及專家學者共同研究多定獲校之功舉凡舊有疏漏之處率予補訂改正

●改良索引 前撰索引三百萬分一地圖合經緯二度為一格他圖合四度為一格其地點密集之區檢查間感困難三板於原有分格外再按小數縱橫各分十格索引自形便利

●材料更新 三板為力求精確起見舉凡四川甘肅寧夏各省均用最新之材料凡在本年五月間規畫之公路以及六月前更改之政區均屢經改板俾得逐一更正

●充實內容 三板於原有各圖之外加入立體模型，土壤分配，磁針偏差諸圖均為中國地圖之初期倡作又吉綏熱察甘寧各省圖亦均改用三百萬分之一以期清晰

●立體模型 本圖附有專製之紅綠眼鏡俾可映視特印之地形圖以求得正確之立體模型為舊式地圖所未有

中世紀西方史者關於維吾爾之研究

Bretschneider 著
王日蔚 譯

此篇係譯自 Bretschneider 著之 *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一書。中亞民族之古代史，除中國史書之記錄外，即爲波斯阿剌伯史者之記載。近代西歐東方學之發展，多已將此等史料譯爲英法俄德諸文。如多桑 *D'Ohsson* 費柱因 *DeGinnes* 輩是。此外即爲最近東方學者與科學家關於此地區民族之研究。Bretschneider 蓋兼能利用此種成果，而復有特殊之識力者也，故其書實爲研究中亞史地者不可不備之物（梁東園氏之西遼史（商務）即係採譯自此書）。中史關於維吾爾族之記載，前後多未啣接，而又以其遷入新疆後爲尤甚。茲特譯出此書中關於西方維吾爾族記載之部分，以便與中史記錄相互參酌。

其中有與中文可互相印証者，附註於後，而以譯註標之。自其原來之註解，則標以原註，以清眉目。原註次序以全書爲本，今改以本篇爲次，以便讀閱。

地名人名，中國記錄中有相當對音者，則從舊名。無舊名或爲譯者所不知者則從原名，不復譯音。書名則均從原名。本篇題名係譯者所加，以原文爲其維吾爾一章中之一部，無獨特名稱也。

茲復從西方中世紀關於維吾爾 *Uigurs* 譯註¹之記載一述之。維吾爾族在十三世紀初或蒙古期之前譯註²不爲西亞所知，但吾人敢推定亞剌伯人與此族之發生關係則遠早於此時期。前所述中國使臣王延德譯註³，於十世

紀之末使於高昌回鶻時譯註⁴，謂彼等之疆域遠已西接波斯與阿剌伯之國境。吾等由 *Tarikh Dihan Kushai* 一書中譯註⁵，更知八兒沙滾城（*Balsagun*）原註¹，乃維吾爾王普可汗譯註。 (*Buku Khan*) 所建。中國史謂西遼始主建都於回鶻人所居之地一事實亦與吾人一暗示也。（西遼建都於吹河之畔，吾人已言之矣。）譯註⁷。

Reinard 在其 *Abulfeda* 譯註。序言中 (P. 360. seqq) 證明九世紀與十世紀阿剌伯地理學者稱爲 *Tagazgaz* 之突厥族，實即維吾爾族。Masudi 譯註。謂在彼時（彼死於九五六年）*Tagazgaz* 爲突厥族中最雄武，人數最多及統治最善者。彼等帝國之疆域由花刺子模 (*Kharassam*) 至秦 (*Sin* 即中國)。彼等之京城爲 *Kushan*，彼等之王有 *Ilkhan* 之號。Masudi 復謂 *Tagazgaz* 爲突厥族中惟一之信摩尼教者 (*Manichean doctrines*)。Reinard 謂 *Kushan* 即東突厥斯坦之庫車 (*Kucha*)。Baslier de Meynard 則謂此名詞所指與中史記錄之高昌爲一。至摩尼教 (*Mani* 或 *Manes*) 在王延德行記中則有如是之記載。高昌有摩尼寺一，中有

僧自波斯來。彼等有特殊之教規，視佛書爲外道譯註¹⁰。

Ibn el A'thir (1160—1233年)在其 Kamiliyat

Tevarik 一書中有敘述由十世紀半至一二一三年統治突

厥斯坦與 Transoxiana^{譯註11}之伊爾克衆汗 Ilkhans 或突

厥斯坦衆汗之記載 Deguignes^{譯註12} Fraehn, Reinaud 及

其他東方學者均謂伊爾克衆汗爲維吾爾種，彼等之見似

爲不誤。Grigorieff 教授在俄國考古學會報告冊中(XVII

1847)有關於此朝之論文，因此朝之始祖爲 Satuk Boghra

Khan 因名其朝曰喀拉汗朝(Karakhanides)，喀喇汗信奉

伊斯蘭教。但喀拉汗朝中最著名之君爲普哥汗 Boghra

Khan，據云其疆土東遠至秦國(Sin 卽中國)，八兒沙滾

Balsagun 爲其國都。突厥斯坦之重城喀什噶爾(亦名 Orduk

and) 與和闐，Karakorum，怛羅斯(Taras) 訛打刺[Arab

(Otrar)]^{譯註13} 皆歸其統治。普哥汗曾遠征 Mavarannahar

陷布哈刺(Bokhara)城，於九三二年死於歸途。

繼位者爲伊爾克汗 Ilk Khan，於一〇〇八年降 Ma-

varannahar 之薩曼尼朝(Samanides) 而統治其疆土。彼

死，其兄 Toghan Khan 嗣。據阿刺伯史官云一〇一七

年，秦國(Sin 卽中國)，營遣大軍至突厥斯坦遠進至離

八兒沙滾三站之距。Toghan 召集軍隊，敗敵人，追北三閱月。原註² 一〇一八年卒於回軍八兒沙滾之途。

Toghan 後繼位者爲 Arslan Khan. Kadyr Khan Arslan

Khan Boghra Khan 前所述之回鶻文本 Kudatku bilik 即成

於此朝最後一君 Boghra Khan 朝，時在一〇七〇年，著

於喀什噶爾城。

在 Mahmud Khan 時，西遼征服突厥斯坦(八兒沙滾與

喀什噶爾)原註³ 伊爾克衆汗 Ilkhans 仍統治 Mavarannahar

(撒馬爾汗與八兒沙滾) 臣屬於西遼之菊兒汗。一二一三年，

最後之汗 Osman 爲 Sultan Mahmud Khorazam Shah 所殺，

其疆土亦爲所有。^{譯註14}

如上所述，維吾爾一族雖早爲西亞所知，然維吾爾

一詞則約於十三世紀中葉始見於回教著述中。維吾爾

者，乃指其族中蒙古人與中國人所稱畏吾兒之一支，居

於天山東之山嘴中(別失八里與哈喇和卓)。回教徒著述者關

於維吾爾族及其歷史之記載與元史中所記者實相符。此

則由後之記述可知也。

Tarikh Dihan Kushai 一書於維吾爾之記述甚詳。茲

引 D'Ohssons(1.430 segg) 書一節英譯如下，但於其無關

重要處則刪之。Tarikh Dihan Kushai 著者於其序言中曰，彼所叙述乃根據維吾爾文之著述，但彼於此等故事則不之信，僅為好奇之故而記之耳。彼之言曰：

維吾爾人相傳，彼等初居於阿爾渾河 (Orkun) 之畔

原註⁴，此河發源於喀喇和林山 (Karakorum) 原註⁵，窩闊台

汗於其處建一城名和林即以是故。由此山發源之水約三十，有三十種族居於各該河之畔。原註⁶，維吾爾人居於

阿爾渾河溪谷中，分為二種。後人數衆多，乃選一王，

五百年後而普哥汗出。据云普哥汗與 Etrassiab 實為一

人原註⁷。喀喇和林山中尚有古關展穴原註⁸，阿爾渾河畔

亦有古城與宮殿遺址。此地古名幹魯宋城 (Ordu Balik)

今則通名為 Mao Balik 原註⁹。宮殿前發現有刻有文字

之石塊，吾人曾親見之。窩闊台汗時移動此等石塊，乃

發現其下一穴中有一刻有文字之石碑。汗令各國之人識

讀其文字，但無一能識者，遂遣人至中國求 Kams 來原

註¹⁰ 乃知其文為漢字。其文如下：

在發源於喀喇和林山之 Toungla 與色楞格河 (Salin-

ga) 會流處之 Kumlandju 有二樹相結，一為 Pistuk 樹，

似松，常青如柏，結有球形果物，一為野柏。二樹之間

有一丘，有光一道自天照臨之，其丘漸長，並顯奇跡。

經如婦女妊娠之久，此丘忽開，中有小丘五如天幕。幕

中各有幼兒一，居人對之甚為尊敬。其幼者名普可的斤

(Bukh Tekin) 最精幹，後維吾爾人乃尊之為可汗。普可

汗之權甚強大，有三天鳥助之。三鳥通萬國語言，受令

報告各地之消息。一次普可汗夢一神女引其至 Nih Tar

原註¹¹ 於該地每夜會談，凡閱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之久。最

後一夜臨別時，神女謂普可汗將來必能統治全世界。普

可汗於是召集軍隊遣其弟兄等征蒙古，吉爾吉斯，唐

兀，契丹等，皆大獲戰利品與俘虜而還阿爾渾河，乃建

築窩魯宋城 Ordu Bablic 原註¹²。普可汗復夢一白衣老人

與其一松柏形之玉石一塊曰：『汝若能保持此玉，當可

征服四方。』其相所夢亦同。普可汗因領軍西至突厥斯

坦，駐蹕於水草豐美之平原。於其地建八兒沙滾城，即

今之 Gurbalik 原註¹³。凡十二年，全球均服。其軍遠至一

地，居民野如獸類並告彼輩曰越此則無居民矣。被征服

之國王皆被虜至普可汗處，汗均待之甚厚，惟印度王以

貌形奇醜未蒙召見。各國王獻普可汗所責之貢賦後，均

遣令回國汗亦離八兒沙滾而歸故國。

維吾爾人該時之宗教則有彼等所謂 *magi* 之術士。原註¹⁴ 蒙古人中今尚有之。此等術士謂有鬼附其身報告彼等所欲知之一切消息。今成吉思汗後裔之大部尚信彼等甚堅。凡重要事無不商之彼等者。此種術士復治疾病。

維吾爾人遣使崇拜偶像國之契丹汗求所謂 *zumi* 人者。

此種人有聖書名 *zumi*，為彼等行為之典範。原註¹⁵。書為小說神話集，復參以古訓箴言。中復勸人勿害人，甚至勿害啞動物，（能得幸福）。彼等派別甚多，教理各異。但流行最廣者為信輪迴說之一派。 *zumi* 由契丹至，維吾爾人使之與 *magi* 辯，以定二者之優劣。 *zumi* 朗誦其聖書數章， *magi* 不能答。於是維吾爾人乃信 *zumi* 教。在東方崇拜偶像者之中，以彼輩為伊斯蘭教主義最有力之敵人。上述不過為維吾爾文書中妄誕之談百之一耳，已足證其人民之無知與愚蠢。有一友謂予彼曾一讀與上述二樹故事有關之書，謂係有一人鑿空此二樹之幹，置其諸子於中，於其附近以光照之。

普可汗一生甚為快活，死後其一子嗣。其後野獸家畜及小兒均呼 *ghech ghech*，意為前進。維吾爾人聞之以為係神之命令，乃相率遷徙。直至彼等至一平原，其聲

乃止。維吾爾人於此建別失八里城（*Bishbalik*）。彼等乃定居於此建五營舍，呼之為別失八里（意五城也）。普可汗之後裔自此時起，統治其地，其王稱葉都護。譯註¹⁵

Rashid 譯註¹⁶ 關於維吾爾人有新之記述。（D'Ohsson i 4436. 109. Bryin i 124）彼謂維吾爾一詞在突厥文中為聯合幫助（*Allies' auxiliaries*）之意，據傳突厥族之始祖阿古斯汗 *Oghuz Khan* 為其親族所攻擊時，其親族中之一部援助之，汗乃賜以此種名稱。Rashid 更言曰：

據云古維吾爾國中有二山脈，一名 *Bukratu bzuuluk* 一名 *Uskun Ink Tangu*。二山脈之中，為喀喇和林，窩闊台汗曾以名其所建之城。兩脈近處，復有一山名 *Tag*。原註¹⁶ 在此古為維吾爾人所居區中，有一為九水，一為十水所溉之二國。十水之傍所居之民名曰昂維吾爾（*Onigurs*），九水之傍者曰 *Tokuz Uigurs*。原註¹⁷ 下列為十水之名，此十水亦名 *On orkun*。

Ishkil 其他書作 *Ishlik*
Ougher
Tukair
Uzkaider 其他書作 *Askander*

4

Bular, Betizin 謂讀作 Tala

Badar 其他書作 Tardar

Adar (今仍爲色楞格河支流 Eder 之名)

Uch Tabin

Kamlandju (在 Tar. Dj. Kushai 中爲圖拉河與色楞格河會流處

之地名)

Utikiam (唐書近臨昏河傍烏德捷山之名)

九族居上述十水前二者之傍，五族居四至七水之側。第九水 Kamlandju 流溉 Ong 族所居之地，第十水 Utikiam 之傍爲 Kamen ati (Kumukati) 族所居。原註¹⁸ 除上述諸族外，維吾爾尙有一百二十族之多，但其名不爲人所知。初維吾爾族久無王，各族爲其酋長所治。後乃選出二共同之首領，一爲 Ishkil 族中者，名 Munké bai，彼等號之爲 Nitryisen。一爲 Urkandit 族中者，名 Kiri-
kiri。二人共同而治，其子孫爲王者凡百年。其後維吾爾之首領號葉都護，意快樂之王也。

成吉思汗時巴爾朮 (Barduk) 爲維吾爾之葉都護，西遼菊兒汗 (Gurkhan) 征服 Mavarannahar 及突厥斯坦後，巴爾朮爲其臣屬，菊兒汗任 Shadkem 爲維吾爾之監

國。以貪婪故，爲維吾爾人所怨。其後巴爾朮聞成吉思汗之雄武，乃下令殺西遼之監國，(時彼方在哈喇和卓城) 急遣 Katalmysh-Kata, Onur-ugul, Tatari 謁成吉思汗復上書曰：『如雲淨見日之光輝，冰消見水之清流然，大使之至 (成思汗曾先遣二使至其國) 使予之憂恐化爲無上之喜悅』。原註¹⁹ 成吉思汗前據報得知葉都護曾拒納蟾河 (Djen)，原註²⁰ 戰役敗後，脫脫 (Tutka) 原註²¹ 之弟與子，故寬待維吾爾王之使，成吉思乃招葉都護携其珍寶親至納臣禮。葉都護至，成吉思待以極隆重之禮，受封而還。後成吉思汗攻古出魯克 (乃蠻與西遼菊兒汗之子婿)，葉都護以其卒五百人從征，大勝而歸。成吉思攻塔吉克 (Tadjiks) 時，葉都護以其軍助太子察合台與窩闊台，以下訛打刺城 (Otrar) 名於軍。後此爲成吉思之扈從，成吉思西歸返征唐兀時，巴爾朮與其軍留於別失八里與成吉思之軍合。成吉思以其女也立安敦妻之以酬其勞，後以成吉思死，乃延緩婚期。又以未婚前公主死，窩闊台汗另以 Aladi highi 公主妻之。此時巴爾朮已死，因以之許與其子 Kishmain，彼乃繼其父爲葉都護者。Kishmain 死，其兄輩 Salandi 嗣。

最後吾人當於中世紀基督徒關於維吾爾之記錄一述之。景教徒於五世紀之時已宣傳其教義於亞州之異教各國，故彼等之知維吾爾族當遠在中世紀之前。吾人知七世紀時在中亞與東亞景教之禮拜堂已甚多。

著名東方學者 J. S. Assmanni (一六八七—一七六八年) 在其 *Bibliotheca Orientalis Clementino-Vaticana* 中謂景教史中屢有 Ighur 或 Iaghur 之名，乃代表屬於契丹 (Khatai) 之東突厥族者。

Abulfaradi Bar Hebraeus (一二三六—一二八六年) 在其用敘利亞文 (Syriac) 所寫其編年記中，記述東方基督徒之事甚詳。謂 Ighurs 乃屬於契丹 (Khatai) 之大突厥族。

維吾爾人初以突厥語言製為文字時，其字母乃借自古景教徒者，此實為不易之事實。但其使用敘利亞字母之確定時期，則實難斷定。又吾人皆知今之蒙文與滿文亦均採自維吾爾文者。

Pl. Carpini (一二四六) 毫無猶豫的斷定維吾爾人為景教徒。其言曰：

『成吉思汗遂向回鶻(?)人譯註¹⁷地帶進攻，彼等為景教派之基督徒，避而不戰。蒙人乃採用其文字，因是

時蒙人尚不知書也。而吾人今日猶稱其字為蒙古文。』

Rubruk 最近曾探訪維吾爾之國，謂彼等乃崇拜偶像者，彼於敘述亞洲之崇拜偶像者時，言曰：

『最初為回鶻人，其所居地與前 Organam(?) 地相毗鄰，其間有山脈綿亘東向，回鶻人各城市均有景教徒及薩拉森人雜居，回鶻人亦有散佈在波斯薩拉森人城中者。』

突厥語及 Comanici(?) 語均源出回鶻。』譯註¹⁸

Haithon 在其 *History of the eastern Kingdom* 中謂 Tarse 一詞即指維吾爾國，彼則名之為 Ioghurs。

Pl. Carpini 曾提及降於成吉思汗諸國中之撒里回鶻。

元史卷二百二十一速不台傳中，謂一二二六年，此蒙古將軍受命渡大磧征撒里畏吾與特勒及赤閩。明史於撒里畏吾兒(黃頭回鶻)之居地有詳確之記述。卷三百三十謂：『安定衛距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其地本為撒里畏吾兒』。是其在柴達之北，大戈壁之南邊。一〇八一年，和闐使臣使於宋，謂和闐與唐兀之間須經黃頭回鶻處之沙漠。此恐與撒里畏吾兒為一種。

Jarikhī Rashīdī 於描寫十四世紀末鐵米兒進攻 Jeyes

戰爭時，曾屢提及撒里畏吾兒。據此等回教著述記載，此種族似居車兒城 (Charchan) 譯註¹⁹ 之西。(Bellew's "History of Kaskgar" in Forsyth's "Mission to Yarkand" 1873. p. 147, 153.) 在上書一百六十七頁中復謂：『喀什噶爾之Said於一五一五年進攻撒里畏吾兒，其地離和闐十二日程。』

原註1 據 *Tarikh Dihan Kushai* (D'Ohsson i 443) 八兒沙滾城爲維吾爾王普可汗所建。此城居於突厥斯坦水草豐富之平原中。阿剌伯地理學者初於九世紀或十世紀謂此城在 *Sinu* 或 藥殺水 (Yaxartes) (按二水均色爾河之古名，譯者) 之彼岸，塔刺斯 (Taras) 之東，靠 *Isfidiah*。彼等謂突厥人謂此城爲『地球之核心』，意其居於東西南北之中也。Abulfadā II, ii. 127 謂十世紀十二世紀二著述家言此城距喀什噶爾甚近。阿剌伯史官 *Ibn el A'thir* 十二世紀末之記載，謂此城在十世紀與十一世紀時爲突厥斯坦衆汗之京城。且吾人有理由可信，此亦名 *Tek Khan* 汗朝之朝代爲維吾爾種。其爲西遼兒汗所廢立之主爲一維吾爾王。回教徒著述家謂此城爲十二世紀與十三世紀初西遼之京城，僅略指示其地理上之位置。但吾等由蒙古與中國關於此時期之著述，已能確証此西遼京城之位置矣。遼史謂西遼建都於離起而漫東二十日程之地(起而漫在撒馬爾汗與布哈喇之間)名虎思窩爾朶。回籍商人言遼都名鶻斯訛魯朶，二者顯爲一地。耶耶楚材西遊錄

謂此城在伊犁河之西，(元史卷一百二十烏思麥里傳：『烏思麥里西域人，本居骨則窩爾朶，初爲西遼闕兒汗(菊兒汗)近侍。』此等爲中國作者所述之西遼京城爲八兒沙滾，實無疑義。Tarikh Dihan Kushai 謂此地蒙古時呼之爲古八里 (Gubalik)。

元朝秘史敘述此地之位置更確。謂汪汗逃於居住垂河畔之西遼兒汗。今俄國之楚河，中圖仍作吹也。長春西遊記亦言及此河。此河流域至今水草豐美。與 Tarikh Dihan Kushai 所述八兒沙滾水草豐美亦相合。八兒沙滾 Balasagun，當爲蒙古語城八兒沙滾 Balgasum 之音訛，突厥族當亦以此稱之。Tarikh Dihan Kushai 作者謂蒙古人呼八兒沙滾爲古八里，予意此頗與虎思窩爾朶相近，因八里與窩爾朶均城堡之意。

八兒沙滾似即西突厥之一汗在七世紀時所都之地。(唐書謂七世紀前半 *Ibi Shabolo* *Shenhu Khan* 建都於碎葉水北岸。碎葉水與碎葉城，在七世紀與八世紀唐進攻中亞時之記錄中屢見之。碎葉爲居於伊犁河至恒羅斯城必經之路。六七九年唐會於碎葉之地建一城堡，七四八年復燬之。

六二九至六三〇年玄奘由中國至撒馬爾汗取道天山之南，過涼山至清池。由其所述，知清池即爲伊斯克湖。過此池西北五百里至素葉水城，城週六七里，商人雲集。此處之素葉顯與唐書之碎葉爲一，其所指亦必爲吹河也。

原註2

此次戰事 Byzantine 記錄中亦有記載。Comp. Muralt's "Essai de Chron Byzant" i. p. 590 S. a. 1017 中曰..

原註 11 此或為元史葉都護傳中之胡力答哈山，言福山也。

原註 12 據唐書回鶻傳載毗伽闐可汗於九世紀中建都於溫河之畔。

原註 13 予謂毗伽闐可汗即波斯記錄中之普可汗，元史中布可汗。元史類編附錄之地圖謂布可汗城在喀喇和林之東北，又維吾爾古城在元都附近，且此處有古碑留存，由遼史而益得確證。

原註 14 遼史卷二：「八月……甲午次古單于國登阿里典得斯山以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鑿致潢河水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甲子詔龍關邊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記其功。」

原註 15 參看原註五。

原註 16 參看原註十。

原註 17 D'Ohsson 謂 Numi 即喇嘛。近代蒙古文 Nun 意為聖書。

原註 18 參看原註十一。

原註 19 On 為突厥語十之意，Tuguz 為九之意。

原註 20 唐書九姓回鶻均有名稱，Rashid 無之，中國最大之地理書中，謂色楞格河有六源三支流，但惟其主要源流始有名稱。色楞格河水系支流甚多。參閱中國大地圖及 Pentsoff's "Mongolia" 之附圖。

原註 1 此或為元史葉都護傳中之胡力答哈山，言福山也。

原註 2 據唐書回鶻傳載毗伽闐可汗於九世紀中建都於溫河之畔。

原註 3 予謂毗伽闐可汗即波斯記錄中之普可汗，元史中布可汗。元史類編附錄之地圖謂布可汗城在喀喇和林之東北，又維吾爾古城在元都附近，且此處有古碑留存，由遼史而益得確證。

原註 4 遼史卷二：「八月……甲午次古單于國登阿里典得斯山以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鑿致潢河水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甲子詔龍關邊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記其功。」

原註 5 參看原註五。

原註 6 參看原註十。

原註 7 D'Ohsson 謂 Numi 即喇嘛。近代蒙古文 Nun 意為聖書。

原註 8 參看原註十一。

原註 9 On 為突厥語十之意，Tuguz 為九之意。

原註 10 唐書九姓回鶻均有名稱，Rashid 無之，中國最大之地理書中，謂色楞格河有六源三支流，但惟其主要源流始有名稱。色楞格河水系支流甚多。參閱中國大地圖及 Pentsoff's "Mongolia" 之附圖。

原註 11 此或為元史葉都護傳中之胡力答哈山，言福山也。

原註 12 據唐書回鶻傳載毗伽闐可汗於九世紀中建都於溫河之畔。

原註 13 予謂毗伽闐可汗即波斯記錄中之普可汗，元史中布可汗。元史類編附錄之地圖謂布可汗城在喀喇和林之東北，又維吾爾古城在元都附近，且此處有古碑留存，由遼史而益得確證。

原註 14 遼史卷二：「八月……甲午次古單于國登阿里典得斯山以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鑿致潢河水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甲子詔龍關邊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記其功。」

原註 15 參看原註五。

原註 16 參看原註十。

原註 17 D'Ohsson 謂 Numi 即喇嘛。近代蒙古文 Nun 意為聖書。

原註 18 參看原註十一。

原註 19 此或為元史葉都護傳中之胡力答哈山，言福山也。

原註 20 據唐書回鶻傳載毗伽闐可汗於九世紀中建都於溫河之畔。

原註 21 予謂毗伽闐可汗即波斯記錄中之普可汗，元史中布可汗。元史類編附錄之地圖謂布可汗城在喀喇和林之東北，又維吾爾古城在元都附近，且此處有古碑留存，由遼史而益得確證。

原註 22 遼史卷二：「八月……甲午次古單于國登阿里典得斯山以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鶻城，勒石紀功……丁巳鑿金河水取烏山石鑿致潢河水葉山以示山川朝海宗嶽之意。……甲子詔龍關邊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字記其功。」

原註 23 參看原註五。

原註 24 參看原註十。

原註 25 D'Ohsson 謂 Numi 即喇嘛。近代蒙古文 Nun 意為聖書。

原註 26 參看原註十一。

原註 27 On 為突厥語十之意，Tuguz 為九之意。

原註 28 唐書九姓回鶻均有名稱，Rashid 無之，中國最大之地理書中，謂色楞格河有六源三支流，但惟其主要源流始有名稱。色楞格河水系支流甚多。參閱中國大地圖及 Pentsoff's "Mongolia" 之附圖。

恐爲額爾齊斯河上游之一支流。

原註 21 脫脫 (Tukta) 爲 Mekrits 之酋長 (Rashid)。秘史稱 Mekrit 爲殘兒乞惕。脫脫之四子爲大郡，赤刺溫，馬札兒，禿薛干。Rashid 列舉 Mekrit 之六子爲 Khudu, Dihanu, Tusa, Hulugan-mer-gheu, Tukius Dink

譯註 1 Uigurs 卽魏之袁紇，隋之韋護烏護烏紇，唐之回紇回鶻，宋之回回，元之畏兀兒，蓋均一音之轉。最近新疆省政府應彼族之要求改爲維吾爾，故從上名。詳見拙著維吾爾民族名稱演變考。

譯註 2 蒙古崛起於十三世紀之初，其威力及於歐洲及西亞之久且巨遠勝其及於中國，乃西洋史中一重大事蹟，故西人名其進征歐亞之期爲蒙古期。

譯註 3 王延德宋之使臣，於太平興國間（九七六——九八三）使於高昌著有高昌行記在王明清揮塵前錄中。

譯註 4 按高昌行記中雖詳記其使於高昌及北庭之經過，然其書並未隻字提及此地之爲回鶻族所居。丁謙氏謂回鶻初由蒙古逃至此地，據之自立，懼中國責罰，故於王延德前自諱其爲回鶻族。然此書當成於王延德回國之後，彼雖自諱，王延德不必爲之諱且不應爲之諱也，其取西州在唐之末年，且獻俘於唐，唐詔可。故彼當無懼中國徵責之理，此蓋王氏偶未叙及，丁氏之說蓋金聖嘆讀西廂之法，多蛇足之事也。

譯註 5 此書亦名征服世界者史，爲 Ali-eddin Atta Malik Djiveini 所著，紀述成吉思後十年之歷史。

譯註 6 參看下譯註十五。

譯註 7 吹河古作楚河，垂河，唐作碎葉川。

譯註 8 此書全名爲 Geographed' Abulfeda 係 Abulfeda (一二七

三——一三三一年) 所著。Rehnaud 所譯。

譯註 9 Masudi 著名史地學者，曾至錫蘭印度及中國海岸。爲 Meadows of Gold 著者，死於九五六年。

譯註 10 高昌行記原文爲『有勅書樓殿唐太宗明皇御札詔勅緘鎖甚謹，後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與 Brets chneider 所述略有不同，似著者有誤會原意處。

譯註 11 此回教著述家呼 Navaramahar 之稱，地在藥殺水與阿母河之間，中史稱之爲河中地。

譯註 12 近代法國東方學者著有 Historie des Huns Turcs, Mongols et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書凡五卷，一七五六——一七五八年出版。

譯註 13 Otar 西遊錄作訛打刺，元秘史作兀提刺兒，元史有訛答刺，幹脫羅兒，兀提刺兒諸譯。

譯註 14 據上述 Ibn el Athir 之記載則西突厥斯坦與和闐，葉爾羌，喀什噶爾均爲維吾爾人種所居且均信伊斯蘭教。中土記載亦頗有與之足相印証者，茲述之如下：

唐書回鶻傳：『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黠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駭職與龍特勒十五部奔葛羅祿。』

唐書回鶻傳葛羅祿條：『葛羅祿本突厥族……至德後（七五六——七五七年）葛羅祿浸盛與回鶻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恒羅斯諸城。』

觀上文葛羅祿之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恒羅斯諸城，知其此時已盡有西突厥斯坦之地。回鶻奔就之，則西突厥斯坦

之有回鶻可証者一也。

遼史卷三十六：『遼屬國可紀者五十有九，朝貢無常。有事則遣兵使徵兵，或下詔專征，不從者討之。助軍寡衆各從其便無常額。……』

回鶻，甘州回鶻，阿薩蘭回鶻，沙洲回鶻，和州回鶻：

……』

上文之阿薩蘭回鶻，不僅見於此處，遼史中旁處見之者甚多。阿薩蘭與 Ibn el A'hir 所述之數阿爾斯蘭汗 (Arslan Khan) 音絕相近，當實爲一。此中西史書與西突厥斯坦回鶻之可相印証者二也。

王延德高昌行記謂北庭回鶻其境東盡波斯阿剌伯，此可証西突厥斯坦之有回鶻者三也。

西遊記：『至齊藍城有小塔，回紇王郊迎入館。復經一城，回紇頭目遠迎……前至一城，臨道一井，深隴百尺，有回紇叟驅一牛挽轆轤汲水以飲渴者。……仲冬十有八日，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公及蒙古回紇師首截酒郊迎。……少焉由東北門入，……其中大率多回紇人。』

此明証西突厥斯坦之有回鶻者四也。

西使記：『出關至阿里麻城，市井皆流水交貫，有諸果，惟瓜、葡萄、石榴最佳。回紇與漢民雜居，其俗漸染，頗似中國。二十八日過塔刺斯，三月一日過賽藍城，有浮圖諸回紇祈拜之所，三日過別石蘭，諸回紇貿易如上已節。』

此明証西突厥斯坦之有回鶻者五也。

北使記：『又幾萬里至回紇之益離城即回紇王所都，時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

畜異志，因徒西征，入回鶻因其地而國焉。因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又手殺而噉，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懦弱不喜殺，遇齋不則肉食。有印度回紇者色黑而性慤，其餘不可殫記。』

此明証西突厥斯坦之有回鶻者六也。

此外元史元秘史亦均有消息可尋，茲不贅。詳可參閱拙著維吾爾民族名稱演變考及葱嶺西回鶻考。至伊斯蘭教之進入喀什葉爾羌和闐，中史亦有可相互印証者，十世紀十一世紀之時，正當五代遼宋之際，然五代史、遼史、宋史於上述之宗教方面，均毫無伊斯蘭教字樣，葉爾羌，喀什且不見於正傳。惟此種啞叭材料正暗示喀什葉爾羌以被伊斯蘭教統治故，趨向習俗各異，故與中國不通貢使也。

于闐則至石晉天福中(九三六——九四二年)封李聖天爲王，宋太祖建隆二年其國摩尼師貢琉璃瓶二，是証其國此時尚有摩尼教。又記其國俗事祇神，則証其國有火祇教，建隆三年(九六五)于闐僧善法來朝，賜紫衣。開寶二年(九六九)善名復至，賜號昭化大師，均足証其爲佛徒也。至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其國僧吉祥以國王書來，言破疏勒且獻舞象。所言破疏勒蓋即 Ibn el A'hir 所言一千七百年時秦國嘗遣大軍進征突厥斯坦之役。所云秦國，當卽于闐。Pretschnelder 謂爲東部維吾爾人恐非是。所貢舞象當爲該役之戰利品。雖二役時間略有差別，然此種記載固不能求其毫無謬誤。自此貢獅子，直至四十年後，大中祥符二年(一〇〇九)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斯等以方物來貢。黑韓即可汗之

說，于闐本非突厥族，故其王名如李聖天頗同漢語。此則曰可汗，蓋已被回鶻所征服矣。且其使曰回鶻人亦可玩味。此後與宋書自稱爲甥，西州回鶻，甘州回鶻亦均以此自稱。蓋彼輩先祖以屢尙唐公主，故自稱中朝之甥。若和闐李聖天輩，則中國從未嫁之與公主之事。此外于闐及伽師鄉土志，新疆圖說所引之譯回考亦均有較詳確之記載。已詳拙作伊斯蘭教入新疆考，茲不復贅。

譯註 15

維吾爾族此種傳說見於中國記載者如下：邵遠平續宏簡錄卷三十九巴爾朮阿而忒的斤傳曰：『巴爾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是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刺，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居民往候之。樹乃生癭，若懷妊狀。越九月十日而樹癭裂，得嬰兒五人。土人奇而收養之，其最稚者曰布可汗。既壯，雄武遂能有其土地人民而爲之君長，傳三十餘君，號爲玉倫的斤，事荒遠不能紀其事次。玉倫的斤亦雄武，數與唐相攻戰。唐人患之，議和親。於是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之子葛厲的斤，居和林別力跋力達（猶言婦人之所居山也）。又有山曰天哥里子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哈達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強勝賴此山耳，壞其山則其國可弱。」乃僞告玉倫曰：「既爲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汝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請載以歸。」許之。石大不能動，以烈火焚之，添以醋，其石立碎，乃登之去。當福山之移也，國中鳥獸踴躍悲號，若有所失者，後七日，玉倫的斤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州即火州統別失八里之地，北

至阿木河，南接酒泉郡，東至兀敦甲石哈，西臨西蕃，居是者九百七十餘載，至巴爾朮阿而忒的斤遂降於元。」
虞集高昌王世勳碑，元史亦都護傳敘述均同。

但此中西記載均同之神聖英雄普可汗，果爲何人乎。
Bretschneider 謂即唐書回鶻傳毗伽可汗，而無詳確論証，似顯武斷。按回鶻自遷新疆自此傳說著錄之時期。凡三四百年。彼族既乏詳確歷史記載，則於此種傳說當以神話視之。未便強傳說中之人物與歷史中之人物合而爲一也。回鶻在唐時，固曾極一時之盛，而爲漠北雄主。其逃入新疆亦曾獨霸東突厥斯而爲西域霸王，惜此時方當五代遼金北宋之時，彼族之史蹟不爲中土人士所知，故湮而不彰耳。觀前述西突厥斯坦之伊蘭克汗朝，與王延德行記其疆土西至波斯與阿剌伯之境，合遼史中甘州回鶻計之，則由河西直至葱嶺之西，固均彼族之活動地也。按彼等未至突厥斯坦前，其地爲伊蘭種與突厥族之葛羅祿等所居。回鶻至其地，此等種族之活動遂不見記載，必回鶻勢力能統治其族，故湮而不彰也。此種傳說，謂普可汗既建都塔米爾河附近，復建都八兒沙，正可證明此傳說係根據其族之二盛時期演繹而成。若果此傳說之普可汗實有其人，則回鶻史中固無能統一漠北與突厥斯坦之雄主者。

至普可汗之名當係毗伽之對音，毗伽爲公主而非私名，意爲足意。唐回鶻可汗中之毗伽稱者凡十（參看拙作維吾爾民族中古史）。後世不之稱，乃誤以公名爲私名，猶如中土人士之有誤可汗爲私名者同。Bretschneider 於此實未之察。知乎此，則元史類編中之普可汗城，耶律大石西走與回鶻王

書之卜古罕城，均當係此伽城之對音，係公名而非私名，猶如中國之稱京城同。不得為普可汗即鶴祿咄咄伽闕之佐証也。

梁東園氏因 Bertschneider 之說而謂卜古罕為鶴祿咄咄伽闕之另一尊稱，較之 Bertschneider 更為蛇足。

譯註 16 波斯第一流史家紀述蒙古史甚詳。生於一二四七年，後於

一三一八為 Abu Said 所殺。著有 "Djami ut Tawarikh" 接此段為拉丁文，譯者乃請萬斯年先生托人翻譯者，特此誌謝。又回人似應為回鶻人。
譯註 18 按此段亦為拉丁文，由萬斯年先生托人翻譯者。
譯註 19 車兒城，今且末縣，古且末國。

漢口商業月刊

新第一卷 第六期要目

- 論文
- (一) 從各業贏虧調查中觀察漢口商場病態……李肇民
 - (二) 我國棉業近年來之狀態(二)……邁進籃
- 工商調查
- 武漢之工商業(二十)——茶葉出口業——五金鐵業……本社調查部調查
- 商場言論
- (一) 由第一紗廠復工說到國貨廠商之振興……張繼仲

- (二) 談大減價……陳榮鏡
 - (三) 穀米上漲……
- 商業講座
- 經濟名詞釋義(續)……
 - 本會會務紀要……
 - 會議紀錄——函電紀要……
 - 本埠金融及商品市況……
 - 折息——申匯——金價——外匯——證券——棉花——穀米……本社記者海澄
 - 雜糧——芋麻——桐油——紅茶……

制言半月刊

第三十二期

中華民國廿六年一月一日

- 目錄
- 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序……太炎先生遺著
 - 逸周書世俘篇校止……太炎先生遺著
 - 自得齋自親國朝易學書目韻編……沈竹初先生遺著
 - 讀韓非子札記……陶小石先生遺著
 - 老子古微……繆篆
 - 千華山館序跋……金毓敏
 - 說文部首均語注補遺……徐復
 - 周易綜卦述義舉要……沈廷國
 - 書十九路軍禦日本事……太炎先生遺著
 - 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太炎先生遺著
 - 察哈爾抗日實錄序……太炎先生遺著
 - 蕪春黃先生詩……孫世揚錄
- ：處行發總
會習講學國氏章
號十五路帆棉州蘇
角二洋大期每售零

康藏前鋒

第四卷 第三期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日

- 目錄
- 綏遠戰爭與中國……馬裕恆
 - 西康建省與康藏劃界問題之探討……劉紹禹
 - 龍烟鐵鑛之昨今明……劉恩
 - 康藏社會之新認識……陳建華
 - 西康建省委員會擬具之西康二十五年度教育計劃……本社駐康記者寄
 - 為章州民衆奮勇勦赤告國內各民族書
 - 現在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石門坎的介紹……王健明
 - 瞻化近狀……蘇里虛生
 - 西康德格縣概況……高警民
 - 冬夜……營川王玲
 - 康藏近聞……編者輯
 - 藏文增刊
 - 為章州民衆奮勇勦赤告國內各族同胞書……(藏文)
 - 對康藏現局的感想……邦大昌鏡譯
 - 編後……編者
- 定價 每册一角
全年二十册二元二角
發行所 南京曉莊康藏前鋒社

三百年來之滿洲研究

中山久四郎著
劉選民譯

(一) 三百年前日韓滿支之外交關係

今夏(一九三三)予任大阪立天王寺師範學校歷史講習會講師，得睹今日新建之大阪，益緬懷豐太閣「豐臣秀吉」之雄圖。豐太閣文祿長慶朝鮮之役與滿清帝國之興隆有微妙之關係，遂聯想及三百年前日韓滿支四國之外交史實也。按豐太閣文祿長慶朝鮮之役，明朝因之國力疲弊，國威失墜，予當時勃興滿洲之清太祖以攻畧滿蒙之良機；換而言之豐太閣朝鮮之役實予滿清帝國創業之意外便利。關於此事，稻葉岩吉博士曾於去年九月之日文「朝鮮」第一百七十二號，著有「朝鮮一役結果之回顧」一文，認為當時三百年前日韓滿支之外交關係，微妙而大重也。

(二) 二百年前滿洲文字之墨(韃字墨)

自大阪返東京途次，路經京都，例於舊書店多所採購，其中竟購得「古梅園墨譜」之善本。其序文及題跋皆為當時朝鮮人及清朝人所作，頗屬罕見。當時(二百年前)日韓人對中國極為崇仰，服部南郭，林信充，祇園

南海，細井平洲，梁田蛻巖，中井竹山澁井太室諸名儒之墨贊甚夥。「古梅園墨譜」正篇有「唐方式」之墨，唐墨即中國製之墨。中可驚異者，有題「韃字墨」。一面書有：

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

大清馬天錫以韃字書此二句

日本官工古梅園主人記焉

另一面書有韃字(即滿文)二行。此「韃字墨」大約二百年前之德川八代將軍吉宗公時所發現，此於「唐方式」卷首題贊序文之紀年得知者也。

二百年前之韃字即滿洲文字，以文房用具而書有滿洲文字，實為研究滿洲史之珍貴史料。又最近發見滿洲文之創始者達海之墓(見大阪每日新聞，本年八月十一日之記事)，頗有貢獻，此事極饒興味者也。按達海之墓碑，滿蒙雜誌七月號有山下泰藏氏及佐藤文比古氏之調查報告；及「同仁」雜誌九月號之「聚珍採訪」欄，皆有記載。二雜誌對於達海之事，頗致力於研究滿洲文字之制定，對於滿洲之誌識，裨益甚大也。

(三) 滿洲文字之千字文與四十二國人物圖說

自三百年來，大約在明正天皇朝德川第三代將軍家光之時代，亦即中國之明末與朝鮮從文祿之役之宣祖經光海君至仁祖之世，此時日本之外交政策，大體傾向消極方針，是時除中國與荷蘭外，拒絕通航貿易。封鎖薩摩之阿久根，筑前之博多，肥前之五島，平戶，大村各港，祇餘長崎一處，以供貿易。斯時對亞細亞大陸之滿洲，並無若何特別國策之行動。德川時代，最初關係滿洲之文獻爲「韃靼漂流記」一書，爲正保三年（一六四六）所發現。

自正保三年至十五年，時明室顛覆，滿清帝國完全統一東亞大領域。第四世之英主聖祖康熙帝出現，國運益隆。康熙元年即寬文二年（一六六二）時爲第四代將家綱執政。

東亞既建立滿洲帝國，國運昌隆，誠爲政治上之大事。東鄰日本受此刺激，以敏銳如日人者，對於清朝之發祥地遂加以特別注意，又因德川時代，漸入太平之世，文運漸盛，諸學者研究之眼光多傾向此方面，而研究滿洲者也。

荻生徂徠爲發軔者，著有「琉球聘使記」，始而注意本州以外之領域，作有「明十三省考定圖」一帖，爲研究海外之先覺者。又著有滿文考，爲研究滿洲之先導，極受重視也。

其次足以注意者爲下列諸書：

甲，清書千字文 翰林院編修尤珍書

「清書」者即滿洲文字，乃正德五年（一七一五）江戶，大阪書肆翻刻之刊本，故極足珍貴也。清書千字文之滿洲字部分，共僅六字，另三十五字詮釋漢文千字文之辭藻章句。日本於何處獲得此書，翻刻本未記，本人所藏者，序文與例言全缺，未能詳睹當時出版之真面目。序文與例言，當記有該書之來歷，且爲研究正德時代日人研究滿洲史料之一，各方君子幸垂意焉。

乙，四十二國人物圖 一冊

享保五年（一七二〇）刊本，劉善聰序爲正德四年甲午（一七一四）。此書乃當時日人所認識世界各國之人物，繪其容貌，衣服，武器，風俗等，中有「大明」「大清」二章，俱有明朝之漢人習俗與清朝滿洲風俗。在「大清」人物附有說明：

「大清者即今唐土〔中國〕之號也。天子之本國原爲韃靼，一說明世之風俗；是故分繪二國古今風俗圖。二京十三道，文字經史，隨前代而變遷。」

又另有「天子韃靼本國」之風俗記述，所謂韃靼者僅論蒙古，朝鮮及兀良哈，而未言滿洲之風俗。其論兀良哈謂：「此國距朝鮮甚近，或曰隸屬女直國也。出北極地凡四十二度」。

四十二國人物圖，其後又有重刊本，名爲洋外人物輯，一名四十二國人物輯，三冊。出版年月不明。卷首有黑田惟孝及永田南漢，中日文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序。卷末題有「訂正四十二國人物圖說附言」之跋文，內叙有原著「四十二國人物圖說」之來歷及辨明原著之增減攷訂。惜跋文作者姓名未詳，僅書「何某誌」，誠屬遺憾。

洋外人物輯，一名四十二國人物輯，按「大明」與「大清」「韃靼」「兀良哈」排列，分述其人物風俗。關於滿洲部分，茲抄遺「兀良哈」一段如下：

「兀良哈者東韃而韃之一部也，居山戎之地。明洪武中，其地內附中國，置太寧，朵顏，福餘三衛，爲東北之外藩。授其酋長以官，以資治理。其國風俗與蒙古相類也。」

此爲大寧（秦寧）朵顏，福餘三衛之記載，亦即對滿洲之僅有認識。

（四）滿洲政治之禮讚

享保原刊本之「四十二國人物圖說」劉善聰序文中，評論比較明末清初之政治。滿清帝國之隆昌，自屬當然之事。茲抄錄一節如下：

「昔者大明震旦，其祖宗夙夜興寐，兢兢業業，君臣相勉，此一時之所好也。及其子孫，所好相反，燕晏偷惰，上下廢業，變圖遂起，社稷失守，遂使大清不勞兵力，坐有四百之江山。方今之朝政也，直言無隱者，如張鵬之屬，寵遇益隆，廉吏孤影。戰功卓絕如藍理者，積暴虐民，即褫職爲庶人。屢巡江南，避暑關外，其取捨好惡，出談買客者，大略如此」。

其指摘明末惡政，極稱清初之盛運與善政。使人聯想「韃靼漂流記」率直批評滿清帝國第三世祖順治帝朝之政治謂：「法度萬事，外以明正，上下慈悲正直，」之一節。當國家興隆之際，稀世之英主康熙帝出現，國運盛大之滿洲帝國，日人是時極深感服。

原滿清之覆明，明朝亦如唐宋以帝權握於漢族。日人對中國精神與物質文化之進步，極表敬意，且尊爲師國及先進國。尤以明末，對「父唐土，母日人」之國

姓爺鄭成功益加同情，扶弱挫強義俠之心可見。惟對清朝亦加敬意，不徒以好惡而驅感情，盛揚滿洲帝國之盛運與善政。日人之感情冷靜，批判公平，於此可見矣。

(五) 林子平與井上毅子爵對清朝之批評

由上述公平之稱揚滿清帝國，因而聯想及林子平之言。林子平著「海國兵談」之序謂：

「今之清朝，古之中國藩屬。康熙以來，中國雖復成爲一體。今既統一，北鄙太平，故兵馬遠征，無後顧之憂。康熙，雍正，乾隆三主，文武剛毅，暢達時勢，統治華夏，然元之古業可爲重鑒，未知何以處之」。

林子平之論調，畢竟爲憂國之士重視清朝之國勢；然其見解實由日人之觸悟。井上毅子爵——明治時代文部大臣——著「梧桐陰存稿」卷二，題有「康熙稅政」，指摘清朝英主康熙時代之惡政，林子平之思想影響於後世者如此。此可代表江戶時代人對滿洲之認識也。

(六) 小竹及談窓對清朝之批評

江戶時代之儒者中，對清朝時代之中國讚揚者甚夥。如篠崎小竹之「小竹齋詩鈔」卷二，「題清輿地圖」一詩中詠曰：

東南窮海西北胡，漢唐明皆遜版圖，提封不知幾萬里，……大邦長力少懷德。

盛稱領土之廣大及德與力之偉。

廣瀨淡窓之遠思樓詩鈔第二編卷下「觀唐館有作」

一詩詠曰：

胡變夏，辨髮髻戴笠下。夏化胡，隗兒往往出文儒。

隗兒者即皆隗靺兒；謂滿洲人往往出文儒，畢竟爲對滿人之好批評也。

(七) 清朝時代對滿洲研究之不振

德川時代，關於清朝之學術，日人極力採納，而中國本部之學術亦極力加以研究。惟對滿洲之研究，深感其認識不足。此無他蓋中國研究滿洲人貧弱之故也。

三百年間中國之學術發展極速，大有進步，在中國學術發達史上占重要之位置。其影響波及日本，此爲德川學術發達之主因，亦即清朝學術傳播所致也。關於滿洲之研究，清朝以其爲帝國發祥地，故不獎勵研究。

按滿洲者，中國本部之漢人目之爲東夷。而此所謂東夷者乃竟侵入中國四百州之地，君臨其國。自入占中國本部後，忌暴露祖先根據地文化低落之實況，乃嚴禁

對滿洲蒙古作輕蔑之文辭。其爲詩文著述，或全部燬禁或一部刪削，或處著者以嚴刑，諸如種種，因之對滿洲之研究缺乏自由發展。清代研究滿洲之史籍地誌類，大抵官修，及私人之撰述，徒贊美清朝創業主之武功而已。是故滿洲史之參攷書較少也。滿洲地理書之類，除乾隆時代欽定之滿洲源流考，盛京通志，熱河志外，殆無足堪以注意者。

在此種狀態中，德川時代中國書籍自長崎及琉球流入內地雖甚多，而少有關於研究滿洲者，參攷與根據之圖書既少，無怪德川時代日本學研究滿洲之不振也。

(八) 高橋景保之滿文獨創研究

一代大儒徂徠之「滿文考」，其滿洲文自何處學得，誠爲一大問題。小宮山楓軒（名昌秀，水戶之儒者，明和

四年【一七六七】生，天保十一年【一八四〇】歿，年七十五歲）之楓軒

偶記卷一謂：

「徂徠之滿文考，何所根據，立原先生（立原翠軒）就教於宇佐助。瀧水（字佐美，惠助之號）答謂：徂徠神通英邁，廣博超常人，悠然頓悟，故通滿文。」

此種說明，頗不得要領，徂徠究自何處通曉滿文，及滿

文考之纂述經過，皆未明言，誠屬遺憾。又天野景信之滿洲文書式等知識，何所根由，皆未明瞭，亦引以爲憾也。

德川時代學者得知其通曉滿文經過者，始自高橋景保，高橋景保通稱作左衛門，其父爲有名之數學者，景保生於天明四年【一七八四】，文化元年【一八〇四】二十一歲，父任職幕府天文館，文化八年習荷蘭學。文化元年【一八〇四】俄國東漸，國力伸展至東亞，從西伯利亞乃至經營滿洲，遂派使節至日本乞通商。其國書爲俄文及滿文，於是幕府命景保將滿文書翰譯爲日文。當時日人並未通解滿語，而景保利用幕部秘藏之清文鑑，努力研究滿洲文字，遂能譯出日文，提交幕府。

清文者即滿洲文字也。清文鑑敕撰於乾隆二十六年【一七七二】，爲滿洲語之文法辭典。此書以漢字譯解滿洲語，以漢字之中國音而讀滿洲文，然如此學習，談何容易，非苦心厥志難有所成。而一百五十年前景保竟能獨力研究滿文成功，確復非凡也。

近藤正齋（守重）之名著「正齋書籍考」卷三記清文鑑盛稱景保之功績。

欽定增訂清文鑑 三十二卷

先時物茂卿有滿文考，未得明晰，先僚高觀棗，通滿文，嘗撰清文輯韻二十六卷，散語解二卷。蓋此際通滿字僅爲斯人，誠屬奇績。

景保從事翻譯滿文既成功，對研究滿洲之興味頓增，乃以清文鑑爲基礎，着手編纂滿洲語字典。至文化十年〔一八一三〕大體告成，約三十卷，不幸是年二月，竟燬於火。然景保並不因之沮喪，雄心再起，重訂草稿，文化十三年〔一八一六〕告成，即今之滿文輯韻，是爲日本最初之滿洲語字典。凡三十七卷，十八冊，現存內閣文庫。

同年八月又刊行滿文散語解二卷，是爲滿洲語文法。又著有增訂滿文輯韻十一冊，清文鑑名物語抄六卷皆藏內閣文庫。

又別作滿字隨筆一冊，爲上野公園內之帝國圖書館所藏，乃記述滿洲語之概略，中記有關於文化十年焚燬之滿文輯韻初稿，此書頗爲簡單：

- 一，文字之由來
- 二，文獻
- 三，文字之書法及文字之數目

四，十二字頭

五，文字接續

六，履辭考

七，地名箋

八，四十九旗

等八章，附以日文，漢文及荷蘭文，其說明頗得要領。例如地名箋列舉日本國，漢土，高麗，俄羅斯，滿洲，蒙古，其苦心努力於滿文輯韻之序文中可以得見之。又音漢清文鑑及增訂清文鑑二書，爲其研究滿洲語之基礎。此外序文並述文化十年〔一八一三〕俄國文書之日譯。可見景保之滿洲語學識，有利於當時時局也。

大正七年〔一八七四〕由珍書刊行會發行之山田孝雄博士著滿字隨筆一書內載：

『今也「滿洲」既圈入我勢力範圍，滿洲語漸臨泯滅之悲境。緬想百年前之當日，感慨彌深。』

蓋因追念獨創滿洲語講解高橋景保之功績，是以對滿洲發生感慨。從大正七年後，經大正十五年以至今日，對景保之事功，感念益深矣。

此外對景保創始研究滿洲語之功績誌念不忘者，有

下列之記載：

寬永以來異國船來着年表

(元政)三(庚辰)「一八二〇」十月(十七日)銜書物奉行，天文方兼帶高橋作右衛門播州文字書籍譯之獻上(黃金時服拜領)。

作右衛門之「右」字，實爲「左」字之誤，「播州」實爲滿洲之誤，按「播」(バン)字與滿(マン)字音極相似之故也。

(九)近藤正齋與滿文圖書

近藤正藤(名守重)，對當時之滿洲亦頗有相當認識。彼之名著正齋書籍考卷三論清文鑑曾盛稱高橋景保之功績。此外並介紹滿洲文圖書，以供國人認識滿洲。其介紹之書目如下：

- 一，音漢清文鑑
- 二，滿漢類書全集
- 三，滿漢名物同文類集
- 四，清文啟蒙
- 五，清文典要
- 六，清文彙書

七，清滿成語待對

八，清書日課書經注解

九，清書千字文

十，滿文，遼史，金史，元史

十一，滿文通鑑

十二，滿漢朱子節要

彼致力研究滿洲語文，著有邊要分界圖考(單行本，又見近藤正齋全集第一本)。關於滿洲之記事，特於卷六撰有滿洲考。又卷一考定分界圖之「引用唐蠻圖」論中國及西洋人之引用滿洲地圖，卷五引用德川時代越前人著韃靼漂流記之記事。又注以吉林，船廠，寧古塔等地名之漢音，對於研究滿洲頗見努力。

「邊要分界圖考」有文化元年「一八〇四」正齋之自序。

因正齋書籍考之記載滿文書籍，憶及國立北平圖書館及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新近出版有滿文書籍聯合目錄一書，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發行。該書之內容自書名上可以略知，乃以現代新分類方法，製成滿洲文圖書之目錄及索引。然兩者比較，其目錄不及書籍考之多，蓋中國之

佚書而存於日本者，已屬周知之事實也。

(十) 間宮林藏與松浦武四郎

其次，文化年間間宮林藏之視察探險蝦夷及東韃，極負盛名，此為其實地視察滿洲及西伯利亞之發端。間宮海峽之名，因彼而垂留永久。其紀探險之經過，著有東韃紀行一書。遂於明治三十七年〔一九〇四〕獲封「正五位」。

松浦武四郎（文政元年〔一八一八〕生，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歿，年七十一）。亦探險北海道及考察滿洲，關於蝦夷之著述頗多。

(十一) 清文實錄之編纂

寬政文化間，注意海外者漸衆，關於滿洲書籍之發行是以俱增。

清朝實錄一名清三朝易知錄，別名清鑑易知錄，此書為邨山緯及永振鉉合編，卷首有寬政九年〔一七九七〕邨山永振二氏之例言，及文化四年〔一八〇七〕柴野栗山之序。從清朝初期太祖，太宗，世祖三朝之實錄中，抄錄清朝創業時期之事蹟，對於滿洲之認識益加廣博。此書之抄錄翻刻，頗有裨益也。

嘉永五年〔一八五二〕刊之鱸春卿著萬國旗章圖譜卷首有該著者四年之凡例；及嘉永五年藤森大雅之序。該書中除「清國國旗」外，尚有「韃靼國旗」。又另有嘉永間木活字版之滿清紀事。此二書皆為幕末多事之秋，日人注意海外諸國之表示，亦為一般人對滿洲漸加關心之明證也。

(十二) 從明治至現代

甲，明治時代 明治初期，新政伊始，百端待理，是以關於滿洲之著述甚夥。迨至明治十年〔一八七七〕及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始有清史攬要及滿清史略之出版；然對於滿洲之研究，益見精細。二書皆為增田貢所著也。

明治二十二年〔一八九〇〕亞細亞協會之機關誌「會餘錄」第五集，刊有「高句麗古碑釋文，出土記，古碑考」一文。此為高句麗之好大王古碑，乃當時盛京省懷仁縣之洞溝發現。碑文之內容為滿鮮之歷史及日本古史之重要史料。關於此碑，可參攷菅政友氏之「高句麗好大王碑考」，那珂通世博士之「高句麗古碑考」（見「史學雜誌」第二編與第四編，明治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發行）。

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石澤發身著「白山黑水」，介紹滿洲。三十八年（一九〇五）遼東兵部站發行有「滿洲快覽」，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守田利遠著有滿洲地誌，東亞同文會刊有滿洲通志（譯自俄文，卷首有會長青木周藏子爵之序）。日人之勢力侵入滿洲，是以關於滿洲之著作日漸增加。

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內藤湖南博士著有滿洲寫真帖，四十二年，小川運平著有滿洲及樺太，中西正樹與七里恭三郎合編有吉林通覽（大隈伯序文）。滿洲之歷史與事情漸為世人所知。同年，市村瓊次郎博士著有「清朝國號考」一文，發表於東洋協會調查學術報告創刊號。又白鳥庫吉博士著有「東胡諸民族考」，連載於明治四十三年以後四年間之史學雜誌，對於學術界之裨益甚巨也。

乙，大正時代 大正元年（一九一二）稻葉岩吉博士刊行有注釋前田侯爵家所藏之尊經閣本遼東志；為當時學術界所歡迎。是時白鳥庫吉博士之滿洲研究，相繼發表；並引起世人對滿洲之注意。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以白鳥博士為中心，而箭內互，稻葉岩吉兩博士協助

之，出版有滿洲歷史地理之傑作。大正三年，稻葉岩吉著清朝全史。是年市村瓊次郎博士在「史學雜誌」二十四卷發表「明代之滿洲」。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鳥居龍藏博士之「蒙古及滿洲」出版。白鳥博士，箭內博士，池內宏博士，津田左右吉博士，和田清教授，松井等學士，合編有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刊行第一號，至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刊出第十四號。初為滿鐵會社發行，後改由東京帝大文學部發行。歷年相繼刊行，貢獻甚大也。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白鳥博士在「史學雜誌」第三十卷發表「室韋考」。大正十年（一九一〇），「民政與歷史」雜誌，出有滿鮮研究專號。十一年，滿鐵調查課發行有滿蒙地理歷史研究，研究滿蒙之歷史，民族，言語，宗教，風俗，行事，氣象等。十三年，八木獎三郎著有滿洲舊蹟志上卷，下卷在十五年出版，泉廉治著有入關前之清朝，摘錄自清太祖，太宗，世祖之實錄，介紹滿清帝國創業時期之事蹟，並附錄有「前清時代之吉林」一篇。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山田久太郎著有滿

蒙都邑志。

丙，昭和時代 迨至昭和時代，滿洲之研究，追隨其他學術，極其發達，是時側重考古學方面：昭和三年「一九二八」高橋健目，石田茂作合著有滿蒙考古行脚。昭和四年，東方考古學會叢刊第一冊發表有「貔子窩」(探討南滿洲貔子窩與流河畔之先史遺跡)。昭和六年「一九三一」該叢刊第二冊發表「牧羊城」，是為該會之大貢獻，大都為濱田耕作博士，原田淑人，島村孝三郎等執筆之功績。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衛藤利夫著有衛匡國(匈牙利人Martini)之韃靼戰記及南懷仁 Verbiest 之滿洲紀行，為奉天圖書館名書題解工作之一。昭和六年，園田一龜著有「南懷仁旅行滿洲之觀察」，對於世人頗有裨益。

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園田一龜之韃靼漂流記；橋川時雄之滿洲文學興廢考；及拙著之從內鮮看滿洲之歷史等書，相繼刊行。昭和八年有大原利武氏之滿洲史及關於滿鮮之漢代五郡二水考；矢野博士之滿洲國歷史；沼田賴輔氏之古代之日滿國交；筆者及田中啟爾教授監修大宮權平撰之滿洲歷史地理圖等書出版焉。

結論

以上，關於日人三百年來研究滿洲之敘述，甚為簡略。賴國運之發揚，因之對此方面之研究，日漸發達，殊足慶賀；將來滿洲研究之昌隆，可以期待也。

本文著者為文學博士中山久四郎，登載於外交時報第六百九十二號(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十月一日出版)及六百九十三號(昭和八年，十月十五日出版)。本文僅論至昭和八年，關於日人最近研究東北之情形，可參看拙譯「日人研究滿洲近世史之動向」，載禹貢第六卷三四期合刊。

水利月刊

第二十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

目錄

本刊文責由著者自負

- 中央水工試驗所之阻力測速儀……………譚葆泰
- 印度河之特性及其與中國河流之比較……………王鶴亭
- 二十四年江漢洪水之探因……………唐季文
- 洛惠渠工程紀略……………孫紹宗
- 中國河渠書提要(六)……………茅乃友

附錄

本會第六屆年會紀錄

定價表 零售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四角
發行者 中國水利工程學會

林縣小志

趙九成

(一)

林縣在河南省黃河以北的銳角的西北。經線東起北平西二度十二分，當該縣東姚區東部的烏山嶺；西至同度四十二分，當合澗區西部的嘴上村。緯線南起北三十五度三十八分，當臨淇區的石口村；北至三十六度二十五分，當任村區的槐圪塔村北漳河中。東西廣約有九十里，南北長約有一百六十里，面積約有八千方里。

林縣位於太行山的東麓，山脈分布全境。地勢西北較高，東南較低。就大體說來，可以分爲山嶽，邱陵，平野三部分：山嶽地帶幾乎要占全境的二分之一。東崗任村兩區及姚村城北城南合澗四區的西部，臨淇區的東部和南部，東姚區的東部，都是層巒疊嶂，山勢嵯峨，壟峻如梯，田小如瓦。所以農產是極少的。但是地宜種植森林，兼產山果，正需要人工來培養牠的。並且斷層時常露出礦苗，如東崗區礦山的青鐵及磁石都是，從前曾經開採過，也許是富源所在的地方。

邱陵地帶較少于山嶽地帶，河順橫水兩區及城北城

南兩區的東部，合澗區的東部和南部，東姚區的南北西三部，都是岡阜起伏，土少石多。溝中雖間或有良田出現，但是在岡坡上的田地，無疑的都是礮瘠的。也宜栽植森林，和山嶽部分有相似的地方。

至若平野地帶是很破碎的，是一塊兒一塊兒的分布在各地方。其面積較大者係姚村城北城南合澗四區南北連接的一部分，南北約有五十餘里，東西寬自數里至二十餘里不等。次爲臨淇集的附近及集東集西三部分，縱橫數里至十餘里。再次爲原康及東姚集附近，橫水集附近三部分，縱橫都有七八里的樣子。就上所述的平野區中，惟有城西近山一帶，土雜沙磧。城北洹源附近，潦時則有瀉水發生，對農產甚爲不利。除此以外，都是良田沃土，爲全縣精華所在的地方。

因有山脈分布全境，所以同度的氣候也有種種的差異。縣境有太行山縱列于西，其分支則平行東下，橫貫全城，故東部和南部，氣候較西部和北部爲暖，不過溫差是很微的。就寒暑的程度說，可以說都是很劇烈的。

最熱期在夏至到立秋的期間，縣治的溫度可升至華氏寒暑表九十餘度。最冷期在冬至到立春的期間，溫度可降至三十餘度。風向差不多是固定的，夏季多南風，冬季多東北風，中部近太行山的一帶，時常起極猛烈的西風，飛沙揚塵，樹木和房屋常被摧折損壞，當久雨的時候，有西風起必晴。雨量甚不平均，當陰曆的六七月間為雨季，西部太行山一帶，雨量比較要多一些。人民喜潦惡旱，因潦雖亦嘗致歉收，但久旱則成大災了。

全縣的戶口，據民國十八年自治員調查的結果，是六萬三千三百六十五戶，四十萬零四千五百零三人。茲列表于下：

區別	戶數	性別	人口數
第一區城北	四五九三	女男	一七四〇 一七〇八
第二區城南	四四二四	女男	一三六〇 一三九六
第三區合澗	九七七二	女男	三〇一九 三二九四
第四區臨淇	八〇七二	女男	二六六〇 二九四七
第五區東姚	七三二七	女男	二二五五 二五六七
第六區橫水	六七八八	女男	二二六三 二二九三
第七區合順	四九八五	女男	一四六六 一五八七

第八區姚村	六一五二	女男	一八〇四 一八四九
第九區任村	八〇二八	女男	二二〇七 二二七三
第十區東崗	三三二四	女男	八八五七 八四七二
全縣戶口總數	六三三六五	女男	二一九五 二九四〇

(二)

林縣全境的山脈，以太行山為其祖幹。而太行山在縣以內者又以林慮山為主峰，綿亙在縣西部和山西省的交界上，是沿南北方向而走的縱行脈。其支脈平行東下，分布在縣屬的全境，是橫行脈。茲分別介紹于下：

太行山脈：由王屋山東北至輝縣西部，折而正北，自侯兆川北入林縣境，北過浙水隔着一條深谷，劃成了內外兩層：外層叫做林慮山，下面另詳述之。至若內層西接山西省平順縣界，在雪光水西有五峰山，山勢非常峭削，上面有五個山峰，所以叫做五峰山。山半有雪光寺，北面有倉谷水，西面有王相岩，傳為漢朝夏馥隱處。岩西有瀑布叫做寶泉，又叫做寶泉岩。又北有大頭山，再北過漳河走入涉縣界內，總計在林縣境內者長有一百多里。內層的山勢是很高的，自縣城向西北觀看，

可以看出外層僅有內層的一半，土人不知，統把牠叫做太行山，實則外層原名林慮山也。

林慮山脈：在東漢以前原名隆慮山，縣即因之而得名；後因避殤帝諱，才改名叫林慮山。此山爲太行山最秀麗的一峰，東面是平川，西面是絕澗，諸峰羅列，隨地異名。現在我們由南邊看起，在浙水的北岸的，名做棲霞山，其下有棲霞谷，在谷的西面有仙人岩，相傳是周時盧子綦棲隱的地方。北過風門口爲淇峪山，爲林慮山和太行山接脈的處所。西北有一山峰叫做金燈山，從前叫做金門山，其上有金燈寺，風景優美。又名爲南北傘蓋山，因其形狀似傘故得此名。其下有澤陽谷，谷裏面有寺叫做靜居院。又北爲天平山，因其峰勢險峻，上與天平故得此名。宋朝的柳開遊此山時，曾作過一篇遊天平記。此山有六個大峰，五個小峰，諸山峰都在茂林喬松當中，拔出石壁數千丈，回環連接，巖峭翠，就是最工于繪事的人，也不會把牠畫出來的。又北爲黃華山，是林縣風景最佳的地方。林慮山有三個秀峰：第一是仙人樓，第二是玉女臺，俱在此山之中者也。其下有黃華谷，西崖發生瀑布，俗名叫「進珠簾」，水經注中

所說的「雞翹洪」就是這個地方。又北爲魯班門，兩山突然中斷，壁立如門似的。又北爲倚陽山，在其西面懸崖千仞，而頂上却很平坦，計有水泉七十餘處，中間突然湧出一個山峰，翠插天際，叫做蟻尖寨。金朝和元朝的末年，嘗有官民來這裏避兵，現在尙且有那時候的遺跡。再北行，止在任村集的西面，長凡八十餘里。

分支東下諸山脈：有的是直接由太行山分出來的支脈，有的是發脈于林慮山的。蜿蜒蛇行于全縣的東南北三部，層峯疊嶺，脈絡潛通，把河流當作天然的界限，可以分爲四個支脈：

第一在漳水南洹水北的爲北支，發源于倚陽山北尾東進的達駝嶺，東行又分爲二支，一爲從達駝嶺東北出發者，在任村區爲黑石嶺，爲當清嶺；又北盤踞在東崗任村兩區之間者爲紅嶺，爲傘蓋嶺，爲王墓嶺，爲迴峯嶺，而以人頭山爲最奇特，峰頂圓銳，有頸項，有髮髻，宛然人頭似的。北行東折，沿漳河下趨，山勢巍峨，多崇崖削壁。有南天門，兩峰相對，中間凹處似門。有漳河嶺，下面臨着漳河，晴天走到牠的頂上，可以望見安陽縣城。又東行入了安陽縣界，一爲從達駝嶺

東南出發者，在任村姚村兩區之間者，爲貓兒嶺，爲南北礮山，山間有青鐵礦及磁石。北行入東崗區者爲岩峰山，此山雖不很高，却是很秀麗。東行入河順區爲馬鞍山，因形似馬鞍，故得此名；兩峰對峙，在西面的叫做天堂山，在東面的叫做蒼龍嶺，天堂山的半腰有洞叫做朝陽洞，俗名叫做婆婆洞，洞口僅能容下一個人，裏面約有半畝大小，上面透着天光，下面建有三間神祠。又東行入了安陽縣地界。

第二在洹水南浙水北的爲中北支：從林慮山的棲霞山發脈，沿着浙水東下，到合澗集作一個結束。迤東山嶺綿亘，最著名的是大聖山。傍着浙水北岸蜿蜒東趨者爲烏雲山。東北走入橫水區的爲景色嶺，爲鳳寧山。東南走入東姚區的爲白雲山，爲香爐嶺，爲巫山巔。又東行入了湯陰縣地界。在縣城東南二里許有聖符山，宋宣和年間，有道人張常清煉真于此，能書聖符活人，故以名山。明萬歷年間，有知縣張崇雅者，以山勢天矯，和龍相似，改名爲龍頭山，沿用到了現在。在此山的上面，有一個七級的浮屠，叫做燈籠寶塔，又有一座文昌宮。

第三在浙水南淇水北的爲中南支：從合澗集西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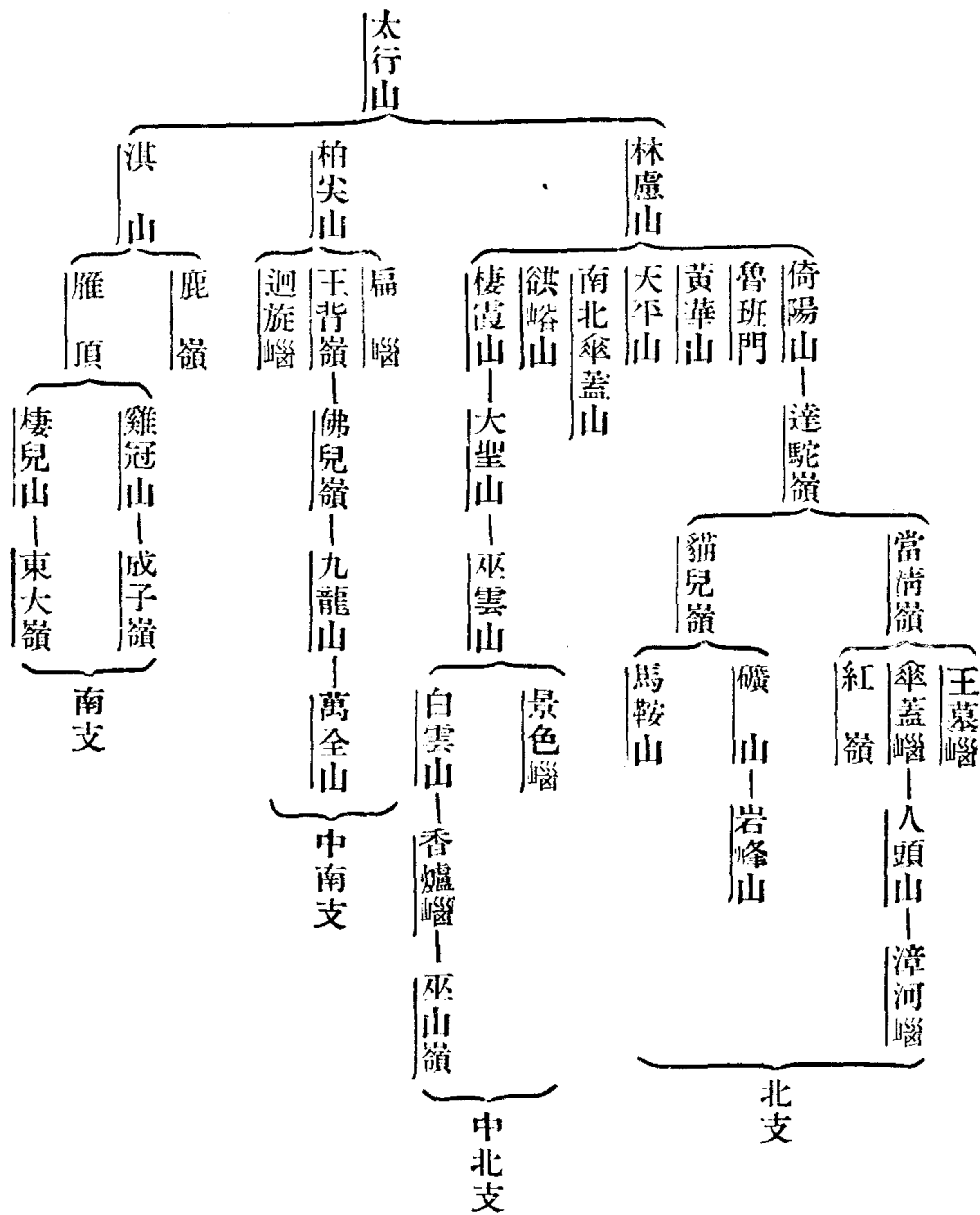
太行山發脈，一峰突然銳起，超出在羣峰以上的是柏尖山，這也就是本支的主峰。委折東下，若羣龍赴壑似的，蜿蜒于合澗區及臨淇區的中間爲扁嶺，爲王背嶺，爲迴旋嶺。又向東行爲佛兒嶺。又東行到臨淇區和東姚區的交界上，爲九龍山，爲萬泉山，因山的下面泉源很多故得此名。再向東行到了合河口和從臨淇區來的一支相接着了。孔尖山在臨淇集的西面，從平地上崛然拔起，下豐而上銳，山勢特別雄秀。

第四在淇水南的爲南支：從輝縣境內太行山的王莽嶺發脈東行，由臨淇區的西南入了林縣境，盤結在縣南林縣和輝縣的交界上，山勢雄壯，僅次于太行山。山峰之最著名者，有秦王嶺，雁頂，雞冠山，統叫做淇山，因其北爲淇水故得此名。據說這就是山海經中的沮洳山，也就是淮南子及水經中的大號山。東蟠北折而爲成子嶺。又東行爲棲兒山，據野人說，每到夏秋之間，便有雲霧結成樓閣，故得此名。又東行爲東大嶺，在嶺的下面有泉水西流。又東行入了淇縣地界，牠的分支從淇山的西端分出來的叫做鹿嶺，爲林縣和輝縣交界的地方。

上面所述的四個支脈，內界外包，到林縣東部的交

界上，峰巒越險峻，漸漸混成一支出境，又東二十餘里才完全成了平地，為安陽縣湯陰縣淇縣西部的諸山脈。

茲為醒目起見，列山脈表于下：



(三)

林縣境內的山脈，都從太行山東出，所以河流也隨

着山勢而東趨。現在將林縣的河流分別敘述如下：

漳水是林縣北邊和涉縣交界地方的一道河流，上游

是清漳和濁漳。清漳有東西兩個源頭，東源出山西省昔陽縣西沾嶺的大魁谷，南流到和順縣西北，有小水從西北來會。又南流，復折而西南流，到南安驛，有清河從東北來會。又西南流，到遼縣東北，有小水從東南來注入，又西南流至縣南，和西源會合了。西源出西北賦嶺，東南流，經橫嶺鎮西，義成鎮東；又東南，經長城鎮西，過松樹坪，有武鄉嶺水西來注入；又東南，會東源而東南流，有箕山水從東北來會；又東南，有水從東方來注入；又南到桐谷鎮，有千畝泉水，從西北來注入，入河南省涉縣的遼城村；又東南經縣城西南，折而南而東而西而南，到了林縣北的交漳口，和濁漳水相會。濁漳又有西北兩個頭源，西源出山西省長子縣西南五十里的發鳩山，又叫做鹿谷山。東北流，折而東南流，又折而東北流，有梁水從南方來會，有藍水從西北方來會；又東北流，到長治縣北境的漳溝鎮，有府西水和石子河從南方來會；又東北流，經屯留縣東，潞城縣西，有嶽水從西方來會；又北流，有絳河從西方來會；又東北流，有潞水從東南來注入；又北流，到襄垣縣城南，和北源相會。北源出沁縣西北伏牛山的北麓，東南

流，有聖鼓山水從東北來會；又東南流，左右俱會一水；又東南流，有銅鞮水從西南來會；又東南流，經鹿亭驛西，有水從東北來注入；又東南流，到襄垣縣西，一小水從北方來注入；又東流，和西源相會，二源既會合，東北流，經縣城東南，有水從西北來注入；又東北流，到黎城縣西北，有榆社水從西北來會；又南流，至洛河鎮北，折而東流，經黎城縣南境，有水北從縣城來注入；又東南流，遂入林縣西北界壺關口的南邊。穿太行山而東流，經天橋斷水，從斷岸瀉入深壑之中，遠望白馬玉龍似的，確是一種奇觀。又東流，經礪陽故城北，滄溪從南方來注入；又東流，到交漳口和清濁水相會合。二漳既相會合，才叫做漳河了。東流經任村區的槐圪塔村北入安陽縣；又東流經臨漳縣；又東北流，入河北省，經成安縣，廣平縣，復東流，經大名縣北，入山東省的冠縣，和南來的衛河相會合，至此而漳河之名遂壽終正寢了。

洹水：在漳水的南面，源出縣北林慮山下，有五個源頭，從北向南數之：第一是史家河，發源于倚陽山下，東北流，到姚村區的埋子莊，和雙泉相會合。第二是雙

泉，有兩個源頭，都發源于魯班門的東北，俗名叫做埋子莊前後河。又一個名子叫做靈岩水。第三是葦泉，發源于城北區柳灘村的西南，又叫做龍門崗河。第四是大頭河水，發源于城北區的大河頭村西，從前都以此水爲河水的正源。第五是黃華水，上源來自黃華谷的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就是山的第三級，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巖下，狀若雞翹，所以也叫做「雞翹洪」。水東流到谷口，潛入地下，東北十里復出，經城北區逆河頭的新橋，俗名叫做新橋河。上面所述的五條河，先後會合于城北區陵陽村西，統叫做洹水，俗名叫做陵陽河。從前人以爲洹水出山西省長子縣的洹山，伏流到林縣始由地下湧出，那是不可靠的。水過陵陽橋，有武平水從北方來注入（武平水是發源于武平寺後，穿寺而東南流的一條水），又東流，過橫水區的趙村，又東南流，經橫水集，又東流入安陽縣地界。趙村以下，夏潦時始有水，平時則在地中伏流，到安陽縣的善應山，始由地下湧出。東北出山，經安陽縣城西北小屯村，東過安陽橋，又叫做安陽河。東流，過內黃縣西北入于衛河。

7

淞水：在洹水的南面，距縣城約三十里。發源于山西省的陵川縣界淞水村，東北流，經壺關縣合壩水沾水，穿太行山流入林縣境內。東流經樓霞關，有雪光水從西北來注入。又東流，經合澗集南，又東流，經該區的三陽村，又叫做三陽河。又東流經該區的小店村，有康王泉從西方來注入。又東南流，經萬泉山下，有泉數十處，從山根湧出。聲震岩谷。又東流經東姚區的河頭村，又東到合河口，和西來的淇水相會合了。

淇水：在淞水的南面，距縣城約七十五里。上源來自輝縣的侯兆川，東北流入林縣境內，又東北歷淇陽川，過石城西北，石城也叫做石樓，有一石面水壁立，下有門若城樓似的，因得此名。又東北流，西流水來注入，此水出東大嶺下，西流經過石樓南，是一條西流的水。又東流，過淇陽故城的南面，有葦澗河從南方來注入。又東流，過臨淇集南，有泉水注入，這便是淇水的下源。從此以下，此水始長流不絕。東北流到合河口，和西北來的淞水相會合。折而東流于兩山的中間。過清風棧，有野豬泉水從西南來注入。又東流入湯陰縣境內，又東南流三十餘里，到淇縣入了衛河。

(四)

縣中的最高行政機關，無疑義的是縣政府。縣政府的組織是這樣的：縣長一人，為一縣最高行政領袖，得用秘書一人以幫同辦事。縣長下分設三科，以司庶政。計第一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專門管理一切文書事宜。第二科設科長一人，科員若干人，專門管理財政，辦理徵收及向省府解款事宜。第三科設科長一人，科員一人，專門管理縣中一切建設事宜。此外有會計處，中設主任一人以司其事。有承審員二人，以管理一縣的司法。有管獄員一人，管理縣中的監獄。有看守所長一人，管理看守所內的一切事務。縣政府之外有財務委員會以管理一縣的財政，有教育局以管理一縣的教育，有警察所以辦理一縣的警政，有國民黨區分部以辦理黨務的事情，有商會以維持商人的利益。除財政及教育當另為詳述外，茲并略述如下：

林縣之有警察，始于清光緒三十一年，初叫做巡警總局，後來叫做巡警正局。宣統二年改正局為警務長公所，改局長為警務長。到民國二年，增設巡長二人，巡警十二人，共成了四十四名。十月改警務長公所為警察

事務所，改警務長為所長。民國三年改警察事務所為警察所，改所長為警佐，一切受縣長的指揮，并減去巡警四名，共為四十名。民國八年，又改警佐為警察所長，直接受轄于警務處。年需七千六百三十餘串，添辦服裝及器具等費，一年約千餘串。民國十七年，改警察所為公安局，中設局長一人，巡警四十人，探警二人，警官二人，事務員三人，清道夫二人。每月需洋四百七十七元，由地方款項下籌撥，服裝器具等費尙且不在裏面。民國二十三年，又改公安局為警察所，中設警佐一人，一切俱受縣長的指揮。這是林縣自有巡警以來的大概情形。

按照中國國民黨的定章，黨員在十五人以上者便得成立區分部。林縣的黨員很少，民國二十年組織區分部，因為沒有縣黨部的管轄，于是直接受省黨部的指揮，名叫「中國國民黨河南省直屬林縣區分部」。其中的組織，係由黨員大會選舉執行委員三人，分常務委員一人，租織兼訓練委員一人，宣傳委員一人，每半年改選一次。他的權力和縣黨部是一樣的。經費月支一百五十元，由省地方款項下撥付。

商會在中國過去是沒有這種組織的，通商大埠雖多有會館的設立，然而僅是商人的私自集會，官廳是不管他們的。自清光緒末年，通都大邑才開始組織商會，思借以維持商界的利益。並且在商部註冊，也得到官廳的認可了。更進而推廣到內地的各縣，文牘往來，儼然成了一個法定的機關。林縣商會的成立，在民國三年，以南關的山西會館作爲會址，中設正副會長各一人。初沒有常年經費，都是名譽職，從民國十七年以後，會長以下才都有了開支，係由商人自己派攤的。以上所述爲縣城的政治組織。

除縣城以外，便是各區了。林縣共分十區，即第一區城北，第二區城南，第三區合澗，第四區臨淇，第五區東姚，第六區橫水，第七區河順，第八區姚村，第九區任村，第十區東崗。各設區長一人，助理若干，負地方行政的責任。最近正在辦理併區，關係合併爲六區云。區以下便是村落了，近年來施行保甲制度，十家爲甲，甲有甲長，十甲爲保，保有保長，于是百家左右的村落都組成一保，而二百家左右的村落便分設兩保，等而上之，依次類推。

(五)

林縣有財政的主管機關，是從民國以來設立公款局開始的。公款局正式成立於民國元年十月，設正副局長各一人，旋廢副局長，民國八年復設副局長，又增設董事三人。計從民國元年十四年，中經改選三次。局址初附設在縣公署裏，後移到舊教諭署。先時地方各款都經局內收支，後教育專款獨立，警察實業也由各機關自行管理。公款局每年經常各款，僅制錢三萬六千九百餘串。到民國十八年，河南財政廳爲整頓財政統一權限起見，成立廳委財務局，所有縣政府附設的徵收處，及管理財政的科房，并從前的公款局及其時選組的地方財務局，一律取消，國家款省地方款縣地方款統歸管理。局內設事務徵收會計等處，並附設縣金庫，掌各款的出納保管事項。局內應支經費，改由省款坐支。林縣的丁漕額連徵收處金庫在內，年爲八萬至十萬之間，故成立二等局，月支洋五百二十六元。是年四月一日廳委財務局正式成立，地方財務局便跟着取消了。到民國二十二年，財務局奉令取消，另成立財務委員會，專管地方一切款項。計由九人組成之，設委員長一人，出組組主任一

人，審核組主任一人，此外各委員均為義務職，不常住會內。會中每年經理各款，約為十萬元左右，會址設于縣政府內。此外有契稅經理局，管理一縣的契稅。這是林縣管理財政機關的大概情形。

林縣的田賦是隨着時代有變更的。從明朝以來，林縣的田地便可分為「民地」「所地」兩種。什麼叫做所地呢？就是明代守禦林縣的千戶所軍屯地，原屬彰德衛，清順治十六年并裁衛所，將在林縣的所地併入林縣，原額為六百七十七頃三十三畝，徵銀二千一百八十五兩三錢八分九釐，這都是明代末年的數目。惟所地從來是沒有本色米的，沿到後來，遂成爲無漕地，不能和民地混合。所以到了現在，林縣的田地仍然可以分爲民地和所地兩種。茲將現種熟地的地糧列表于下：

地	民		共地	共銀	攤丁	攤匠						
	上	中										
下	一五七七九·一七四二二	三五四	五四·八	實徵並補地銀一兩攤丁地銀一兩攤	微銀三萬銀八分七釐五厘銀三毫六	六千二百毫四絲二忽三絲四忽九微	七十兩二微一纖七沙六二纖六沙四	錢三分七厘共攤三千二厘共攤十三	毫五絲二百一十一兩七錢兩三錢八分	忽	七分二釐七毫四釐五毫	七五七

地	所		共地	共銀	攤丁	攤匠			
	上	中							
下	三三三二·三八八	五·六〇	三三三二·三九三	一千五百攤同民地共攤同民地共	三錢四分六錢九分七釐九釐	九釐	三毫	二八七四七·三一	二

表列民所兩種地，共七千八百零二頃十畝四分八釐四毫九絲。實徵並補徵地糧銀三萬七千八百零二兩五錢七分九釐七毫五絲二忽。加以均攤丁匠，共年徵實銀四萬一千一百六十三兩零零三釐二毫五絲二忽，這是從清乾隆以後到現在田賦的總額。

林縣的稅捐，在民國以前只有牙帖契當四種稅。可是自民國以來，苛捐雜稅便一天比一天增加了。舉其名目，則有什麼補助捐，印花稅，菸酒牌照稅，紙烟特稅，屠宰稅，包裹稅，礦區稅，出井稅，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原有的各稅，當稅因爲當商全都停歇而免除，老稅活稅也免除了，房稅牙稅菸酒稅都改訂新章程，增加收入，爲實徵實解的款項。以上的各種稅捐，有的是縣政府直接徵收，有的是由個人包辦，二三十年來，不知變更了多少次，這是供獻到國家和省地方的稅捐，每年

徵收數目，不下十萬餘元。至縣地方的稅捐，因辦理教育，建設，財政，警察，團防以及其他種種需用，由地方籌出的款項，有的是舊有的，有的是新增的，統計不下十餘種。舉其名目，則有地租生息，丁地附收，漕糧附收，糧票捐，漕票捐，契稅附加捐，契尾捐，契稅附加行用捐，斗捐，各項行捐，店鋪捐，戲捐，房地合食捐。近年來政府勵行取消苛捐雜稅，所以有的已經取消了，有的還依然存在。這都是屬於縣地方的稅捐，每年徵收的數目，不下十萬一千餘元。不僅此也，設地方上有特別費用，仍然是徵之于民，例如最近因共黨到山西省，林縣一帶的地方和山西省接壤，便派了許多兵在那裏把守，兵一至境，便說向地方上借錢，地方上不借是不行的。然而我們知道是只有借的日子，沒有還的日子，爲數尙不在少哩！

(六)

林縣的教育我們總說一句話是很落後的，先看其教育局的沿革。教育局由勸學所改組而成，清光緒二十四年，開始設立勸學所，中置勸學總董事一人兼充縣視學，勸學員二人，職員二人。清宣統三年改勸學總董爲

勸學員長仍兼縣視學職務。到民國三年裁勸學所，所內一切職務，改由縣視學担任。不久便又把勸學所恢復，置所長一人，以主其事，另外由省派縣視學一人。民國七年，河南省的教育專款獨立，各縣也都增設教育款產經理處附在勸學所內，置所長一人，即由所長兼任。民國十二年十月間，裁勸學所，正式設立教育局，內置局長一人，由教育廳委任，並佐以縣視學一人，事務員四人，董事七十人，各學區學務委員共十人。民國十八年，添設社會講演員一人，旋改爲民衆專員。局址仍然是勸學所的舊址，也就是清時的儒學訓導署。民國二十一年，教育局改組，局長下分設總務，社會教育，學校教育三課，各有主任一人，督學一人，旋增爲二人，課員三人，而其課主任則嘗有一爲局長兼或督學所兼者。民國二十三年，又奉令改組，設局長一人，督學二人，文書員一人，辦事員二人，管理教育款產人員一人。這是林縣自有教育行政機關以來的沿革情形。

其次要談到教育經費了。林縣的教育款有三個來源：第一是丁地附加，每丁銀一兩附加洋五角，由縣財務委員會代收，每年約收一萬八千元。第二是契稅附

加：又分契尾，合食捐，附加三種，由契稅局代收，合計每年約收九千餘元。第三是地稅及其他，由教局直接催收，每年約收三千餘元。合計三項共為三萬餘元。以上除第二項契稅捐歷年收入比較數目略有出入外。第一第三兩項都是固定的數目，沒有什麼增減的。至若支配的方法：第一是教育局的行政費及臨時等費，年約六千八百元，第二是縣立學校經費，年約一萬四千六百元，第三是區立學校補助費，年約二千三百餘元，第四是鄉村初小獎勵費，年約二千餘元，第五是社會教育費，年約四千五百元，合計共為三萬零二百元。此外各區的教育款，除由縣款補助外，由本區自籌者，或利用公產，廟產，或向鄉村派攤，或公產廟產不足，再由灘派來補充，或由其他款項來補充，各視其情形而定，多少及籌法是很不一致的，數目也是極不確定的。至于鄉村學校的教育款，和區的情形差不多，並且有酌收學費的，不過這是少數罷了。

關於學校教育，第一是縣立學校：有初級中學一處，係從前的鄉村師範改組成功的，一年級及二年級都是初中班，三年級是四年制簡易師範，共三班學生一百

三十餘人，教職員八人，全年經費是五千一百二十四元；有完全小學一處，一年級至四年級共四班，五年級至六年級共三班，合計七班，學生二百餘人，教職員十人，全年經費是四千零六十八元；女子小學一處，現在初級兩班，教職員三人，全年經費未詳；初級小學九處，北關初小，學生二班，教職員三人，全年經費八百四十元。以上各級學校的經費，全係由縣教款支付的，其餘八初小，都分設在各區，各校學生，教職員不等，每年由縣教款按每校二百元發給，合計一千六百元作為補助費，不足時由各該鄉區籌措。第二是區立學校，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八第九各區，各有區立完全小學校一處，共計七處，各校教職員共計四十五人，學生共計九百九十八人，經費共為一萬五千二百元，每年除由縣教款按班分別給予補助費外，都是由各區自行籌措的。第三是鄉立學校，一律叫做某區某保某村初級小學校，各區各校的內容，都是極不相同的，合計共有四百二十三處，以上統計縣立中學一，小學二，初級小學九，區立小學七，鄉村初小四百二十三，共計為四百四十二處云。

社會教育中，當首推民衆教育館，其中組織爲館長一人，館員二人，設有圖書講演編輯推廣四部，全年經費爲一千九百八十元。其次爲圖書館，城內原有中山圖書館一處，後來歸入民衆教育館。此外各區都設有民衆圖書館一處，共計十處，由教育局代買書籍若干種，分送到各圖書館，俾衆閱覽。但是除掉民衆教育館中有幾本書外，其他所謂圖書館，書籍是極有限的，簡直是一個大笑話。次爲民衆閱覽處，各區都設有一處，共計十處，由教局代訂報紙若干份，分送各處，張掛閱覽。次爲通俗講演所，城關共有三處，由民衆教員館的講演員定期輪流講演。此外還赴各區鄉去講演，但是沒有定期，也沒有定期，遇有什麼集會或者是時令的佳日，不時赴各地作一種臨時講演。其次便是民衆學校了，全年的預算共爲四百元，酌量各學區的大小分配民校四十處，由教局分期給予課本，燈油費，四個月畢業。

林縣學生之留學外埠者，從前絕少，近始漸多，因安陽距林較近，故以在安陽爲最多，約有一百餘人。次爲開封，約三四十人，次爲北平，約十餘人。在他處求學者雖不能說沒有，然畢竟是少數。

(七)

林縣爲重山所環抱，所以交通是很不方便的，論其道路，則多崎嶇難行，可分爲三種，就是平路，坡路，山路。所謂平路也是相對的。並不是如都市中的柏油似的。從縣城至四面，約可分爲十二條路：第一是縣東從橫水集到馬店鋪交界，三十里，東境安陽縣的科泉境。橫水以西是平路。以東是坡路，此路東達安陽縣城，南通省會，漢口，北達北平，爲一邑的咽喉。縣中土貨輸出外埠者以此爲出口。而外貨之輸入縣中者，亦以此爲入口。清初尙不能通車，後屢經修築，可行馬車。近二三年來，亦曾通行汽車，但路爲石基，覆以薄土，最易爲山水沖洗，所以旋修旋阻，今年也沒有汽車通行了。

第二是縣東北從陵陽村過河順集到屯頭口交界，三十里，東接安陽縣的長畛店。陵陽以南是平路，以東是坡路。

第三是縣東北從陵陽村過東崗集到丁冶口交界，五十餘里，東接安陽縣的東水境。陵陽以南是平路，以北是坡路。

第四是縣北從姚村集過任村集出峪門口到古城交

界，八十里，北接涉縣的合漳境。墳頭村以南是平路，以北是山路。此路出峪門口沿漳河南岸而行，都是棧道。

第五是縣北從任村分路迤西，過盧家拐到尖湛口交界，七十里，西接山西省的黎城縣境。此路僻小，墳頭村以南是平路，以北是坡路。

第六是縣西北從姚村分路過蟻尖寨到西寨後溝交界，六十里，西接山西省的平順縣境。寨門以東是平路，以西是山路。

第七是縣西從桃源店過斷金橋到撲豬嶺交界，六十里，西接山西省平順縣的西礮村境。桃源以東是平坡路，以西是山路，這條路是很奇險的。

第八是縣西南從八達村到花園交界，三十餘里，西接山西省的平順縣境。花園以東是平路。以西是山路，這條路也是很僻險的。

第九是縣西南從合澗集入河交溝到鞏關交界，四十餘里，西接山西省壺關縣河底村境。合澗集以北是平路，以西是山路。此路爲通山西的孔道，商旅繹絡，由縣南龍頭山西歸東大路，東達安陽，山西省潞澤的農產

礦產多由此出口。

第十是縣南從小店到茶店分路迤西，從李家寨到鹿嶺口交界，七十里，西南接輝縣的候兆川。辛安以北是平路，以南是坡路。李家寨以東是平路，以西是坡路。此路西南通沁縣，東南通汲縣，商旅繹絡。

第十一是縣南從小店到茶店，分路迤南到臨淇集，八十里，辛安以北是平路，以南是坡路。從臨淇集以南，有通湯陰和汲縣的路。

第十二是縣東南過景色村到東姚集，東至施家溝交界，七十餘里，東接湯陰縣的鶴壁區境，景色以北是平路，以南是坡路。

統計縣北姚村爲諸路的總會，縣南小店爲總會，以控制南北的要區。尚有應說明者即縣中的路很少是能通馬車的。除去縣城東到馬店，北到姚村任村，南到合澗，臨淇，東姚數路，因年來人工的修理，尚可通馬車外，其他諸路都是不能通車的。

次言郵政情形，清光緒三十三年，林縣始設立郵局，旋推及到各區鎮，初爲信櫃，後改爲代辦所，都屬于彰德郵局。民國八年改城內代辦所爲二等郵局，管理

匯兌事務，並加設村路郵務。現將縣中的郵務機關列表于下：

類別及數目	所在	被	轄	備	致
二等郵局一	城內	開封管理局			
	合澗集	城內二等郵局			
	橫水集	全	上		
	姚村集	全	上		
	任村集	全	上		
	臨淇集	安陽二等郵局		與縣城不通郵	
	東姚集	全	上	全	上
	河順集	水冶二等郵局			

代辦所七
除城內郵局可以匯兌及郵寄包裹外，其他各集的代辦所，都只能收發信件及收受包裹，匯兌是不通的，電報也是不通的。

其次是電話，常民國十六年，天門會匪強伐唐姓的林木，創辦電話，以其老巢穴合澗區的油村為中心，南通臨淇辦公處，西通合澗辦公處，北通縣城內總務處，東通馬店。縣城以北還未及設置，便失敗逃逸。各處的

電桿全被拔毀。二十年劉鎮華軍至林，勘定全縣電話路線，令各處購買木材，樹置電桿。總電話局設在城內縣政府，各機關及各區的區公所都安置電話，雖鄉村尚沒有設置，然也算大體粗具了。

(八)

林境山多田少，面積八千方里，行糧地只有七千八百餘頃，土壤以粘質為多，沙質次之。南部臨淇川較肥，北部山後較瘠，平壤地一年熟兩次，夏麥秋穀。岡坡地一年熟一次，或三年熟兩次，有穀無麥。穀麥為農產大宗，此外有豆，黍稷，玉蜀黍，高粱，脂麻，紅薯，棉花等。果類有柿，核桃，花椒，山查，棗，梨，桃，杏，李等。豐年除本境自食外，可銷行外境。麥不熟小歉，穀不熟大饑。地勢高亢，喜潦惡旱。惟城北洹水沿岸一帶地方，及臨淇東南陽和西蔣諸村，地勢較低反而畏潦喜旱。年成的豐凶，正和全縣成一個反比例。

農功的程序，可以分為五三步驟，第一是犁耙，第二是播種，第三是施肥料，第四是耘鋤，第五便是收穫了。
農家的副業，第一是牧畜業，因為須用牲畜幫助在

田間工作，並利用其糞以肥田的原故，所以常畜養騾，馬，牛，羊，驢等，也都養雞，幾乎是無家無之。雞蛋運銷于水冶安陽各地。第二是養蠶，家蠶係婦女閒時所飼養者，不多。尚有一種山蠶，不須多大人工，即可獲利，惟品質不大好。

林縣工業之可稱述者，第一是紡織業，婦女無論貧富，都以紡織為主業，所織成的棉布，質堅耐久，叫做家織布，本地人大率以此布為衣料。近年縣府為提倡工業計，在南關開設民生工廠，成本約為千元，用機器織布及各種毛織物。第二是羊毛業，全縣的羊毛行不下數十家，以羊毛羊絨製成絨帽氈毯等物，運銷到漢，平，津，等地，獲利很厚，為豫北冠。第三是紙業，臨淇的東山曹旺水捻上野豬泉諸村，居民利用楮皮製成棉紙，運往各地，銷路很好。第四是陶業，可分兩種，一種是瓦缸窰，專製瓦缸，瓦甕，瓦盆，瓦罐等物，資本小，獲利速。一種是磚瓦窰，製磚和瓦，從前居民築室，多繕草，近多有瓦者。第五是編物業，可分兩種，一種是蘆葦編物，臨淇羅圈諸村，地勢低，宜蘆葦，村民編成葦席，售于四鄉。一種是荊條編物，太行山中產荊，土

人刈其條，編成篋筐，銷路頗好，業者以臨淇陽和人擅長。第六是染業，以藍靛染棉布及繭綢，每集各有數家或十數家，鄉村間亦有之。此外林人因居深山之中，木石與居，所以業土木工者很多，因在本土生活不易維持，所以都遠走他鄉為人築室或作其他工作，尤以在西省者為最多云。關於工資，在民國以前，供食，日制錢七十文到百文；不供食，百文到二百文，現在供食，日銀洋一角五分，不供食，二角五分。作工時間，約為九小時到十小時。

林人賦性淳厚，不善經營商業，所以從前在縣中經商的，大都是三晉人，尤以潞澤人為多，現在才漸漸少了，代之者當然是本地方的居民。商場在城關及各集市，林縣集市共有九處，在城合澗為大集，係天天集；臨淇東姚姚村任村為中集，都是隔一日集一次，臨淇姚村逢陰歷雙日集，東姚任村逢陰歷單日集。橫水河順東岡為小集，橫水東岡雙日集，合順單日集。開設的店鋪，以花布雜貨行，糧行，洋布莊為最多，藥行，山菓行，羊毛行，鐵貨鋪次之。皮店，絲行，紙烟公司又次之。對外貿易，輸出品有糧食，雞蛋，繭絲，花椒，核

桃，柿餅，栗子，山查，藥材，生皮，絨帽，紙等。輸入品有棉布，棉花，麻，牲畜，酒，糧食，藥材，紙烟等。集之外有會，因神廟報賽以補集市所沒有的東西。和此地的廟會似的。會中的貿易品，有農家牲畜，建築木材，嫁娶木器等。富庶的地方，一年會數次，次亦一二次，會期例限三天，也有延長至五六天的。

鑛產有兩種：一種是煤，縣東橫水區的管家莊，郭家窰，凌集，達連池，翟曲，馬店，喬家屯，土寨溝等處。都產煤，略有臭味。屢經開採，成效尙好。一縣的炊爨，大半仰給于此。但以資本甚少，開採仍用土法，未能加以改良，獲利者固多，折本者亦復不少，亟應設法採用新法以圖發展。一種是鐵，縣東北河順東岡兩區間，有鑛山產青鐵，從前如漢時唐時宋時元時都曾經開採過，明清以來才封閉了，將來若試辦開採，或亦富源之一端也。

(九)

林縣位于深山之中，人日與木石同居，很少和外面交通，若沒有土匪擾亂，倒是一個世外桃園。因之民俗樸實，好勇喜鬥，男耕女織，克勤克儉。不作巧詐的

事，有淳古之風。人性好閒，得山水之靜，並不以仕進爲榮耀，廢學不講，所以自有歷史以來，衣冠士類是很少的；清康熙乾隆以後，乃至一百八十年無登科第者，且「諸名生雖列學，入則橫經，出則負耒，士亦農也」。即此可見出林人的特性了。

林俗婚嫁，男女率在十五歲到二十歲的期間，一切由家長作主，當事人反不能參加意見。行禮的程序有四：第一是定婚，由媒妁介紹，雙方都同意後，婿家以小東送婦家，接着擇吉傳啟，俗名換書。第二是納聘，將結婚的前數月，由婿家送衣料，首飾，米，麵于女家，俗名過禮。第三是擇吉，婿家具柬寫出親迎的時日送往女家，也有將此柬于納聘時帶去者。第四是親迎，吉期到了時，婿具冠服花紅，親赴女家相迎，一雙綵轎，前面有旗鼓相導。到女家時，新婦穿紅服（備裝衣），以紅帕掩面，登轎前往。既到婿家，夫妻對神行拜堂禮，禮畢，妻進洞房，揭帕改裝，解辮挽髻，俗名上頭。晚上行合巹禮。翌日謁舅姑，拜祖墓。三日後，婦家迎女歸寧。這是婚禮。林縣的喪禮，自亦有其特性。人初死後，他的子女哭踊着走向土地廟前去焚紙，俗名壓紙。

三日後往揭，叫做揭紙。入棺爲大斂。將葬的時候，具訃或用口語通知親友。葬之日親友咸吊，死三日葬者爲排三，死五日葬者爲排五，推而至于七日九日，都叫做排七排九，富戶還有比這個日期多的。殯時，用芻靈紙馬鼓樂等爲前導，孝子手執紙旛，以布挽棺而行，家族戚友也都陪着送葬。葬後，一年三祭，就是清明，十月一日，新年的三個季節。

林人的衣服，大半以棉布爲主，紡織縫紉都是女子的職責。農人工人概着短衣，且除冬春外，多不着鞋。惟士紳及商人衣長衣，間有衣紬緞者。女子服裝較男子爲佳，但形式却是很不摩登。女子向多纏足，近來縣城設立女校，縣府亦特意提倡天足，亦頗有解放者。民間飲食一日三飯，貧家冬日二飯，飯以粟米爲主，佐以豆類雜糠菜而食，故有「糠菜半年糧」之諺。婚喪亦設席宴賓，菜有葷素二種。民間待客及過節，也有吃白米飯和肉的。次爲麵飯，麵飯有切麵餅饅扁食（餃子）包子之類，小米飯有乾飯稀飯二種，糠有窩頭，俗名糠窩子，普通都是早晚吃糠，午飯是小米飯。近山居民，柿糠爲主要食品，製法是以柿和秕穀曬乾，冬日碾末存儲，可常年食之。菜有三種，一爲蘿蔔葉，一爲紅薯

葉，一爲豆葉，都是秋日煮熟壓入缸中，備常年供餐之用。燃料煤爲大宗，柴次之。住房有瓦房草房平房三種，平房最少，縣境與石爲鄰，牆多用石，質堅耐久。從前草房較多，以黃蓍草白草做成，近草料缺乏，瓦房遂代之而興，平房係用瓦礫石灰築成的。

林民的惟一娛樂，厥爲報賽神功的戲，戲有梆子絃子懷調平調翻調撈子數種。懷調平調翻調都來自外境，本境土戲惟梆子絃子撈子三種。先談梆子戲，牠的外場樂器，除鼓板外，有鑼鈸鑼各一個，胡琴兩個，梆子一個，聲調和懷調平調差不多，所演的戲彼此亦能相通。演員以四生（老二紅小）四旦（老青花小）四花臉（大黑二墨三花小丑）爲正脚色。紅黑生且爲差強人意者四人，配以平脚，便是好戲。現以此戲爲最多。次爲絃子戲，脚色和梆子戲同，惟樂器有笛子及絃子沒有梆子，聲調頗多曲折，曲文說白，辭多俚俗，君相衣冠，牧童腔口，劇本用歷史戲，而自成一種特殊風格，和梆子等戲絕不相同。前很盛行，今漸式微。其次是撈子腔，外場樂器，略同梆子戲，音節鬆懈，脚色簡單，所演多家庭戲，腔調說自作態，多俗不堪耐，然頗受下等社會歡迎。

民國廿五年「五卅」慘案紀念日于北大。

旅行松花江日記

孟心史

民國八年四月十二日早登舟，十時始行，有風，午飯稍飽。飯後出洋，浪甚大，一吐乃適。未晚餐，坐三等艙。他無苦，惟太暗。及逼近廁所，時有穢氣耳。竟日時有微雨。

十三日。風浪較定，天仍微雨，早啜粥一盃。

十四日晨六時抵大連，七時入悅來棧，八時飯，九時登汽車。三等日金車票七元八拾錢，行李每人三十斤，外每多百斤，費日金三圓。此為由連抵長之運費。九時半開車，晚九時抵奉天。乘客大增，擠甚，坐而稍稍磕睡。大連尚通行現小洋，其現大洋伸作十一角五，聞可作十二角。棧主欺生，稍貶之耳。客棧代買車票，每張取費一角，由櫃支使店夥往買。而給一已取客費之據。交到車票後收回，詎為陳榮所遺失，遂扣住陳榮遲行，令向櫃上說明，則車已行矣。約晚車來。

十五日晨八時。抵長，投長春悅來棧。該棧待客極簡慢，所住多日本兵。市面惟用奉小洋票為本位，現小洋不用。本省大洋官帖每圓作銅圓六十枚，現大洋作百

六十枚，聞可作奉票十七八角，尙未詳也。

十六日晨八時，乘小票車行，嘈雜擁擠，俄車役之敲詐作弊，種種不堪，管理行李毫無秩序。從前未坐過三等車，不知向來如此否？過磅屢次不成，至上車後磅仍未過。陳榮落後，至二點鐘後始行。是晚抵哈爾濱，投新盛恆，行李未全，煩陶怡諸君拼擋臥具焉。

十七日晨起，檢仲弟所留文件，提出可資證據者一束。午白一震約飯。下午章縉僧來，蔣孟蘋兄弟先在，並與孟蘋說新盛恆清算大概。晚王荃士約飯。黃式如千元存單交陶怡。

十八日蔣孟蘋兄弟回京，檢新盛恆各件交孟蘋，並將合同交去，與孟蘋交割；所有孟蘋借款，以新盛恆股本及墊款七萬美元，並代照酬潤抵之，作為兩訖。羌帖方在極賤，止可相抵，且了此一段，脫去新盛恆責任，有孟蘋收條。下午訪王荃士鄭偉三於戊通。又訪李振文，繳還大洋二十元，又訪章縉僧，繳還麗生長合同。又益以上海携來之千五百元，信託收來之羌帖二萬一千餘，

戊通收來之大洋三百元，羌帖三千九百餘元，陶怡還來之所欠仲弟款羌帖五千元，姚詠白還來之代墊利息大洋六十元，了中國銀行之萬四千元債務。晚赴傳寫忱約，歸已十一時，金伯平仲蕃農產股票交孟蘋。

十九日收回戊通收據實洋兩萬元。于喜亭諸汾伯均來。蔣吉六方任馬家口稅局，由仲弟立保單與新盛恆，請新盛恆爲吉六作鋪保。陶怡來囑致信吉六，令別覓鋪保，解除新盛恆責任，作書與之。挈心兒至道外公園，心兒爲拍一照。

二十日三江閩粵會館開仲弟追悼會，晨先一往視會場，預備答謝。午後往會場，二時開會，三時半散會。由于喜亭演說，白一震讀祭文。答謝既散，後有來者數人。是日道外頭道街大火，道裏外之間，阻不通行，故道裏來者尤晚。晚鄭偉三約飯。并定拉心兒同往。

廿一日午劉勤史邀飯新世界，偕心兒往。晚諸汾伯邀飯，是日至車站送祝月誠。憶前日袁植丞說，所營油坊頗獲利，去年豆極賤，因無車運出，買豆榨油。所得之油不計外，其豆餅售出之價，貴於豆之原價，蓋以餅作燃料也。豆含油太多難燒，故非榨出油後不可。哈埠

糧食之富，與其厄運，蓋可見矣。

廿二日約白一震來，同往拜客謝步畢，晤東昇利岳子珍，於仲弟股本官帖四萬吊無異辭。據云全局三十萬吊，岳以地產鋪墊作十二萬，廖孟昂鄭偉三陳陶遺盛霞初及仲弟五人合十八萬吊。中有多寡，惟仲弟確爲四萬吊，而孟昂似亦祇四萬云。晚晤鄭偉三，則云孟昂確爲大股東，當有七萬吊在內。蓋其餘四人合十一萬吊，乃偉三仲弟各四萬，霞初二萬，陶遺一萬，此無可疑議者。然則以外即廖岳二人。岳既自承爲十二萬，廖必七萬可知矣。是日新盛恆掌櫃約新世界午飯，于喜亭約異香館晚飯。上午謝步時，道裏商會辦事黃朴人，獨請見一談。黃太倉嘉定人，一震乃其女夫，向在道署交涉局，爲李蘭舟客，民國四年乃入商會。一震之來哈，因黃也。黃與廖孟昂之墾地爲合局，上年會議全部出售，嗣知售主乃朝鮮銀行，故中止云。心兒言春涵自謂明年當挈妻奉母至墾，爲終身計；又言玉如在荒自有婦，其家亦知之，玉如婦頗不妬云。

廿三日昨聞三姓僅見冰排，三姓以下尙無開江信息。又昨聞岳子珍說，其來哈係由富錦至饒河，陸行約

三百餘里，再乘汽車抵哈。又昨東井有李姓者來，乃從江北陸行，經海倫等處而來者，海倫爲將來濱黑路線。

然則由俄人所築之哈爾濱至海參崴線，上接至富錦，由濱黑線接至羅北縣，墾地所在之處，適會合三江口，亦成一交通要點。訪袁植承談所組織之油坊，買豆榨油，以餅抵豆價外，又贏一油坊開支，而油爲純益。豆餅無車運出，賣作本地燃料。油之爲用，第一精油製燭，以下分五六等，已不甚記憶，但知製燭之次，有製象牙細胰粗胰等等。日本肥田之法，一年用豆餅，一年用小魚，相間爲用。今年爲用餅之年，餅有售日與燃料兩用，故餅價益起，今年油坊頗獲利。午朱益葆約飯於五香居，道路難行。而烹飪用淮揚式頗美，松花白腴肥尤可口。見帳單爲六十五元，合大洋不滿三元，五人吃飽甚。飯後，以于喜亭居相近，訪之未晤。

廿四日晚，約偉三勤史一震陶怡飯，除酒由陶怡預存外，費光五十二元七，與以五十三元。

廿六日。岳子珍來，船已定好，仍決行。今日申酉間下船，有詩：

「江船獵獵泊當風，濕錦霞光照眼紅，紅錦東邊虹臥水，千橋

更在臥虹東。」

廿七日在露西蘭船上二號房，晨起未開船。是日舟行二百數十里，上午十時半開行，下午三時至滴答嘴子，五時至烏兒河，九時至新甸泊。是日星期。

廿八日晨五時開行，七時至木蘭，是爲縣治。人煙較繁，木薪堆積甚多，輪船於此添薪。皆昔日窩集之流也，交通稍便之處，濯濯盡矣。購熏雞一隻，價洋三元，雞蛋十八枚，亦三元，其價爲廉，蓋內地用羌洋匯兌之影響，相及較遲也。十一時半過岔林河，沿江觀者如堵，蓋亦一繁盛站。二時過伊漢通，時正飯後憩臥未醒，聞此站殊非般賑。四時小食，見江中多有冰排，蓋自岔林河以下，兩岸皆冰排密布，據云此是「武開江」，故冰排沖積，哈爾濱今年爲「文開江」。「文開江」，冰由漸而化也；下游仍「武開江」，前日大風，將甫開拆之冰塊沖動，順流而下，其開也速，觸之則有危險，是之謂武也。四時許并見江中流不盡之冰。德墨利者，伊漢通以下之站也，吾船未泊。五時許船行較遲，云已至三塊石。此處江底多石，上下游雖慮灘淺，然有停滯無危險，至此則開淺即觸石，故行舟宜分外注意。岸傍

見有壘石，云係冬春未凍或始泮時所撈取者。此事由海關主政，歲歲爲之。蓋自東清鐵道通後，有此一舉，今尙未能撈盡。據同舟人皆言江底石年年增長，意殊不信。石爲無機之物，豈能生長？然衆說甚堅。自此至三姓，尙有六十里，江道皆如此，爲最難行航之路。以如此之長路，十許年來，撈治之效，宜乎不易竣事；且凍則不能撈，水發又不能撈，因其見效之難，遂謂繼長增高，終不可撈盡，此謬見也。水大時舟行通暢，此路遂無戒心矣。有詩：

「山橫絕域春猶積，江貯明霞水不波，人在雞林更東北，一行鴻雁向南過。」

七時抵三姓海關，經稅司驗關。未驗之頃，小舟蜂湧而來，皆售食物者。船停中流不傍岸，關員先以舟附船，驗訖下小舟，則售物之舟蟻附矣。所售豬肉魚類麪包大餅油麻花大青蘿蔔之類，物價甚廉。熏熟白魚，每斤羌洋一元半，大鯽魚亦然。鯽魚約每斤三尾者，白魚則甚大，撻切成塊，每斤約三塊。大蘿蔔每兩枚半元，糖餅每三枚一元餘。是每元不過合現洋五分，南人至此，覺無物不價廉物美矣。三姓城在牡丹江口。滿語三爲依蘭，清末升三姓爲依蘭府，民國廢府，改依蘭縣。

縣城下游五里爲海關，中國船多泊縣城，外國船則停海關前。自此以下，江南爲樺川縣，江北爲湯原縣。明日上午可抵佳木斯，即樺川縣境云。十時，船遇大水排遂止。先有數輪亦停於此，據云三江船尙在，三江先開數日，新甸三姓，遂節停頓。在三姓聞海關員言，昨早三江始下行，今乃復泊於是，開江之難如是。明早視水排是否流過，再定行止。計程已離湯旺河不遠，湯旺河距三姓八十里云。午夜後雨瀟瀟，不能熟寐。

廿九日晨四點三刻，開行，昨先泊兩輪仍未動。既行，乃見北岸有河口，果湯旺河也。再行數里，至湯旺河鎮，未停。有一客係至湯旺河者，譟而言，無應之者。兩岸冰排或沿岸尙有數丈未開，或積壘至五六尺之高，想見開江之武。旋近北岸一泊，岸有臨江數家，積木薪甚多，斯爲湯旺河鎮，前實未至也。下小划船送客登岸，自三姓至此，船皆未傍岸，送客用划船焉。江中流水甚多，大者盈方丈。夜中曾覺有物觸船甚震，蓋亦水也。

吾舟所裝麻袋席條，皆於佳木斯起載。佳木斯沿岸，冰排擁積，距岸約十許丈。冰雖每層厚逾尺，然已

受風日之感，勢將融解，往往一觸而散，爲冰筋無數。寫載時既不易達岸，又未可恃冰爲着力地。所寫之物，每件數百斤，難於飛渡。徐察舟人作用，則先出一板架四足，上橫木條，如長板凳，但加堅厚，置之水中。再出長板三條，由舟及架，並列架定。恐其着力不勻，再出木夾夾之。中空恰如板之厚度，一端聯之以木。既夾上，又以繩紮緊彼端，三板共夾二道，板腰遂如加二道橫束，然後接兩長板，則大半臥水上，又從岸上搨來數板，接之使達岸。其第二道長板，於空虛處亦加木夾。冰之不平處，以鐵杵舂之，鐵錘削之，歷數時措置始安，乃始寫載。載重冰渙，又需時時補救之。計舟至佳木斯，不過晨八時半，寫載則過午未矣。午後乃稍登岸，一覘風景，市鎮商店俱臨江。稍入內乃有一城，城以木壘，至高三四尺，如南方墳墓之外圍，俗名羅匡者然；城門以木爲匡，裝板兩扇，略示形模而已，非有守望之實用也。城內寥寥數家，不及城外之有商肆，然有戲館開演夜戲，經過時無所動作也。問知事署在東北角，以寫遠未往瞻仰，而同舟焉。有詩：

「流冰駭漏吞舟網，就泊危連棧道鈞，舉目窮邊風景異，春游

何似曲江頭」。

其二：

「盧聞佳木奠樺川，草不勾萌樹禿顛，爲怕故園春盡日，追春直到未春前」。

客有高姓者。自佳木斯來附舟，談次，乃知此處一城，乃樺川警署所在。下游八十里，地名東街，乃爲樺川縣治，知事署在焉。先在城內問知事署，城人告以東北，正指東街所在耳。東街市肆，不如佳木斯繁盛，然亦有戲館，皆來自關裏，男女合演，無夜不滿座。想見荒地既開，居民之富力。在腹地各縣城，幾無數處能長開戲館者。今日不復能行，聞三江船抵此兩日，今早十時始下駛。

三十日陰歷四月朔，晨四時開行，三時許睡醒，起視天尙未明。船客中亦有高興者，已在船頭持篙弄冰。每有流冰過船旁，見冰塊較大，必以篙搗之，口中辱罵不已，晦翁所謂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吾國粗人好罵及祖宗戚屬，橫肆穢語，愛憎皆用之，此亦一種惡俗。船既開行，流冰漸少，兩岸積冰亦漸少。佳木斯最當冰衝，聞以湯旺河之故，河冰至此而撞合，遂爲巨觀。昨岳子珍用佳木斯軍用電話詢富錦，亦云無冰，然

則今日可安抵富錦，明後日渡江赴致遠，當均不難矣。七時至樺川，一名悅來鎮，又名東街。先開之龍江亦泊此，遲遲未行，云前有冰排，吾船亦遂有停意。十時試開，風極大，仍未行，船被風刮撞於岸，一震而止。至十二時，名山自後來，亦停，下午風由漸而平，至六時又行。船中有海城岫巖等處農民一帮，據一于姓者與談，言合伴移家往綏東種地，男婦老幼百餘人，能下田者有四五十人。綏東警務長潘姓，有地十餘方，歷四年未能多開，潘籍海城，今始招大批佃戶往。今日船開，彼中有四人登岸購食物未及上，頗喧嚷云，大批船票均在彼四人中之某人手。旋見四人者附名山趕來，今晚必可會合，但稍有所費耳。有詩，改心兒阻風口號：

「安居不識波濤險，萬里乘風始自今，多謝石尤肯相顧，天涯

小試壯游心」。

八時半，萬里河通泊。其地略有草房，臨江而居，地甚荒涼，兼天暝，亦不見岸上景色矣。

五月一日，未明三時即起。四時半船解纜行，天氣晴明，立船頭見岫巖于老，詢其承佃方法。據云：農具籽種，均出東家，收成各半，如種大煙，每晌還土三十

兩。八時半至額勒密河，岳子珍代商船主停船，即上。地距津口二三里，登岸即有本地工作之人，隨而登岸者十許人，雇令肩行李至人煙處，僉言可往滿店，索價羌洋八元，共肩八件。既抵滿店，商車輛不諧。既而約雇一輛，裝一半行李，二人乘之先行，當日可到。挈心兒携行李行，留陳榮春涵宿滿店。當日計額勒密若不停，則須至富錦宿。明日幸而無風水之阻，亦須一日始度，仍宿滿店，或其間壁馬家店，再翌日乃上道。蓋一停船可省行程二日，意甚慰。詎車已講定，車主即滿姓，索價羌洋七十元，套車來時，必帶木薪一車，裝卸之煩，直至下午二三時始到。行至滿家屯上，婦女多人上前問詢，知悉致遠主人，相慰勞如平生。蓋其家亦革命時始至，先住奉天南境旗籍，來此移殖墾地，領地甚多，而艱於墾；有熟地三百畝，人口四十餘，合家男子能操作，滿店即其所創。今年租出，由他姓承其業。此處遇致遠近思東井人來，蓋阿桂壽金玉如三人。壽金擬南歸，餘二人至富錦。既相值，壽金約明日仍回公司，餘自南渡。途中陷於淖者兩次：一次去滿家屯不遠，滿姓有健者來助出險；二次則無人為助，百計不能脫，心兒

爲之推挽，乃成行。於路見東益公司已廢之電杆，過大水窪一處，汪洋數里，幸未陷；若陷則不可思議矣。距致遠七八里，有馮家店，車夫過此，不肯復行；余亦恐天色近暝，有緩急益難爲計，允宿馮店。店主於致遠甚殷勤，亟稱財東；且道致遠趕車夫，即其快婿，女年甫十八，出嫁未久也。晚膳以炒雞蛋炒豆芽過家常餅，尙可口。

五月二日清晨行，過連環泡橋，見橋堍有掘土方痕跡，知係填道收束泡水，使橋不甚長。後詢大鋪云，橋原有二十餘洞，危險難修，後掘土填其兩頭。今橋不過三洞，行車較爲安心矣。抵致遠，見公司在岡上。岡上有人，似候望來車者。既近，乃見大鋪。鬚髮鬅鬢，短衣破至見絮。落拓故其本態，居此益不自修飾，可笑也。叙話至午飯後，同往近思，未見陶怡。按行近思公司及墾地，緊湊光昌，勝致遠遠甚。有四屯，屯名曰萬年，曰安樂，曰懷來，以佃戶皆高麗人故也，又有屯曰武進。近思地本最小，不過四十五方里，除去林麓水窪，決計緩開之地，餘已及半，故所見熟地較多。心重鳴宸之爲人，又知所經營之燒鍋，蓋屋造麵購糧，種種

皆已有次第。其款照仲弟已允之預算，今則求呼不應。陶怡既置之不理，業借東昇利官帖四萬吊，息四分半，據云尙爲恩債，蓋息率有七八分者。債分兩期，所借近者本月底，遠者下月底，均已到期，而需用之數尙不止，應倍於此，窘迫已甚。若燒鍋不成，已費者虛擲可惜。而其指燒鍋以騰挪後望者，更成畫餅。經此一阻，必遲進步數年。乃銳身任二千元，又爲之規定權限，使鳴宸有全權理公司之事。蓋數月來俵俵無主，人心不安，候陶怡不至，已頗失中心力矣。由近思轉至東井，熟地亦尙多，而氣象不及近思。計熟地多於近思五之一，而原地多於近思四之一；又近思費五萬餘元，東井費十二萬餘元，則不止加倍矣。公司辦事場，其精神之堅瑕聚散，亦殊不同。致遠窘於財力，固已落後，地面獨大，倍於近思，熟地僅當近思八之五，未免彌望皆荒。用款恰四萬元，成績不佳。余意近思功在垂成，宜先助其速力；次籌致遠，以爲進行之序；東井則似已自畫，將來不過如此。東井多一學堂，子弟極清俊可喜。由東井歸，行至深夜，車夫屢失道，寒甚。

三日，同大鋪循行致遠地。先至後屯，次至三間

房，又次至高麗屯，未至審上者。與人合辦之磚窰，有窰戶所蓋屋三間，現窰停燒，屋已住佃戶，未成屯也。致遠屯名皆佃戶自然相稱，主者無所命意，與近思不同。至東井則擬定四名，曰川沙，曰楊公，曰滬江，曰淤隱。蓋以黃任之楊思盛沈信卿等及陶遺爲本位，意各有當。各佃戶家皆一到，親致余婦所贈小孩糖食，並約明日至公司聚餐。閻鳴宸同屠振聲來談。

四日，公司約佃戶及工人共膳，宰豬一口，稍佐蘿蔔木耳等土產品，成四碟四碗爲一桌，每桌四人。飯後，擬明日行，李壽金尤鴻初等約往近思午飯，意緒惡劣，念萬里遠來，不獲弟兄共一杯杓，何心赴飲！自往告鳴宸等以此意，止其設備。并與約借墊款項，申明權責，留待股東大會公決；未決前，由余付與一函負責。鳴宸出陶遺來信，乃辭不任近思事者。

五日欲行未果，晚阿桂始回，略與叙談，賈三來談。

六日早行，並與阿桂談，責以不應聽玉如私拆余來信，挑撥是非。能相助爲理甚善，否亦不敢相強。是日爲余生日，心兒捧一芝草從行，擬歸以獻其母，爲五十

初度紀念。下午抵江岸，宿滿店。至東益及油坊並郭子香家一一訪謁。夜見月有詩，滿店門前板子叢中看月：

「焚烈功夫萬木橫，臨江荒店駐征鞍，舉頭亦有江南月，何似鄒州獨夜看。」

七日，因無官渡，雇馮姓一小舟，由滿姓叔姪駕舟，遂有搭客十餘人，順水下行。始尙微有東風不足爲阻，至中途，風大作，風水相搏，黃流翻作雪浪，雨又大至，舟無蓬蓋，露伏雨中，急泊一荒洲旁。向又未知油艙爲何事，水從底入，浪又旁衝，滿船皆水。去人境甚遠，恐淹久迨夜，狼狽至不可堪。同舟多數謂宜乘風冒險上駛返故處，舟人猶倖雨稍小。風稍定，仍下行。見岸上人來，告以不可復前，有遇險者，彼輩皆折回者云。乃急返棹，風雨又作，浪大船小，危甚。乃主就地停泊，冒雨陸行。既相率登岸，余手足至不便捷，或推或挽，僅從沙泥雨水中脫出，行李無法取携。前行良久，留陳榮守行李，候人搬取；既而遠見船又開行，陳榮亦在舟中，知已仍取行李入舟駛返矣。時風亦稍殺，陳榮從後呼仍下船同行。岸上路窄而危，又雨滑草纏，十餘里亦殊難走，乃仍入舟。雨又至，并發雷聲，頂水

而行，舟復遲緩。既抵滿店，已下午三時。住滿店本極憎其穢陋，至此則勝於安樂窩矣。余御一皮衣，水漬透，既乾，皮板硬，觸之絳綠有聲，成廢物矣。在店中經歷震雷甚雨，屋雖漏，幸無苦。心兒請以韻語紀其事，以演法式，乃就其所易解作絕句體示之。携心兒偕大鏞附滿姓船，半道烈風甚雨，險甚折回，紀事五首：

「信有驅人萬火牛，殖邊功利兩難酬，兒曹豈識求田計，只愛窮荒待壯遊。掀天波浪渺無津，雨橫風狂更駭人，慚愧臨淵輕一試，千金人道不貲身（舟人向他客指目余爲致遠財東，且云此舟爲余特開，不然不敢犯官渡之禁也）。上不支篷下洞穿，漏舟孤碇絕人煙，額中犀角神猶在，不觸屏風學倦眠（心兒遇險不譁，閉目靜坐而已）。性命鴻毛不自哀，淋漓衣履尙嘲該，未能勸勒同龍坐，先與牟尼共浴來（余語心兒，今日爲浴佛日）。胡越同舟計不殊，回帆上水覓歸途，艱難履地牽衣問，雷雨曾迷大麓無（歸舟中已聞雷，抵滿店則霹靂大作矣。）」

夜半起視，星光燦然，西北風起矣。

八日，天氣極佳，官渡已泊於岸，因風順促行，六點鐘即開。至富錦入東昇利店，玉如等先在店數日，時尙未起也。候衆起，乃同出早餐。衆謂有一常州同鄉飲食店，即詣之，具食頗有鄉味，春餅爲餌，紅燒鯉魚爲大烹，餘盆碟湯菜皆可口。自離哈爾濱不易觀此店，即

在哈爾濱平常飯莊，亦不同此風調。店主人吳姓，隨張小浦至奉天提學署中爲厨司，後流轉三省，曾爲章緇僧任梧桐溝金礦時所雇。近自佳木斯轉至富錦，有家眷自故鄉携來，其妻已死於佳木斯云。既食畢，出行富錦街衢。人煙稠密，店肆繁多，街道縣延，廣袤數里十餘里不等。有機器油坊麪粉廠二，有油坊兼辦電燈廠一，顯者之家，亦築洋式樓房，陸軍駐紮頗多，司令部爲最大洋房，云即哈爾濱農產銀行所建，擬設分行未成，而哈行受虧改組，遂以此屋出租。又至成興隆，途遇其店主李子興，誠懇殷勤之態可掬。有江陰同鄉高君博，名彥元，在此組織殖邊分行。殖邊無實力，惟金慰農在哈組織時，以錢鈔信託爲目的，呈部有案，遂到處辦紙幣貿易事。此事惟東三省最可爲，蓋其幣法最紊亂，一舉動而有數種兌換，乃可授受。出行數十里，各地用鈔又有不同，故以信託爲媒介，無本生利，莫妙於此。高以原組富行之人，受總行委任而來，哈行於去冬忽獨立，不受總行節制，遂令委富行長。高賦閒，而其組織之勞，徒爲他人坐享。既又由總行收回權限，撤換哈行長而富行長則未動，高談次頗不平。又出示上年初來富

時調查一稿見示，頗可觀，勝余自行詢訪，稿另錄。回東昇利，李子興來，坐談甚久，至午飯在案乃別去。飯畢，即先將行李下南洋輪船，此船即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所辦。下午又獨行各街市一覽，妓院戲館男女浴室皆備。大鏞初來時，富錦不過如今日之綏東，綏東由我三公司來而成縣，富錦則一躍而為繁盛之地，幾與數百年都會三姓等處相埒。最發達尤在一二年間，則烟禁廢弛，富錦饒河交界處，種煙之徒麇集故也。種煙以聚人，而販烟者獲厚利，官吏又以索擾搜查包庇等為窟穴，所得不可勝計。前任趙司令最猖獗，出行必有家丁托煙盤以從，近京師申嚴煙禁，撤司令，而窟穴如故，農家大受損害，佃工皆不肯種糧食，遞往種煙。現由省委縣知事蔣體師來查富錦寶清饒河日江四縣煙禁情形，蔣頗為難，不敢盡不呈報，又不敢得罪諸有力者，方在斟酌復文云。蔣字虛竹。曾任金山縣，於袁氏盛時頗有與陶怡為難之意者，蔣其人也。晚仍就食常州店，由玉如作主人，店主並送鹽蘿蔔鹽大頭菜各一包，至東昇利，為余路菜。

九日，大鏞返綏，尚先於輪船半小時，南洋輪於十

時半始開行，見官渡上水行頗不易，既抵額勒密，仍停輪下板子，悔未詢明，使大鏞即由此船來也。一路見青翠鬱然，與來時大異，有詩紀之：

「春風漸次到天涯，岸草回青見物華，不怨春遲願春駐，迎春事了我歸家。」

又書所見一律：

「青蔥潑眼似江南，一洗經旬草木慚。向對胡風忘漢朔，今知夏五作春三。綿延勝日天心厚，火迫生機地味甘，道里依然時物異，冰山不見見烟嵐（來時兩岸水排，高者登至尋丈。）」

是夜船未停，惟上板子日夜共三次。

十日晨十時，始抵悅來鎮，即樺川縣城治。日午經

佳木斯，前詩有獻嘲之意，重賦二律以志吾過：

「東君剛道厭胡塵，豈料風光轉眼新。駟馬欲憑追及舌，詩人端賴筆如神。雪來柳往經旬役，草長鶯飛故國春，偏有誇強能事處，化工伴我到江濱。綠滿平疇繡錯如，却嫌佳木本凋疎，咸陽炬烈供家計，爨下桐焦問劫餘。禹甸吟吟才及遠，牛山濯濯詎當初，定須比戶皆封日，學圃重尋種樹書。」

二時復行往年在郭爾羅斯後旗所設之肇州廳，渡江赴新城。渡船為兩小舟相並，上釘木板，其形正方，可載大車而渡，乃悟古人方字之取於兩舟相並。今年出關，車中偶見兩旁荒地，多有小邱棋布，徑一二尺，高

數寸至尺餘不等，縱橫約略成行，私意或墾者所壘肥料。洎至致遠，見吾墾地中亦多有之，但皆在未開之地。詢大鏞則云，此馬蟻墩也，蟻所負食物，所積糞穢，所掀動之土質，逐漸積而益高，南中亦有之，但不能多年不遭變動，故甚小不足注目耳。始悟孟子泰山丘垤之喻，傳言不蹟於山而蹟於垤，詩言鶴鳴於垤，注謂蟻封，正此物也。今中原曠土，未知尙然否？晚七時，過湯旺河鎮，少泊即行。

十一日晨起，見高山已近三姓。昨自佳木斯以來，一路迤邐皆山，取材宏富，不比哈爾濱以西，一片平原，無卷石可取也。

致遠佃戶惠長林言，近思工人賈三者，其兄賈大，昔年在此地，冬寒迷路，凍餓而死。今自三公司來，數十里中，瞭望皆可見人煙，天氣亦逐年漸暖，因此小戶單丁，集者亦衆；官府又來設治，軍隊調防，警察分職，居然成一世界。又自言來此已十年，所見甚久。始惟齊姓携貲來墾，已即爲其佃戶；今齊墾破壞無存，三公司後起而能久；又有美國人巴倫所辦東益公司，皆今日綏東之所以爲邑也。余聞此而有感，因詳問賈三事。

聞者謂此地探險而死者不知凡幾，惟姓名或不能知；即或知之，而其人無親屬在此，亦無徵不信耳。即如巴倫來時，無舟楫可賴，自以帆布製船，浮江而渡，曳舟登岸，即支爲帳篷，栖止其中，以造今業；今東益尙存其帆布船爲紀念。其後大鏞先來，所嘗艱苦危險已亞之。屠翰甫繼至，屠固文士，不甚敢冒險，然晝水夜行等苦况，亦迫不得已而屢試之矣。余以賈大之死，既有賈三可證，決欲一問其詳。大鏞言初來即雇賈三爲蓋屋之工，今致遠公司西屋，是賈三所包蓋；其後陳陶怡來營東井，見賈三以爲可用，乃使爲東井工人之管事；久而辭之，以另有莫君文光能管工也。賈三去東井，自爲勞工以度日，近由近思管事閻鳴宸招與共事，爲開辦燒鍋之助。賈三熟於遠近山林，蓋本以打板子爲生活者，燒鍋計劃，將與油坊并辦，造屋十三間，屋材皆賈三所物色。此處木材，向無售價，覓得即可取携，惟在相其中材者而取之，不勞屢索而即得，是即省工之能事矣。余初至近思，賈三即來承迎，通姓名後，未知有乃兄故實，亦未多談；繼至覓賈三，則三適外出，約其歸時來致遠一談，四日三始歸。近思尤鴻初告以所約，三即

來。據言賈大賈三兄弟。奉天開原人，於民國元年，謀生遠適。以吉黑生計較寬，流轉至湯原縣東境，即今之所謂綏東者也。湯原一析而爲羅北，再析而爲綏東，皆數年間事。賈氏兄弟出門時，有大車一乘，騾馬數頭，於路資用乏絕，典賣殆盡，行裝僅有此，既即有蘇季子金盡裘敝之慨，途窮日暮，不敢還鄉，奔竄山林中，力自求食，冀償其車馬爲歸計。是年十一月中，兄弟共宿一窩鋪，大晨出覓路，携一小馬自隨，作步騎迭代計，一出不歸。歷三日，小馬歸窩，大不返，三知不吉，猶復到處訪求。又於雪中覓得一他人之窩鋪，問訊則云有此人牽小馬過此，共燃火熟食一次而別，別後無所知。三於年中所得消息，如此而已。窩鋪者，拾荒草結爲障蔽，砍木爲柱，可以拒風雪，生火熟食之地也。明年二月雪漸化，齊氏佃客漸行動，乃於林中發見一凍僵之屍，傳至賈三耳，往驗果其兄，面目凍定，不腐可辨，惟衣結皆解，袒胸而斃。據賈三推測，謂其臨死神昏，凍極欲抱火取煖，目中有火之幻象，故解衣而死。或者謂凍死者凍極時，血沸與湯火灼死時同，觀水遇熱脹，遇凍亦脹，可以裂盆甕，其理一也，此說較近理矣。三

既草草瘞其兄，兄有妻，有二子二女，其年三歸開原，又偕其第二兄來，欲併携其嫂至，嫂鑒於大之死，撫其子女留鄉里不行，至今尙在里云。大死時年四十八。余爲文以哀之；

「嗚呼！天下之大患，無過於以多數之衆而待養於一二人也，人生之天職，莫重於使貨不棄地而力舉出於其身也。白山黑水，爲天地間之神皇奧區，無間於禹甸之畝疇也。昔爲天驕所憑藉，固已暴殄其什八九，而僅僅拾取其一二而資以自存也。洎入主我黃農之胃域兮，富有四海，曾不與四海共造物長養之思也。私據爲狡兔之窟兮，深閉固拒，時時杜漢族之彌綸也。其心冀若胡元之末造兮，下喬入幽之日，猶擁名號於奔竄之子孫也。其初以一私之所蔽，迨其繼世，益忘其先人之深念。既阻遏我日闢之材力，又屏棄其遺族而永錮於狽獫也。由漸而失其統馭之力，皇綱遂以解紐兮，可以歷所勝之民族，而不足杜窺伺於強鄰也。一割再割猶不自愛惜，至鐵道蜿蜒，扼吭而拊其背兮，來者無所用其防禁，始無從秘以爲什襲之珍也。動機既啓，而獸蹄鳥迹之道漸以入士大夫之心目，而來徧負力食之氓也。嗚呼賈大！丁其時兮，蓋與下走爲異地之同羣也。兄弟既翕，犯必死而拓其臺釐之生理兮，己之所享有幾，而以子微抱移殖之大願，固爲世界公理之所尊也。嗚呼賈既捐其鴻毛之生命，而吾數同志則亦或存或歿，而又飽值此世變之風雲也。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兮，一瞑不視者疊疊其相屬，曾與大無優劣之可分也。嗚呼賈大，同庇於一國家之下，大以無國家之助而畢其世；吾儕且以薄有所成就，足以動國家之欲，而乃更役軍警攘臂而來，與未死者爭救死之圭

撮，而日受叫囂墮突之煩冤也。死者已矣，後死者猶踵其志，將化灌莽爲禾黍，驅豺狼爲畜牧。自謂無負於國家，而所以報施者乃若是其不倫也。人孰無死兮，如大之比，盈千累萬而莫能舉其名以與共聞也。大尙有弟與下走而適相值兮，汪然出涕爲泚筆以一伸也。沒世之稱其孰能必兮，姑以傾筐倒篋而訴心曲之所欲陳也。君處北海，僕處南海，木風馬牛之不相及兮，乃有此生死患難之交親也。有姓氏行第家族之可指兮，雖生不一面，猶勝於謝惠連之弔冥漢君也。北山愚公誠知其非計兮，所幸尙有嗣續，如其身既有子，子又生孫之所云也。大之所不及見兮，吾儕猶日涉大海而渺其無津也。嗚呼賈大！舉世之文字，以飄流作記，探險成編，聳百世之觀聽而冀豪傑之相繼以效勤也。吾國亦有載筆之士兮，以譯述爲名高，而自揚其著作之芬也。道異族之盛美，則有所憑藉兮，以此求之於同族，可紀者車載而斗量，胡閔若音之闕而舌之捫也。抑吾思之，求爲有名之英雄，此一念卽非任事者不能自己之精神也。則余言固亦多事兮，爲大所笑，而吾顏之或頹也。俯仰無所於可而百感之交集兮，更不自知其涕泗之交紛也。嗚呼哀哉兮！後之視今猶今視昔，未知覽者爲誰，而能有感於斯文也！

七時至三姓，華船抵三姓，必入口。牡丹江俗稱小江子，以其水爲最佳，蓋清於松花江也。市街在江口內，前坐俄國船來，未之見。此處爲舊日大都會，自上游有哈爾濱，下游有佳木斯，富錦等新發達之地，較爲蕭索，聞以海關所在，亦有影響，買賣人患其煩費，多

顧而之他。船既入口，候驗。關員以下游多煙土，搜檢極費時，檢至兩時許乃畢。船始泊岸，客多上下，下船客多工人及軍隊。軍人押兩犯，俱釘重鐐，此軍即由新甸來剿鬚匪者。匪死一人，被獲者二，該犯即所獲之匪，押回新甸者也。軍人中有兩受傷者，絡其臂，與官長雜坐艙中，擁擠已甚。昨佳木斯來該處警長，亦自稱上年在佳木斯拒匪七晝夜，被圍甚苦，不食不息，僅餐冰雪一片；旁有一商人伴之，亦爲稱揚其功績不置。今遇兵來，互談戰績傷痕狀，尤投契，惟乘客爲兵警所擠，稍不安耳。其兵警皆有官長在，極爲入情，上岸之客，則有福建人某，爲吾常劉子迎先生之內姪孫，曾住常州數年，頗談劉家事。據云任湯原稅局，日日來三姓，因湯原貨來三姓上稅，須至此收款也。自言薪水二十四元爲江省小銀元票，以十二角當大洋一元，其實市以二十九角當一元，二十四元實不足十元也。食物昂貴，用度極費，頗以爲苦。所收稅以木爲大宗，上年雪小，木材下山，不能用排列滑水而下，故稅收極絀。又有通原木植公司，大拂衆意，木把亦相戒不來，以相抵制，亦受影響。惟木不能不伐，已伐之木，不能不來，

但需之以時耳。通原公司者，由增子固輩所組，經理爲梅姓，名鼎臣，其區域以通河湯原兩縣爲限，故稱通原公司。兩縣木材，由公司把持專利，抑價勒收，木把以其去市價太遠，不肯售，公司又禁其他售，遂致纏訟不已，恐風潮尙不知其所極云。公司自雇兩大船，運木上銷哈爾濱，哈爾濱薪價極貴，民船不易上駛，祇能下銷富錦等處，下游薪價賤，利不及上銷之厚。大風不能出牡丹江口，三姓得江山之勝，其爲都會宜也。風至下午不止，舟人報江口外大江中覆一帆船，中有兩摻舟人兩乘客皆沒。風猛水急，無可救，哀哉！五時風息始行。

三姓一首：

「乘流北下啓禱符，三姓平亭謠廟謨，山峙兩涯成秀傑，江分一道擁膏腴。前賢敢議興王地，後效惟憑貢未徒，種族不論論國計，一私前已失東隅。」

十二日黎明。抵伊漢通。上板子，五時始行。七時半北岸至火鋸，已近岔林河，火鋸即通原公司所設。未至火鋸前，先有沿江一大屯，壘積皆材木，已斧削光圓，未知亦火鋸所轄否？又行數里，乃抵火鋸公司，有煙突二，圍場頗大，積木皆已琢爲方，或已解爲板；自此二場，下直至岔林河，皆積此項木材，蓋絕非板子世

界矣。詢通原之設，已十許年，岔林河之繁盛，即由木市，亦即由通原所造成，總之是開發邊荒之動力，昨所聞或不利於公司者之所云。要之，公司歷年已久，或上年定價較低，而有此說，則未可知。又聞近又發生一森林公司，與通原競爭致涉訟。據云通原在農商部註冊，有專利字樣；又云森林公司力量不厚，恐難相敵。以理度之，既有兩公司並起，則木把正可居奇，或承攬時作價尙廉，後由兩公司競爭，致行情增長，因此致生膠轄，遂謂通原抑價勒收乎？八時泊岔林河，九時行，風又較大，尙無礙行舟也。十時以後，船忽旋轉不定，云至淺灘盤旋求脫也。旋又停不行，費力良久，至十二時乃免。下午所過時有人居，或堆板子，舟中人嘆息謂地俱開矣。前數年安有是，可知時會使然。若清廷早開放，其效可知，然安知非留以有待也。七時去木蘭，板子山積，沿江市鎮亦殷盛，據言縣城尙距江五里，謂此爲哈爾濱以東第一都會云。舟中上板子至九個之多，價甚廉，每個羌洋八十元，加五元包送上船；後見船主與少年爭論，似謂照預約不能加五元云，則此當是前期所預定也。聞哈爾濱板子爲羌洋二百元。九時始行。臥後

醒，聞至新甸。既泊旋行，再臥再醒，爲抵石頭河子，而汽笛轟然，又即開行，天尙未明也。

十三晨七時，抵烏兒河，九時抵滴答嘴子。十二時後漸近哈爾濱，見兩岸地青草極豐，而初不墾，惟有堆積柳條荒草者。蓋此處板子已少，燃料用及芻薪矣。荒地隸此者，刈薪亦可售價，遂有結廬於此，以樵採爲生者。不出領地費，不需墾，一手足之勞，可收地利，程度又進於下游各處；但將來必領地而占有其薪，禁止擅採者則漸與腹地埒矣。吾民但不受國家之阻力，即已能發達地利而有餘，數年之後，豈可限量哉！四時抵哈，新盛恆氣象盡改，陶怡正名爲蔣孟蘋之代照，所留客亦不同客舍，牀榻大稀，想陶怡新政也。晚宿道裏義昌公司。

十四日晨起過道，到處未開門。先訪王鼎三，得之於頭道街保順義。與言匯款事，云哈埠雜貨價昂，非富錦商家進貨之時，故現無可匯，祇可覓便人携去。陶怡夜不返號，亦未見；訪麟甫未起，在新盛恆與劉勤士坐談以候。時忽報陶怡回矣，與言匯款及誰可商墊，及由上海劃還。旋往晤麟甫，麟即向交通行取差帖四萬一千

八百元見付，約至滬交現銀一千一百兩，取回仍交陶怡，帶交鳴宸。哈埠事已畢，是日定晚車即行，九時半開車，坐三等，穩睡甚適。

十五日晨六時，抵長春，向天聚東打尖。供張極豐，應酬極好，取值極廉，較悅來大異。長春各棧多爲日軍人所據，日兵之往北滿者不知其數。飯後再上南滿車，十一時行，二時至公主嶺，進「便當」一次，天氣漸南益暖。

「沆車南下書所見，綠途高摩似雲屯，萬國皆蒙鼓腹恩（歐美食糧皆仰給），祇道粟如芻更賤（豆價遠不及豆粕，以豆粕充燃料故），安知人以食爲尊，生無顧慮榮溫飽，世有寬閒足子孫，如此樂郊偏患寡，米珠薪桂戀金門。」

十六日，昨夜未能眠。晨八時抵大連，適神丸修竣，第二次下水，故今日正午有船行，即下船。既下，風浪頗大，未能縱覽，偃臥以免吐眩而已。

十七日晨。抵青島，十時下碇，登岸一覽，偕一高麗人同行，飯於一廣東館。飯後游山頂一高臺，全市在目，北有礮臺，則不能瞭然，北見勞山，未能赴也。稍購什物歸船，云須六時始開，因赴荒久未浴，徧體胡塵，乘船未行時一浴，恐行後仍有風浪，或未能如意盟

濯也。晚船行，遇大霧，停數時。臥後中夜而醒，已復行矣。

十八日晨起，舟中感書一律：

「盲行前路即山邱，暫借周身付百憂。夜雨何當思剪燭，斜陽好在怕登樓。一生斷送杯難把，幾量登臨屐尚留。哀樂傷人無過老，老來贏得是歸休。」

九時後暢行，舟已入黃海。是日時晴時霧，舟不能

速。晚已近長江口外洋面，風浪又作。再賦感懷一律：

「熱居異歲絕交游，蒲柳驚心已望秋。閉戶日思開一卷，出門橫被道千憂。百年豈有閒能覓，萬事從無死不休。肯爲觀河傷皺面，老除長謝尙何求？」

十九日晨。抵上海，即致信常行，匯還交通千一百兩，即由常行寄收條與麟甫。

晨 熹

第二卷 第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

要 目

- 勸告回教同胞努力援綏..... 伯 餘
- 中國回教徒之教育問題..... 楊德元
- 中國回教青年應走的坦途..... 伯 餘
- 古蘭經第十七章譯解..... 楊子厚
- 回教問答..... 巴國英
- 從伊斯坦堡到麥加（續完）..... 馬明道
- 阿人口中的巴勒斯坦（丁亞通訊）..... 迪 心

- 印度通訊二則..... 賈道明
- 行雲流水（續完）..... 納繼恆
- 青年園地..... 楊 霖
- 六月十日..... 楊 霖
- 隨筆..... 楊 霖
- 要聞一束..... 編 者
- 附載..... 編 者
- 畫刊（五幅）..... 編 者

每期刊一元一角全年十二元郵費在內

南京晨熹社發行

地質評論

雙月刊

第一卷 第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要 目

- 四川油田簡報..... 潘鍾祥
- 四川之脊椎動物化石..... 楊鍾健
- 亞洲南部之人類遺跡..... 德日進
- 中國下寒武紀的標準化石..... 尹贊勳
- 北平西山清水澗頁岩層..... 熊秉信
- 論土壤與成土物質..... 朱連青
- 土壤剖面之研究..... 熊 毅
- 中國東北部幾個近期火山..... 楊 傑
- 地質界消息..... 十四則

中國地質學會編輯部
北平城內馬路九號地質圖書館

新蒙古古刊

第五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目 錄

- 青年..... 姚敦齋
- 日蒙青年..... 姚敦齋
- 由文字語言之存在說到蒙古之復興..... 邢立言
- 時世感言..... 邢立言
- 內蒙古牧畜業之研究..... 趙長年
- 外蒙對外關係（續）..... 趙長年
- 俄蒙現狀之溯源..... 趙長年
- 西藏和約紀往..... 趙長年
- 略論成吉思汗時代之所謂漢官行省..... 方紀生
- 定價 每册一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一元五角
- 發行者 新蒙古月刊社
- 住址 北平府前大街前當鋪胡同二號

河北鄉談叙例

萬福曾

早想編輯一點有關史地的鄉土教材，兼做中學生課外補充讀物。

動機的引起還在兩年前，因為吳晗君在獨立評論一五期發表一篇清華大學入學試驗關於歷史答題的統計，有些攷生試卷，荒唐刺謬，直使人驚訝不止！

當時就寫了一段小文，題為「歷史學家的當前責任」，在大公報發表。意思不外感到現代學者每喜高深，恥談平易，究心於攷訂疑難，搜存闕佚，而漠然於現時幾百萬青年教材讀物，放手讓隨便的人主持，以致蕪亂龐雜，錯謬百出，因而影響到學生的成績，投攷時弄出絕大笑談。依個人見地，在現行課程標準限制，原有課本的推銷情況之下，尙不能斷然變更適應非常需要之際，與其空言批評，無寧從事編輯一些補充讀物，再求漸次改進與革新。

常想以一種簡單素樸的筆調，熱烈感人的心情，描繪一些民族英雄的史蹟與這金甌已缺的河山，使後起青年觸目驚心，將今比昔，憬然有悟於這片無邊壯麗的湖山，能夠保全拓展繁衍至今，已不知費了幾許前代英雄

的熱血，到得我們手裏，就肯平白被人奪掉？不然，就須以血肉抗爭！

懷抱此志，忽忽兩年，延宕至今，纔略有一些頭緒，勉強做一點搜集工作。竝先寫成這篇叙例，以爲引起大家商榷的先聲。

在個人所知的一般讀歷史或講這門功課的朋友，都感到艱難地使史上所載的人物活動，民族流轉等等問題，與地理名詞聯到一起。及至問到學地理的朋友，也正在對某區域的人文史實複雜紛歧感到頭痛！

深覺這個不幸的結果，正是由於二十年來枯燥板滯，片斷分離，史地關係毫無聯繫的一般教科書，給種下了惡因；而課本的編輯方針必須依照教育部所頒課程標準，窮源溯始，主持最後與最高責任者亦不能卸責。

中國自有史至今，官修私著，史地之書浩瀚充盈，佔圖籍中最大部分，而大多數還都能保持兩方面的聯繫性。前代史地學家究心掌故，專精志乘，大都成爲一代名家的，無不貫通史乘輿地之學，所以有所述作，也是淵源辨析，融合無間。即如司馬史記，班范漢書，以一

人力量網羅數代典章制度，地理人文，精密貫串，錯綜排比，使後世諸家不能出其範圍，固然自有其偉大因素在，而今日試取司馬遷史記河渠書，班固漢書地理志，看他們在敘列着地志沿革，山河形勢，而穿插着地方民俗風習，人物故事，一變呆板乏味的東西，使之有聲有色，這豈是狹識淺見的庸手所能爲？

方志之學，至宋駁盛，路府州郡諸志類多名筆撰成，今日試取宋敏求長安志，范成大吳郡志，施宿會稽志，披卷之餘，自然會爲作者修潔雅整的筆調，紆徐委曲的文理所引而津津有味，不感乾燥，原因也多爲作者能以地理區域形勢，與民族風習故實，謹慎巧妙的聯繫起來，爲靜止的湖山平添不少活氣。

元明以後，輿地之作更多，一統志和各省通志的纂修，成爲例舉。所惜者，事出公家，書成衆手，奉行故事，敷衍支應，才使方志漸失之蕪雜；更以其卷帙浩繁，千篇一律，表面看起來堂皇典麗，充棟汗牛，實際徒飽蠹魚，與讀者就日遠了。

清代中葉，修志之風又盛，封疆大吏，好事宰官，延聘名家，主持修撰，其間經專家纂次，義例精嚴，搜訪殷勤，編排精審，也頗足震耀一時，至今仍不失有價

值的地方史料。

辛亥以後，中小學編輯課本，史地區分甚嚴，但因爲各不相謀，遂不免凌亂龐雜，失之牴牾，從此史地的聯繫性漸次消失。古人輿地掌故之學，也謹賴幾個專家搜存整理，多少方志中精嚴義例，生動描摹，能夠表現地理人物，特殊風格，激發讀者愛好鄉土，珍惜河山的深意與苦心，都消失而變爲機械記憶的人名，地名，斷片零星的事蹟，區域，使讀者頭痛，聞者心厭。轉相傳習，貽誤至今，纔演出大學考生不知「東北四省」的地理名詞，「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年代，種種笑料。推原禍始，誰爲厲階？

年來談史，自覺淺見寡聞，鮮能充分認識國家民族歷史淵源與地理環境，因而感到時下青年，高唱「抗敵」，「救亡」，「解放」，「復興」等口號，空見其激動躁急，殊少做實際工作。即如個人鄉土，不出百里內的交通，經濟，風土，民俗，山河形勢，平夷險阻，凡屬與「抗敵，救亡」有密切直接關係的必需常識，有幾人能縷縷陳述，瞭然指掌間？本鄉如此，本省可知，推及國內情勢，國際縱橫，茫味迷離，略無真知灼見。據一點一滴的材料，作盲人摸象的批評，那是多麼危

險？

懷着以上種種感想，漸次注意到史地補充讀物的缺乏，而鄉土教材，絕無僅有。於是想搜集一點材料，聯綴成篇，聊作初步試驗！因為河北是作者的故鄉，所以先從河北入手，以其屬於鄉土故事之類，題名就叫「河北鄉談」。

過去記載鄉土人物，大略不出方志範圍，專記人物如鄉賢傳人物志之流，也無非輯錄史傳，鈔襲成書，於一時代地方情況，時事淵源，甚少詳述，仍患不足以激發讀者內心感觸，而筆調體裁，更是刻意摹古，無法為大家閱讀。

是編所記，大略注意下列幾點：

一、全書結構，以鄉土人物為兩大骨幹；為便利敘述計，時以鄉土附人物，或以史事繫鄉土。

一、鄉土取材，側重於含有時代重要性之地理環境，與社會，經濟背景，次及於山河，勝蹟，風土，民俗。

一、人物史事，取材為能代表一時代民族精神氣節，以及民族文化之發揚表現，大抵須特殊地位，而不能

泛及於「鄉賢」。

一、篇目章節，依類命題，不拘地區，不限時代，以生動名顯為主，不過分拘泥。

一、史事與地理，注意其嚴密完整之聯繫性，及時間空間分配之均衡。

一、敘述用通俗體，徵引依原文，間入與文化有關之故事，歌謠，古蹟，名勝。

最後聲明：一切思想撰著，當皆與其時代背景生密切關連，而史地之作，更足反映一時代之國情，政象，社會，民族。本書性質，既屬鄉談，亦不過如鄉農野老，春初冬末，踞坐田舍籬根，打幾句俚語，當不含任何嚴重意味。然於今日而談河北，自不免感到莫名的悲憤與感傷！劈頭一章『山海關的瞭望』，使作者凝淚吮筆，半日低頭，竟不知從何寫起。其次的盧龍，薊北，古北，居庸，稱為兵家必爭，國防天險的一線，更覺難以描摹。舉目千里，對着這陰沈黯鬱，支離破碎的河山，想到無數前代英雄的動名偉績，使人涕淚不知所從。至於文字工拙，有無抵觸，更無暇計較，唯望讀者諒之耳！一九三六，九，六，風雨瀟瀟之夜於北平。

考古社刊第五期目錄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考古學與鄉村政治	鄭師許
史學新釋	陳夢家
史學新釋補正	陳夢家
釋島	陳夢家
殷契亡因說	戴蕃豫
卜辭文字小記續	孫海波
殷商貞卜文字考補正	羅福頤
石鼓文概述	任翥
姚大榮石鼓爲元魏時物說駁議	楊壽祺
隘廬秦漢石刻跋	楊壽祺
考古圖釋文之作者	容媛
懷鉛隨錄	唐蘭
宋傅二娘造石水笈記石刻	羅原覺
元張弘範碑殘石	羅原覺
女直字碑考	劉師陸
西周歷朔新譜及其他	莫非斯
春秋名字解詁商榷	于省吾
正段	羅君惕
古代彝器偽字研究補篇	商承祚
史學考古學發見史畧	岑家梧
先秦時代馬面及其原始	孫作云
寶應劉氏食舊德齋收藏宋錢目	劉文興

本期定價國幣(或郵票)七角
編輯兼發行者：北平燕京大學考古學社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第十卷 五六兩號要目●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二日出版

楊守敬所舉趙氏水經注釋轉製戴氏揀疑辯	孟森
瀛涯瑣志	向達
唐抄本韻書及印本切韻之斷片	萬斯年
燉煌本玉陵變文	王重民
千寶著述考	郭維新
太平天國官書補編叙錄	王重民
石經論著目錄	楊殿珣
錄鬼簿新校注	馬廉
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乙編續目	趙錄
本館入藏善本書目錄	
本館入藏普通書目錄	
北平圖書館館刊十卷總索引	

定價：每期零售四角五分 預定全年連郵二元四角
發行：北平文津街一號北平團

史學消息

——燕大歷史學系史學消息編輯委員會出版——
第一二三期合日

本期的內容	劉選民
史學年報回顧錄	劉選民
史學年報二卷三期的介紹	欽明
俄國漢學家帕雷狄阿斯的生平及著作概略	劉選民
現代日本東洋史學家的介紹(一)	馮家昇
現代蘇聯的東方學文獻	劉選民
章太炎學術的一個看法	錢穆
俄國漢學家華西里夫之生平及其著作概略	劉選民
西洋漢學論文提要 (W. 1—39)	
日本「支那學」論文提要 (J. 1—63)	
書報批評介紹 (R. 1—23)	
史學消息 (N. 1—6)	
各國關於漢學新刊書目——歐美方面 1933-1935	
本系消息	
歷史學會會訊	

價目：每册八分 預定半年連郵費三角五分 預定全年連郵費七角 國外加倍
經發行處：禹貢學會發行部北平成府蔣家胡同三號

通訊一束

一二七

頤剛先生：敬啓者，頃閱禹貢六卷六期，於通訊欄內得讀先生關於花籃社會組織一書出處之答覆，感謝之至。在同期內又得讀曹經沅先生「研究貴州苗民問題之動機及其經過」一文，及其給先生的兩封信。曹先生同一內容而題名「貴州苗民問題」的文章，也早在最近一期的東方雜誌內讀到。對於曹先生以注重實地調查和歷史探究的方法來研究苗民問題是非常敬佩的，但是對他在大作內提出的三個原則中的第一項「漢苗無族可分」，則不敢苟同，而有不能已於言者：（一）漢苗風習不同，言語迥異，數千年來彼此爭戰，雖一勝一敗，而至今猶未被同化，焉得謂無族可分？（二）帝國主義的學者對於苗民族屬問題雖各懷野心，然而不能就因此不顧事實，畏避真理。絕對多數同族的東北四省可以被人佔去，但世界上也儘有幾十種不同族的人民的國家，所以帝國主義的侵畧與同族異族無關係。因之，（三）我們正應面對着真理，掘發正確的事實，以擊破帝國主義學者的野心。因聞貴刊不久將出西南專號，故不揣淺陋，謹將此數點意見供獻於先生，希先生有以教之。肅此，敬頌著安。方召敬上。十一月三十日夜。

一二八

頤剛吾師：

疊上兩書，諒蒙電察。昨往杭參觀全浙文獻展覽會，得晤童書業

君，談及平中事，敬悉吾師與居佳勝，至慰。童君篤志力學，多所創

獲，足爲師門生色，至深企慕。

前在禹貢通訊見童君論鄭和下西洋事，謂生致許道齡君書言「鄭和七使西洋無所獲利，非當時國策」爲罔，徵引屢次帶回貢物以實之，至佩高見。但生查和之使海外也，每次帶甲數萬，檣艦數千，揆之莊子所謂「行百里者宿春糧，行千里者三月聚糧」，當日之軍需軍械幾何，誠不可以估計；異日諸夷之貢物多屬服飾玩好之品，以之折價，能償其所失乎？昔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猶不免當時之譏；鄭和乃以檣艦數千艘，甲兵數萬人，以傳食于諸夷，且欲攫其利以歸，成祖英主，豈出此下策？成祖雄猜英毅之主也，明知靖難師之難爲也，而必欲興之；明知天壽山修陵之難成也，而必欲爲之；明知北京重建郊社宮殿之糜財力也，而必欲爲之；明知北虜之不易滅也，而必五次親征，期盡殲之；度其爲人，殆知之而必能行之者也。詔令一下，雷厲風行，豈再計其成敗利鈍哉！然則和之七使西洋，正與成祖之五征北虜相同；征北虜既非開發國際貿易，而謂使西洋爲開發國際貿易，有是理哉！雖鄭和往返數次，隨從衆多，貿易之事不敢謂必無，然有之亦只私人貿易，如今日舟車執役之人私帶貨物，以營己利，與所負使命何干！當元世祖之強也，西征之軍已逾歐洲之境，謂爲開發國際貿易，有是理乎！生不敏，願從舊說「鄭和七使西洋爲揚威海外，蹤跡建文」。若從此兩方面找材料，雖萬言不能盡；但不願佔禹貢篇幅，尤不敢與童君論辨，不欲盡其愚也。區區之意，尙乞吾師教之！

生爲校勘明實錄，來南溇劉氏嘉業堂，在此預計工作兩月，大約下

月中可返京。此間藏書十六萬餘冊，富甲東南；俄眼書生，每日坐對百城，目迷五色，不禁望洋興嘆矣！查此間有奉使朝鮮行程記一卷（已載入國朝典故），奉使俄羅斯行程記一卷，詳記明代往朝鮮及西伯利亞道里，爲今日研究東北地理最好資料。擬考訂付刊，不知可蒙采入禹貢叢書否？

餘不贅。肅此敬請道安。學生李晉華謹上。十一月廿八日。

一一九

敬啓者：民爲邦本，食爲民天。中華以農立國，實爲富強之基，而西北大平原最適於農業者莫河套若。河套縱橫數百里，跨黃河兩岸，土壤肥沃，灌溉便利，若能提倡樹藝，改良種植，增加農業上之生產量當然可操左券也。惜乎僻處西陲，民俗鋼鐵，蒙漢雜處，不事開闢，坐視膏腴之壤廢爲榛莽之墟。近來「開發西北」之聲浪高唱入雲，然空談無補，建設維艱，移民實邊無從着手，實由於智識淺陋，風氣不開；報紙宣傳，刻不容緩。同人等不揣棉薄，在五原創設河套新民報，藉以鼓吹；本平等之原則，建自治之規模，輔助農村爲移民之媒介，提倡農業作墾務之播音。伏祈海內賢豪共同合作，鴻篇鉅製極力歡迎。久仰我公領袖名流，文學泰斗，尙希不吝珠玉，錫我吉光，藉匡不逮，無任翹企。此致顧頡剛先生。

河套新民報：王親臣 嚴米孫 秦遠乘 樊子珍 薛符節謹啓

社址：綏遠五原隆興長東南大街十七號。

一二〇

顧剛仁兄學長道鑒：久未奉候，時爲繫結。前聞徐趙諸先生言，從者有塞北之遊；復奉希伯函，知燕大同人將共蒞臨，忻慰無似。頃馮陳張侯諸先生到張，藉承手教，並荷惠賜圖籍，感慰莫名。惟佇望車騎，未獲面聆清誨，至爲悵念耳。蔚州石刻事，前復希兄一函，計邀俯鑒。伯平諸兄談及此等情形，亦因石刻散處，訪鑒不便，改道懷安，審定漢五鹿充壙中所出漆繡等物。茲已電該縣令敬爲招待，乞釋垂塵。蔚遊之約，擬俟編存就緒，再邀蒞臨；尙擬趨附後車，陪同往觀也。暇乞常賜教言爲感。校中所賜公函，卽有函復，並希鑒及。肅復，順頌著安。

同學小弟柯昌泗拜啓。十一月四日。

一二一

顧剛仁兄學長有道：前肅復函，計邀俯鑒，頃自延慶懷來歸來，得有兩縣地圖，茲轉贈學會，用備同仁研究。其懷來一圖，因疆域華離，已呈准內政部改劃地界，尙未實行。此圖尙係現有封畛，將來可作史料，似較可存。惜出諸胥吏之手，地名多用假借之字，若「祝山」卽水經注之「礬山」，卽今日公文亦皆用「礬山」也。附爲觀縷，頌順著安。伯平諸兄均此。

同學弟柯昌泗拜啓。十一月十五日。

一二二

顧剛先生史席：暑假中曾擬寫一二短篇奉上，終復不果，愧甚歎甚！茲奉大示，敢不努力，以應賢達之責！文通於四五年来，原擬寫周秦民族

與思想一篇，乃方面逐漸增加，問題亦逐漸推廣，一時又不暇一一寫出。去歲寫成上編，共計四章；及今視之，又須改補者衆，益知寫文字之難。第一章多係地理問題，大部爲前已刊禹貢古水道記之稿，無取。再呈第二章，則爲周秦兩民族之對抗與遷徙。茲擇出秦民族者三節，略補數事奉上。又因已有之書多存北平，此間書又頗缺，亦不能詳加補訂。第三章則專言周代北狄之遷徙，第四章則專言周代西戎之遷徙，均已寫出，刻資修改，按期寄上。漏誤之處，希嚴加削正爲幸。敬請著祺。弟蒙文通拜上。十一月三日。

一三三

顏剛先生史席：前囑舍弟思明呈上拙作周秦民族數章，昨復由郵呈上十九頁，自看一過，覺尙應改寫，但又非此刻所能，擬於寒暑假中改寫。中間有數題，但暫取出。他關於赤狄之遷徙，長狄北戎之合併，白狄之遷徙及南蠻之遷徙，陸續呈上，希賜斧正爲幸。穆公以後，秦西之戎尙復東徙，尙當補作，一一奉呈。擬即暫定總名爲周秦民族考，一俟在禹貢刊完，即稍修改，合此間已印各頁刊爲小冊。先後寄上之稿，希即在禹貢上總題爲周秦民族考，則依然是一整部也。特此奉達，敬候撰安。弟蒙文通上。十一月十五日。

一三四

顏剛我兄：看到禹貢六卷五期。王日蔚君所寫綏遠旅行記，甚有意思；惟在第一九九頁下，有述及軍事情形之語。此事在談話者大概只是偶對教育界中人隨便閒談，但以之發表在雜誌上，於軍事恐不甚方便。此次所談未必甚重要，但此例似不可長。兄如與弟同意，便希轉達王君爲盼。此上，順頌秋安。弟趙元任上。二五，一一，三〇。

顏剛案：趙先生所言甚是，謹在此申謝。本刊此後遇有關於軍事文

字者當酌爲刪削，觀各國平日對要塞設備猶諱莫如深，何況軍事時期？王日蔚先生處已將此意轉達矣。

一三五

顏剛先生賜鑒：禹貢六卷七期所載晚之繪製清代歷史地圖報告一文，讀之殊爲慚愧；因此文內容既簡陋，而文字方面不通之處又多，用以發表，豈不遺笑大方！

憶及暑假期中，曾另作報告一文，直寄蕭一山夫子核閱。該文雖不見佳，但其內容則較前文爲充實，且均爲經過一番攷證功夫所得之結果，其中對於東北地理所提出值得研究之處亦不少也。當時曾請託蕭先生於會到先生時，即將原呈之繪製清代歷史地圖報告一文取回，不意蕭先生月前回津僅謂先生擬將該文發表，以作勉勵後進之意。此種嘉惠實可感佩。但乾隆內府輿圖索引一文，請切勿發表，因近來已搜集材料，預備再作乾隆內府輿圖讀法一文，一俟完成，自當沙呈請指正。

會中所出地圖底本，已全數收到，因時間倉卒，未能詳細檢閱。唯現在已覺其中有一應注意之點，即在繪經緯度之長短雖在同一緯度之副中，其每度之長短即不一致，若用以拼合，恐未必合攏。如北平與平壤二副，同在北緯三十八度至四十二度之間，兩緯度長度相差太遠，一度之中可差一公厘至兩公厘，全副之中則可相差四公厘至五六公厘。雖然在任何準確地圖中，同一經緯長短，不免有些微之差異，但絕不至相差一公厘至兩公厘以上；如丁文江等新地圖，則相差不過在五分之一公厘或八分之一公厘之間。此種二百萬分之一縮尺地圖，每公厘約可代表

二公里——即約四華里，雖然所差有限，但爲達到「分得散，合得攏」之地步，亦應力求準確。其他在地形表現方面，雖依照滄暈等高的方法表示，但仍自不離山脈走向的方式。最好能在每層暈線內表出其地形高度，或可減少錯覺觀念。以上所言各節，在未繪出之各圖中，想均可改正也。

在地物方面亦有宜注意者，如遼河太子河渾河是否在一處合流？晚曾考證他們確是在一處匯流。此點唯有丁文江等新地圖不錯（除交通總圖地文總圖遼河由大凌河出海之處入海）；其他各圖均畫爲太子河先入渾河，然後再匯遼河入海。太子河渾河間本尙有小河相通，但絕不能繪其先入於渾河；正如遼河雖與饒陽下流之一小河（城河）相通，但不能繪遼河由饒陽河入城河，同一道理也。同時底本圖，如錦州之位置，渾河之發源邊外與邊牆較精於丁圖，則又實爲可喜之處。俟此圖全部完成，晚再詳讀一過，當整理愚見所及敬呈先生。晚之清代地理研究，現正繪圖致證，已做至清人入關時期。但以開封地處僻壤，收集參攷資料亟不容易；開北平圖書館中藏有不少可貴之方志，寒假若有機會，擬到北平一遊，彼時當設法赴該館閱讀，以廣見聞，更趨前請益也。即此敬請道安。晚蔡賢傑。十二月十日。

一三六

Peiping, November 2nd, 1936.

7 Sui An Bo Hutung

To the Society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Yu Kung.

S Hsiao Hung Lo Ch'ang.

Dear Sir:

As I am just engaged in a study of Chang Er Ki 張爾岐, I am specially interested in the 濟陽縣志, which his biography attributes to him and of which his collected essays 諸著集 contain a forward. But the Chi Yang Hsien Chih now in use which dates from Chien Lung and is compiled by a certain Mr. Hu 胡 does not mention any previous Gazetteer of Chi Yang written by Chang. And the Chi Yang Gazetteer of Wan Li 37th year, done by Hou 侯 and Fsieh 解 must have been much earlier than that of Chang, especially as it is already mentioned in his forward.

It would be of great value for me, if you would kindly lend me your help by indicating whether according your experience such as Chi Yang Gazetteer of Chang Er Ki exists or not, and if exists, in which library it can be accessible.

Thanking you in anticipation

I am,

Yours sincerely,

Dr. Hilmar Wilhelm.

一三九

November 7, 1936.

Dear Dr. Wilhelm,

Your kind letter has been received. It is very interesting to know that you have engaged in the study of 張爾岐 who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literary m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g dynasty. He had really taken a part in the Compilation of 濟陽縣志 as it is indicated in the following sources:

- (1) 乾隆濟陽縣志胡德琳序 (乾隆廿九年), 「昔*張爾岐邢憲山邑篤學雅士也。……爾岐著作及新濟陽文具在, 其邑志九卷獨無傳, 則未有成書矣。」

* 爾岐 is the 「字」 of 張爾岐。

- (2) 乾隆濟陽縣志卷十頁四上藝文門考述類, 濟陽縣志九卷 (逸) 張爾岐撰。

- (3) 碑傳集卷一三〇頁四上張處士爾岐墓表, 濟陽縣志九卷。

- (4) The forward contained in the 蒿菴集 mentions very clearly that the 縣志 is compiled by 張爾岐。

But it is still regretted to say that none of these sources tells as when the 縣志 was compiled and whether it was published or not, only the first two add some words like 「獨無傳」 and 「逸」 right after the volume which means simply not yet survived.

So far as I know, there is no more evidence which could prove that 縣志 is still in existence.

Yours sincerely,

Chu Shih Chia.

北平史蹟叢書甲集初編出版預告

第一種 帝京歲時紀勝

第二種 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 合訂一冊定價六角

近由本院史學研究會編印北平史蹟叢書初集定於二十六年一月出版茲誌緣起如下

秀水朱聲尊。以史官供直內廷。被謫後仍居宜南海波寺街。以燕京爲掌故淵海。慮舊聞放失。乃發舊編日下舊聞一書。當其時也。海宇承平。好古敏求之士。萃於是邦。朱氏久負重聲。聞風依附者衆。於是凡有珍聞。則錄以奉之。凡有奇書。則爭以獻之。逮是書告成。而採用有關此間歷史風土之書已達千三百種。宜乎其書之爲世所重也。惟朱氏所經引用之書。如孫國牧之燕都游覽志、陸啟滋之客燕雜記、馮勗之六街花事等數十種。極關史蹟。度必有朱氏未盡采者。今不可復得。徒令人抱憾而已。比歲本會纂修北平志。材料之採擇。重在調查。而同時兼重者即搜羅往籍中有關斯土之紀實文字以爲佐證。年來所得爲數極夥。蓋朱氏去今幾二百年。中經變亂。散亡殆盡。即目今所存者。固亦有一二罕見之本。已盡量採錄。然以體例所限。終不免遺珠之憾焉。且圖書聚散無常。在今日以爲習見者。過此或竟絕響。則編印北平史蹟叢書又今日所不可稍緩者矣。當世藏書家。有能餉我奇書。宏茲盛業。使此叢書由一輯編印以洎多帙者乎。是更本會同人所深禱企者已。

凡 例

- 一、本叢書專收前人紀載北平史蹟民物風俗文獻之著述。不論已刊或稿本。擇其少流傳者爲甲集。
- 一、前人記述北平史蹟文字而散見諸家筆記叢錄者。分別摘錄。編印北平史蹟叢編爲乙集。
- 一、前人題詠北平景物之作。確係流傳絕少者爲丙集。
- 一、今人關於北平風俗之記實專著爲丁集。
- 一、每集所收不拘時代。以得到先後爲次第。